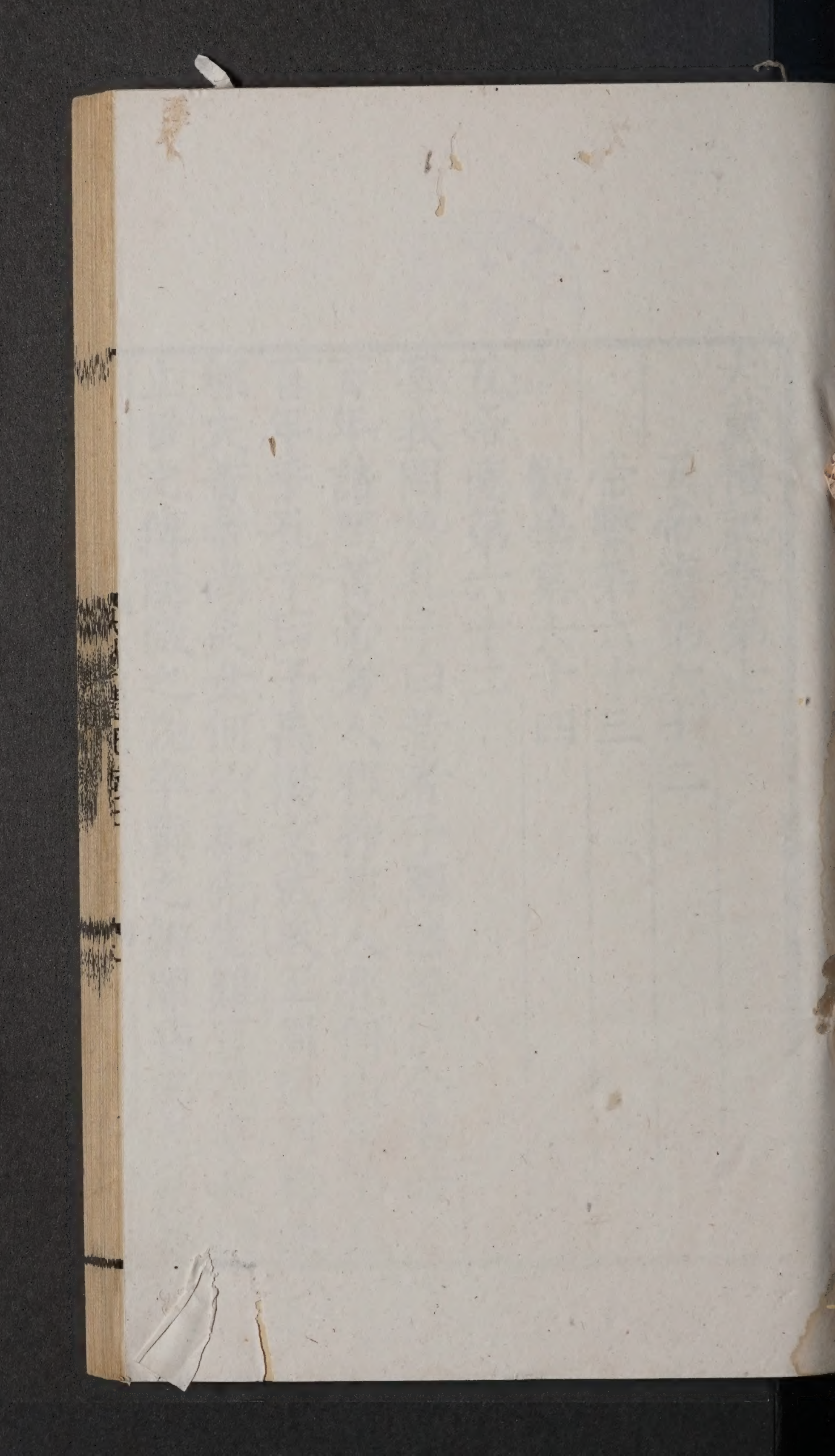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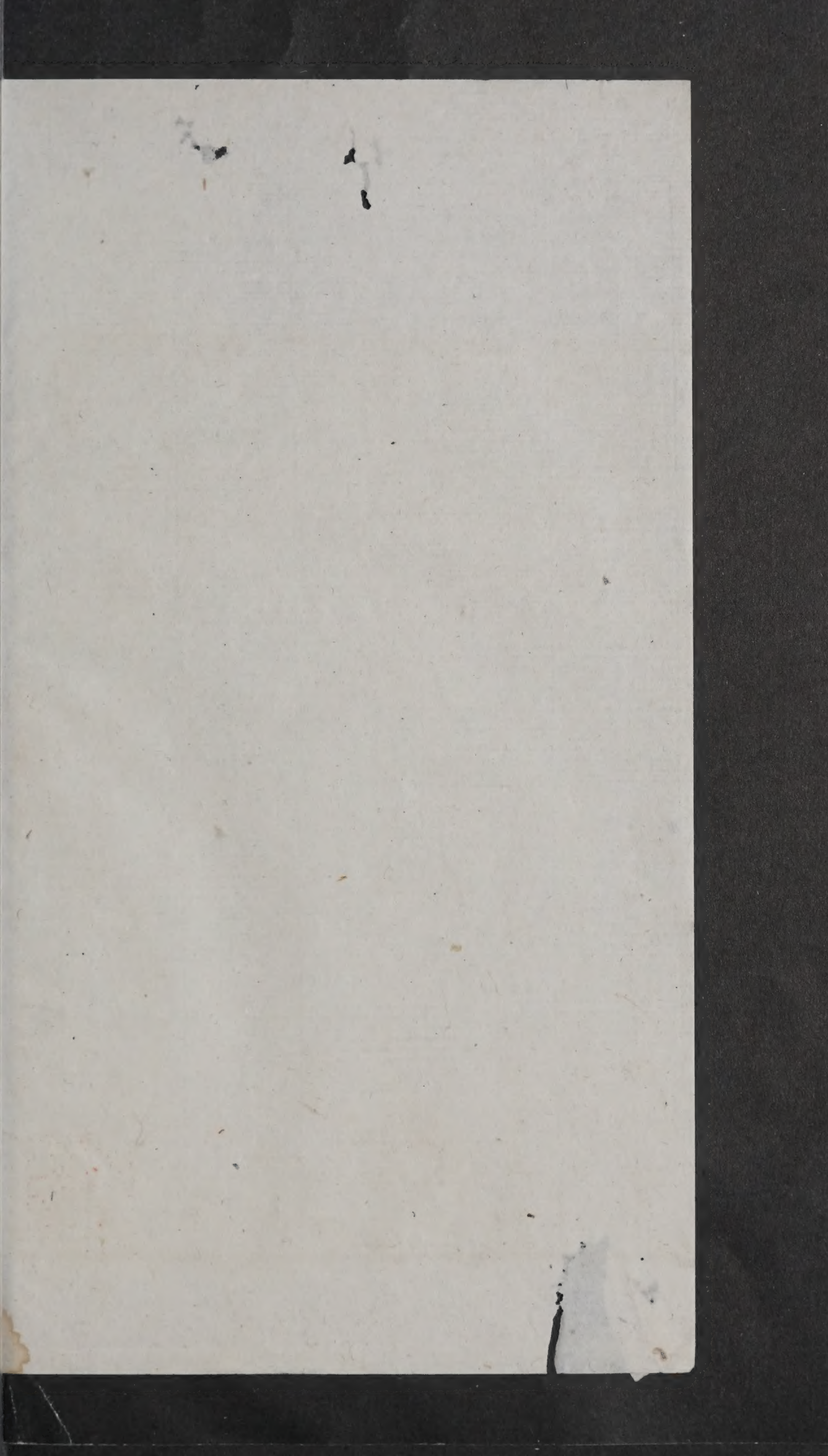
大戴禮記

二







大戴禮記卷第七

五帝德第六十二
帝繫第六十三
勸學第六十四

五帝德第六十二

宰我問於孔子曰昔者予聞諸榮伊令黃帝三百年請問黃帝者人邪抑非人邪何以至於三百年乎孔子曰予禹湯文武成王周公可勝觀邪夫黃帝尚矣女何以爲先生難言之宰我曰上世之傳隱微之說卒業之辨闇昏忽之意非

君子之道也則予之問也固矣孔子曰黃帝少
典之子也曰軒轅生而神靈弱而能言幼而彗
齊長而敦敏成而聰明治五氣設五量撫萬民
度四方教熊羆貔豹虎以與赤帝戰于版泉之
野三戰然後得行其志黃帝黼黻衣大帶黼裳
乘龍扆雲以順天地之紀幽明之故死生之説
存亡之難時播百穀艸木故教化淳鳥獸昆虫
曆離日月星辰極畋土石金玉勞心力耳目節
用水火材物生而民得其利百年死而民畏其
神百年亡而民用其教百年故曰三百年宰我

請問帝顓頊孔子曰五帝用記三王用度女欲一日辨聞古昔之說躁哉予也宰我曰昔者予也聞諸夫子曰小子無有宿問孔子曰顓頊黃帝之孫昌意之子也曰高陽洪淵以有謀疏通而知事養材以任地履時以象天依鬼神以制義治氣以教民潔誠以祭祀乘龍而至四海北至于幽陵南至于交趾西濟于流沙東至于蟠木動靜之物大小之神日月所照莫不祇勵宰我曰請問帝嚳孔子曰玄囂之孫蟜極之子也曰高辛生而神靈自言其名博施利物不於其

身聰以知遠明以察微順天之義知民之急仁
而威惠而信修身而天下服取地之財而節用
之撫教萬民而利誨之曆日月而迎送之明鬼
神而敬事之其色郁郁其德嶷嶷其動也時其
服也士春夏乘龍秋冬乘馬黃黼黻衣執中而
獲天下日月所照風雨所至莫不從順宰我曰
請問帝堯孔子曰高辛之子也曰放勳其仁如
天其知如神就之如日望之如雲富而不驕貴
而不豫黃黼黻衣丹車白馬伯夷主禮龍夔教
舞舉舜彭祖而任之四時先民治之流共工于

幽州以變北狄放驩兜于崇山以變南蠻殺三
苗于三危以變西戎殛鯀于羽山以變東夷其
言不貳其德不回四海之內舟輿所至莫不說
夷宰我曰請問帝舜孔子曰蟜牛之孫瞽叟之
子也曰重華好學孝友聞于四海陶家事親寬
裕温良敎敦而知時畏天而知時畏天而愛民
恤遠而親親承受大命依于倪皇叡明通知爲
天下王使禹敷土主明山川以利於民使后稷
播種務勤嘉穀以作飲食羲和掌曆敬授民時
使益行火以辟山萊伯夷主禮以節天下夔作

樂以歌籥舞和以鍾鼓皐陶作士忠信疏通知民之情契作司徒教民孝友敬政率經其言不惑其德不慝舉賢而天下平南撫交阯大一作发教鮮支渠廋氐羌北山戎發息慎東長鳥夷羽民舜之少也惡顇勞苦二十以孝聞乎天下三十在位嗣帝所五十乃死葬于蒼梧之野宰我曰請問禹孔子曰高陽之孫鯀之子也曰文命敏給克濟其德不回其仁可親其言可信聲爲律身爲度稱以上士亹亹穆穆爲綱爲紀巡九州通九道陂九澤度九山爲神主爲民父母左

准繩右規矩履四時據四海平九州戴九天明耳目治天下舉皐陶與益以贊其身舉干戈以征不享不道無道之民四海之內舟車所至莫不賓服孔子曰予大者如說民說至矣予也非其人也宰我曰予也不足誠也敬承命矣他日宰我以語人有爲道諸夫子之所孔子曰吾欲以顏色取人於滅明邪改之吾欲以語言取人於予邪改之吾欲以容貌取人於師邪改之宰我聞之懼不敢見

帝繫第六十三

少典產軒轅是爲黃帝黃帝產玄囂玄囂產蟜極蟜極產高辛是爲帝嚳帝嚳產放勳是爲帝堯黃帝產昌意昌意產高陽是爲帝顓頊顓頊產窮蟬窮蟬產敬康敬康產句芒句芒產蟜牛蟜牛產瞽叟瞽叟產重華是爲帝舜及象產敖顓頊產鯀鯀產文命是爲禹黃帝居軒轅之丘娶于西陵氏之子謂之嫘祖氏產青陽及昌意青陽降居泜水昌意降居若水昌意娶于蜀山氏蜀山氏之子謂之昌濮氏產顓頊顓頊娶于滕氏滕氏奔之子謂之女祿氏產老童老童娶

于竭水氏竭水氏之子謂之高緺氏產重黎及吳回吳回氏產陸終陸終氏娶于鬼方氏鬼方氏之妹謂之女隤氏產六子孕而不粥三年啓其左脅六人出焉其一曰樊是爲昆吾其二曰惠連是爲參胡其三曰籛是爲彭祖其四曰萊言是爲云鄶人其五曰安是爲曹姓其六曰季連是爲芈姓季連產付祖氏付祖氏產內熊九世至于渠婁鯀出自熊渠有子三人其孟之名爲無康爲句亶王其中之名爲紅爲鄂王其季之名爲疵爲戚章王昆吾者衛氏也參胡者韓

氏也彭祖者彭氏也云鄶人者鄭氏也曹姓者邾氏也季連者楚氏也帝嚳十其妃嚳之子而皆有天下上妃有邰氏之女也曰姜嫄氏產后稷次妃有娀氏之女也曰簡狄氏產契次妃曰陳隆氏產帝堯次妃曰陬訾氏產帝摯帝堯娶于散宜氏之子謂之女皇氏帝舜娶于帝堯之子謂之女匽氏鯀娶于有莘氏有莘氏之子謂之女志氏產文命禹娶于塗山氏塗山氏之子謂之女憍氏產啓

勸學第六十四

君子曰學不可以已矣青取之於藍而青於藍水則爲冰而寒於水木直而中繩輮而爲輪其曲中規枯暴不復挺者輮使之然也是故不升高山不知天之高也不臨深谿不知地之厚也不聞先王之遺道不知學問之大也于越戎貉之子生而同聲長而異俗者教使之然也是故木從繩則直金就礪則利君子博學如日參己焉故知明則行無過詩云嗟爾君子無恒安息靖恭爾位好是正直神之聽之介爾景福神莫大於化道福莫長於无咎孔子曰吾嘗終日思

矣不如須臾之所學吾嘗跂而望之不如升高而博見也升高而招非臂之長也而見者遠順風而呼非聲加疾也而聞者著假車馬者非利足而致千里假舟檝者非能水也而絕江海君子之性非異也而善假於物也南方有鳥名曰[illegible]鳩以羽爲巢編之以髮繫之葦苕風至苕折子死卵破巢非不完也所繫者然也西方有木名曰射干莖長四寸生於高山之上西臨百仞之木莖非能長也所立者然也蓬生麻中不扶自直蘭氏之根懷氏之苞漸之滫夫君子不近

庶人不服質非不美也所漸者然也是故君子靖居恭學修身致志處必擇鄉游必就士所以防僻邪而通中正也物類之徙必有所由榮辱之來各象其德肉腐出蟲魚枯生蠹殆教亡身禍災乃作強自取折柔自取束邪穢在身怨之所構布薪若一火就燥平地若一水就濕草木疇生禽獸羣居物各從其類也是故（一作質）正鵠張而弓矢至焉林木茂而斧斤至焉樹成蔭而鳥息焉醯酸而蚋聚焉故言有召禍行有招辱君子慎其所立焉積土成山風雨興焉積水成

川蛟龍生焉積善成德神明自傳聖心備矣是故不積跬步無以致千里不積小流無以成江海騏驥一躒不能千里駑馬無極功在不舍楔而舍之朽木不知楔而不舍金石可鏤夫蟥無爪牙之利筋脉之強上食睎土下飲黃泉者用心一也蟹二螯八足非虵䱉之穴而無所寄託者用心躁也是故無憤憤之志者無昭昭之明無緜緜之事者無赫赫之功行跂塗者不至事兩君者不容目不能兩視而明耳不能兩聽而聰螣虵無足而騰鼫鼠五伎而窮詩云鳲鳩在

桑其子七兮淑人君子其儀一兮其儀一兮心
若結兮君子其結於一也昔者瓠巴鼓瑟而沉
魚出聽伯牙鼓瑟而六馬仰秣夫聲無細而不
聞行無隱而不形玉居山而木潤淵生珠而岸
不枯爲善而不積乎豈有不至哉孔子曰野哉
君子不可以不學見人不可以不飾不飾無貌
無貌不敬不敬無禮無禮不立夫遠而有光者
飾也近而逾明者學也譬之如洿邪水潦灟焉
莞蒲生焉從上觀之誰知其非源泉也珠者陰
之陽也故勝火玉者陽之陰也故勝水其化如

神故天子藏珠玉諸侯藏金石大夫畜犬馬百姓藏布帛不然則強者能守之知者能秉之賤其所貴而貴其所賤不然矜寡孤獨不得焉子貢曰君子見大川必觀何也孔子曰夫水者君子比德焉偏與之而無私似德所及者生所不及者死似仁其流行痺下倨句皆循其理似義其赴百仞之谿不疑似勇淺者流行深淵不測似智弱約危通似察受惡不讓似貞苞裹不清似入鮮潔以出以善化必出量必平似正盈不求概似厲折必以東西似意是以見大川必觀焉

七卷終

大戴禮記卷第八

子張問入官第六十五
盛德第六十六
明堂第六十七

子張問入官第六十五

子張問入官於孔子孔子曰安身取譽爲難也子張曰安身取譽如何孔子曰有善勿專專爲自納於已教不能勿搢未若家語爲勿怠也進或声誤爲搢勿進嫌其倦也已過勿發失言勿踦踦邪也出言既失勿爲邪途以成之不善辭勿遂人言不中勿貳遂之行事勿留凡行政事勿稽留之君子入官自行

此六路者則身安譽至而政從矣上六者可以自通故稱路也且夫忿數者獄之所由生也距諫者慮之所以塞也慢易者禮之所以失也墮怠者時之所以後也奢侈者財之所以不足也儉則有餘奢則不足專者事之所以不成也歷者獄之所由生也歷歷乱也君子入官除七路者則身安譽至而政從矣七者亦致亡之道也故君子南面臨官太城而公治之大城列國無公私也精知而略行之精知者當先是二路略行者謂度時而施合是忠信考是大倫存是美惡而進是利而除是害而無求其報焉而民情可得也能合是六路之忠信及進除六

路之利害施焉而不求報則民情不失矣故臨之無抗民之志勝之
無犯民之言勝謂民辭情短量之無狡民之辭狡害也悟言無
害也養之無擾於時愛之勿寬於刑言此則身安
譽至而民自得也故君子南面臨官所見邇故
明不可弊也言所見先求於近者中庸曰舜其大知也與舜好問而好察邇言也
所求邇故不勞而得也言所求自近始故詩云無田甫田勞心忉忉
所以治者約故不用衆而譽至也法象在內故
不遠言內有法象則百姓亦有禮度源泉不竭故天下積也積爲
歸湊也而木不寡短長人得其量量而用之以泉木二用論君子
之政故治而不乱故六者貫乎心藏乎志志者心之府也

形乎色發乎聲声言也若此則身安而譽至而民自得也故君子南面臨官不治則乱至民錯乱也至則争争之至又反於乱乱反乱也是故寛裕以容其民慈愛以優柔之而民自得也巳故躬行者政之始也身行之也調悅者情之道也言調說者治人情之道也善政行易則民不怨先王善政能躬行之使平易則民悅言調悅則民不辨法謂不争也周禮曰凡辨法者考焉仁在身則民顯以佚之也財利之生微矣貪以不得善政必簡矣初聞善政必記之苟以乱之善言必聽矣聞善言乱亦聽之也詳以失之後政不行詳爲陋失規諫日至煩以不聽矣詩曰

老夫灌灌小子蹻蹻也言之善者在所日聞行之善者在所能爲君子言之善者在於終日言之君子行之善者在其能躬行記聽而失之則無益於言行也故上者民之儀也有司執政民之表也邇臣便辟者群臣僕之倫也倫理也言是羣臣羣僕之綱理也故儀不正則民失誓表弊則百姓乱邇臣便辟不正廉而群臣服汙矣誓勑也服事也汙濫也言私謁也故不可不慎乎三倫矣故君子修身反道察說而邇道之服存焉修身當本於道而省其說則近道之事存是故夫工女必自擇絲麻良工必自擇齋林周禮巾車職曰毀折入齎於職弊家語爲完材也賢君良上必自擇左右始故佚諸取

人勞於治事勞於取人佚於治事郭象曰主上無爲於日事而有爲於用也故君子欲譽則謹其所便便所便習欲名則謹於左右故上者辟如緣木者務高而畏下者滋甚言在民上者譬若此淮南子曰君子之居民上也譬以腐御良馬六馬之離必於四面之衢衢四達道民之離道必於上之佚政也故上者尊嚴而絕百姓者卑賤而神孟子曰民爲貴社稷次之君爲輕也民而愛之則存惡之則亡也故君子南面臨官貴而不驕富恭有本能圖本爲身也謂能謀其身也修業居久而譚譚誕也謂安繼也情邇暢而及乎遠察一而關于多一物治而萬物不亂者以身

爲本者也故君子莅民不可以不知民之性達諸民之情性爲仁義禮智之等爲喜怒愛惡之屬性者生之質情者人之欲詩云天生烝民有物有則既知其以生有習然後民特從命也生謂性也習調節也故世舉則民親之世舉言治政均則民無怨故君子莅民不臨以高不道以遠不責民之所不能今臨之明王之成功則民嚴而不迎也明王之民比屋可封苟欲齊之則憚而不能迎致王命道以數年之業則民疾使成數年之業則民困矣疾則辟矣故古者冕而前旒所以蔽明也統絖塞耳所以弇聰也故水至清則無魚人至察則無徒禮緯含文嘉以懸絖垂纊爲閑奸聲弇亂色今

六惑視聰則纊須之設兼此二事也統莊子爲難黃黃也案此記與莊說及著詩之義則人君以黃旒充耳大夫用素皆尚以玉也然毛王徒以石飾玉及鄭謂充耳爲欲名義乖錯故未詳

故枉而直之使自得之民有邪枉教之使自得也孟子曰匡之直之使自得之優而柔之使自求之謂寬教之揆而度之使自索之謂量民之才而施教之民有小罪必以其善以赦其過如死使之生其善也其善也若此而使之復生也是以上下親而不離故惠者政之始也政不正則不可教也不習則民不可使也故君子欲言之見信也者莫若先虛其內也謂內外相應欲政之速行也者莫若以身先之也欲民之速服也者莫若以

道御之也故不先以身雖行必隣也鄰鄭不以道御之雖服必強矣故非忠信則無可以取親於百姓矣此忠信寛於言行相顧也上無此條者以言行不違在忠信之間外內不相應則無可以取信者矣四者治民之統也四者謂以身先及以道御之忠信及內外相應

凡一千六十五字

盛德第六十六

聖王之盛德人民不疾六畜不疫五穀不災陰陽順序故人物不害也諸侯無兵而正小民無刑而治蠻夷懐服國語曰先王耀德不覲兵古者天子常以季冬考德以

觀治乱得失辨其法政也凡德盛者治也德不盛者乱也德盛者得之也德不盛者失之也是故君子考德而天下之治乱得失可坐廟堂之上而知也言不出戶庭而周知海內之善惡也德盛則修法德不盛則飾政法德法政禁令法政而德不衰故曰王也王者往也民所歸也凡人民疾六畜疫五穀災者生於天天道不順生於明堂不飾故有天災則飾明堂也淮南子云明堂之廟行明堂之令以調陰陽之氣而知四時之節以辟疾之災也凡民之爲姦邪竊盜歷法妄行者生於不足乱法者生於不知足不足生於無度量也無度量則小者偷墮大者侈

靡而不知足偷苟且墮解墮故有度量則民足民足則
無爲奸邪竊盜歷法妄行者故有奸邪竊盜歷
法妄行之獄則飾度量也凡不孝生於不仁愛
也不仁愛生於喪祭之禮不明喪祭之禮所以
教仁愛也致愛故能致喪祭春秋祭祀之不絕
致思慕之心也孝經曰春秋祭祀以時思之也夫祭祀致饋養
之道也死且思慕饋養況於生而存乎故曰喪
祭之禮明則民孝矣故有不孝之獄則飾喪祭
之禮經解曰喪祭之禮廢則君臣之恩薄而倍死亡生者衆凡弒上生於
義不明義者所以等貴賤明尊卑貴賤有序民

尊上敬長矣民尊上敬長而弑者寡有之也朝聘之禮所以明義也故有弑獄則飾朝聘之禮也經解曰朝聘之禮廢則君臣之義失諸侯之行惡而倍畔侵陵之則起也凡鬬辨生於相侵陵也相侵陵生於長幼無序而教以敬讓也故有鬬辨之獄則飾鄉飲酒之禮也經解曰鄉飲酒之禮廢則長幼之序失而爭鬬之獄煩凡婬乱生於男女無別夫婦無義婚禮享聘者所以別男女明夫婦之義也享爲享婦及召聞也故有婬乱之獄則飾昏禮享聘也經解曰婚姻之禮廢則夫婦之道苦而淫辟之罪多故曰刑罰之所從生有源不務塞其源而務刑殺之是爲民設

陷以賊之也（祭禮曰禮禁將然之前法施已然之後也）刑罰之源生於嗜慾好惡不節（惣言百姓犯刑罰之所由）故明堂天法也（天神所在也王者於此則天無私勤施之法）禮度德法也（禮謂三百三千也唯有仁德也）所以御民之嗜慾好惡以慎天法以成德法也（天地不可成順之而已其禮度則使成之）刑法者所以威不行德法者也（天道遠不責之德法不行則罰之）故季冬聽獄論刑者所以正法也法正論（歲終聽不德之刑爲正德法而論也）吏公行之是故古者天子孟春論吏德行（考羣臣之德行）能理功能德法者爲有德（謂內外善也）能行德法者爲有行（謂能皆行）能理德法者爲有能（謂能綜理之而又弗盡行）能

成德法者爲有功謂內外成之而未能善也故論吏而法行事治而功成季冬正法孟春論吏治國之要也春論班賞冬考量刑則莫不懲勸矣德法者御民之銜也吏者轡也刑者筴也天子御者內史太史左右手也太史內史皆宗伯之屬太史下大夫二人內史中大夫一人俱親王之官也書曰太史內史云內史太史左右手則太史爲左史內史爲右史焉古者以法爲銜勒以官爲轡以刑爲筴以人爲手故御天下數百年而不懈憜史當字誤爲人善御馬者正銜勒齊轡筴均馬力和馬心故口無聲手不搖筴不用而馬爲行也善御民者正其德法飭其官而均民力和民

心故聽言不出於口刑不用而民治是以民德美之夫民善其德必稱其人故今之人稱五帝三王者依然若猶存者其法誠德（法天法也）其德誠厚（謂禮度也）夫民思其德必稱其人朝夕祝之升聞於皇天上帝歆焉故永其世而豐其年不能御民者棄其德法譬猶御馬棄轡勒而專以筴御馬馬必傷車必敗無德法而專以刑法御民民心走國必亡（故淮南子曰舜無佚民造父無佚馬）亡德法民心無所法循迷惑失道（謂民）上必以爲乱無道（謂君）苟以爲乱無道刑罰必不克（又不能中）成其無道上下俱

無道故今之稱惡者必比之於夏桀殷紂何也曰法誠不德其德誠薄夫民惡之必朝夕祝之升聞于皇天上帝不歆焉故水旱並興災害生焉故曰德法者御民之本也古之御政以治天下者冢宰之官以成道司徒之官以成德天道發施故為道地理含滅故主德道德者包五性內外之稱也天地之官尊故總焉宗伯之官以成仁本為仁也司馬之官以成聖聖通也夏氣物充達又征伐者所以平通天下司寇之官以成義金為義司空之官以成禮不主智者已兼司馬九宗社之設城郭之度宮室之最典服之制皆官所職也故六官以為轡司會均入以為軜軜在軾前歛六轡之餘詩云鋈

以歛軜司會冢宰之屬中大夫二人會計也立天下之大計王制曰司馬以歲之成質於天子也故御四馬執六轡御天地與人與事者亦有六政六政謂道德仁聖禮義也是故善御者正身同轡詩云六轡既均均馬力齊馬心惟其所引而之不違於節故任其馳以取長道遠行可以之急疾言皆從人心也可以御天地與人事此四者聖人之所乘也四者天地與人與事是故天子御者太史內史左右手也六官亦六轡也天子三公合以執六官三公無官佐王論道而已均五政齊五法五政謂天子公卿大夫士五法謂仁義禮智信以御四者故亦惟其所引而之以之道則國治治典經邦國以之德則

國安以之仁則國和禮典和邦國以之聖則國平政典平邦國以之義則國成刑典詰邦國以之禮則國定躰國經野事官之職此御政之躰也過失也人情莫不有過過而改之是不過也是故官屬不理分職不明法政不一百事失紀曰乱也乱則飭冢宰地宜不殖財物不審萬民飢寒教訓失道風俗淫僻百姓流亡人民散敗曰危也危則飭司徒父子不親長幼無序君臣上下相乖曰不和也不和則飭宗伯賢能失官爵功勞失賞祿爵祿失則士卒疾怨兵弱不用曰不平也不平則飭司馬

刑罰不中暴乱姦邪不勝曰不成也不成則飭司寇百度不審立事失理財物失量曰貧也貧則飭司空冢宰掌六典司徒掌十二教宗伯掌五禮司馬掌九伐司寇掌五刑小宰掌職曰一曰治職以平邦國以均万民以節財用二職曰教職以安邦國以寧万民以懷賓客三曰禮職以和邦國以諧万民以事鬼神四職曰政職以服邦國以正万民以聚百物五曰刑職以詰邦國以紏万民以除盜賊六曰事職以富邦國以養万民以生百物司馬之屬司勳掌六鄉之賞田以等其功又司士之官掌羣吏之數以詔其爵祿凡度量財物考之猶有其事故曰御者同是車馬或以取千里或數百里者所進退緩急異也治者同是法或以治或以乱者亦所進退緩急異也

明堂第六十七

明堂者古有之也明堂之作其代未得而詳也秦淮南子言神農之世祀於明堂明堂有蓋四方至漢武帝時有獻黃帝明堂圖者四面無壁中有一殿然其猶或始於此也凡九室一室而有四戶八牖三十六戶七十二牖以茅蓋屋茅取其潔質也上圓下方明堂者所以明諸侯尊卑明堂非所以朝諸侯於祀也諸侯亦備焉外水曰辟雍韓詩說辟圓如璧雍以水不言圓言辟者取辟有德不言辟水言雍雍和也南蠻東夷北狄西戎言四海之聚於祭也各以其方列於水外明堂月令於明堂之中施十二月之令赤綴戶也白綴牖也綴飾也二九四七五三六一八記用九室謂法龜文故取此數以明其制也堂高三

尺東西九筵南北七筵上圓下方九室十二堂室四戶戶二牖其宮方三百步在近郊近郊三十里淳于登說明堂在國之陽三里之外七里之內丙巳之地韓詩說明堂在南方七里之郊然三十里無所取也再言方負及戶牖之數亦煩重或以爲明堂者文王之廟也明堂與文王之廟不爲同處或說謬也朱草日生一葉至十五日生十五葉十六日一葉落終而復始也孝經援神契曰朱草生蓂莢孳嘉禾成用生蓂莢堯時俠階而生以記朔也朱草可食王者慈仁則生其形無記朔之狀蓋說不詳周時德澤洽和蒿茂大以爲宮柱名爲蒿宮也晏子春秋曰明堂之制下之潤濕不及也上之寒暑不入也木工之鏤示民知節也然或以蒿爲柱表其儉質也明堂別有圖論不復詳焉此

天子之路寢也不齊不居其屋路寢亦為此制待朝在南宮將視朝時揖朝出其南門周禮司士職曰正朝之位辨其貴賤之等王南向王公北面東上孤東面北上卿大夫西面北上王族故士虎士在路門之右南面東上太僕太右太僕從者在路門之左南面西上司士擯孤卿特揖大夫以其等旅揖士旁三揖王還揖門左揖門右太僕前正視朝位王入內皆退也

大戴禮記卷第八

大戴禮記卷第九

千乘第六十八

四代第六十九

虞戴德第七十

誥志第七十一

千乘第六十八

公曰千乘之國受命於天子通其四疆教其書社循其灌廟建其主設其四佐列其五官處其朝市爲仁如何子曰不仁國不化公曰何如之謂仁子曰不淫於色子曰立妃設如太廟然乃

中治中治不相陵不相陵斯斯庶嬪遵遵則事上
靜靜斯潔信在中朝大夫必慎以恭出會謀事
必敬以慎言長幼小大必中度此國家之所以
崇也立子設宗社宗社先示威威明顯見辨爵
集德是以母弟官子咸有臣志莫敢援於外大
夫中婦私謁不行此所以使五官治執事政也
夫政以教百姓百姓齊以嘉善故蠱佞不生此
之謂良民國有道則民昌此國家之所以大遂
也卿設如大門大門顯美小大尊卑中度開明
閑幽內祿出災以順天道近者閑焉遠者稽焉

君發禁宰而行之以時通于地散布于小理天之災祥地實豐省及民共饗其祿共任其災此國家之所以和也國有四輔輔卿也卿設如四體毋易事毋假名毋重食凡事尚賢進能使知事爵不世能之不愆凡民戴名以能食力以時成以事立此所以使民讓也民咸孝弟而安讓此以怨省而亂不作也此國之所以長也下無用則國家富上有義則國家治長有禮則民不爭立有神則國家敬兼而愛之則民無怨心以爲無命則民不偷昔者先王立此六者而樹之

德此國家所以茂也誤其四佐而官之司徒典春以教民之不則時不若不令成長幼老疾孤寡以時通于四壇有閭而不通有煩而不治則民不樂生不利衣食凡民之藏貯以及山川之神明加于民者發國一作同功謀齋戒必敬會時必節日歷巫祝執伎以守官俟命而作祈王年禱民命及畜穀蜚征庶虞草方春三月緩施生育動作百物於時有事享于皇祖皇考朝孤子八人以成春事司馬司夏以教士車甲凡士執伎論功脩四衛強股肱質射御才武聰慧治衆長卒

所以爲儀綴於國出可以爲率誘於軍旅四方諸侯之遊士國中賢餘秀興閱焉方夏三月養長秀蕃庶物於時有事享于皇祖皇考爵士之有慶者七人以成夏事司寇司秋以聽獄訟治民之煩亂執權變民中凡民之不刑崩本以要閒作起不敬以欺惑憧愚作於財賄六畜五穀曰盜誘居室家有君子曰義子女專曰妖餝五兵及木石曰賊以中情出小曰閒大曰講利辯以亂屬曰讒以財投長曰貸凡犯天子之禁陳刑制辟以追國民之不率上教者夫是故一家

三夫道行三人飲食哀樂平無獄方秋三月收
斂以時於時有事嘗新于皇祖皇考食農夫九
人以成秋事司空司冬以制度制地事準揆山
林規表衍沃畜水行衺濯浸以節四時之事治
地遠近以任民力以節民食太古食壯之食攻
老之事公曰功事不少而餱粮不多乎子曰太
古之民秀長以壽者食也在今之民羸醜以胔
者事也太古無游民食節事時民各安其居樂
其宮室服事信上上下交信地移民在今之世
上治不平民治不和百姓不安其居不樂其宮

老疾用財壯狡用力於茲民游薄事貪食於茲
民憂古者殷書爲成男成女名屬升于公門此
以氣食得節作事得時勸有功夏服君事不及
暍冬服君事不及凍是故年穀不成天之飢饉
道無殣者在今之世男女屬散名不升于公門
此以氣食不節作事不成天之飢饉於時委民
不得以疾死是故立民之居必於中國之休地
因寒暑之和六畜育焉五穀宜焉辨輕重制剛
柔和五味以節食時事東辟之民曰夷精以僥
至于大遠有不火食者矣南辟之民曰蠻信以

朴至于大遠有不火食者矣西辟之民曰戎勁以
剛至于大遠有不火食者矣北辟之民曰狄肥
以戾至于大遠有不火食者矣及中國之民曰
五方之民有安民和味咸有實用利器知通之
信令之及量地度居邑有城郭立朝市地以度
邑以度民以觀安危距封後利先慮久固依固
可守爲奥可久能節四時之事霜露時降方冬〻
三月草木落庶虞藏五穀必入于倉於時有事
蒸于皇祖皇考息國老六人以成冬〻事民咸知
孤寡之必不末也咸知有大功之必進等也咸

知用勞力之必以時息也推而内之水火人也弗之顧矣而況有強適在前有君長正之者乎公曰善哉

四代第六十九

公曰四代之政刑論其明者可以爲法乎子曰何哉四代之政刑皆可法也公曰以我行之其可乎子曰否不可臣願君之立知而以觀聞也四代之政刑君若用之則緩急將有所不節不節君將約之約之卒將棄法棄法是無以爲國家也公曰巧匠輔繩而斵胡爲其棄法也子曰

心末之度習末之狎此以數踰而棄法也夫規矩準繩鈎衡此昔者先王之所以爲天下也小以及大近以知遠今日行之可以知古可以察今其此耶水火金木土穀此謂六府廢一不可進一不可民並用之今日行之可以知古可以察今其此耶昔夏商之未興也伯夷謂此二帝之眇公曰長國治民恒幹論政之大體以教民辨歷大道以時地性興民之陽德以教民事上服周室之典以順事天子脩政勤禮以交諸侯大節無廢小眇其後乎子曰否不可後也詩云

東有開明於時雞三號以興庶虞庶虞動蜚征
作嗇民執功百草咸淳地傾水流之是以天子
盛服朝日于東堂以教敬示威于天下也是以
祭祀昭有神明燕食昭有慈愛宗廟之事昭有
義率禮朝廷昭有五官無廢甲冑之戒昭果毅
以聽天子曰崩諸侯曰薨大夫曰卒士曰不祿
庶人曰死昭哀哀愛無失節是以父慈子孝兄
愛弟敬此昔先王之所先施於民也君而後此
則爲國家失本矣公曰善哉子察教我也子曰
鄉也君之言善執國之節也君先眇而後善中

脩以君子言可以知古可以察今奐然而與民壹始公曰是非吾言也吾一聞於師也子吁焉其色曰嘻君行道矣公曰道耶子曰道也公曰吾未能知人未能取人子曰君何爲不觀器視才公曰視可明乎子曰可以表儀公曰願學之子曰平原大藪瞻其草之高豐茂者必有怪鳥獸居之且草可財也如艾而夷之其地必宜五穀高山多林必有怪虎豹蕃孕焉深淵大川必有蛟龍焉民亦如之君察之此可以見器見才矣公曰吾猶未也子曰群然戚然頎然䍐然踖

然柱然抽然首然僉然湛然淵淵然淑淑然齊
齊然節節然穆穆然皇皇然見才色修聲不視
聞怪物恪命不改志舌不更氣君見之舉也得
之取也有事事也事必與食食必與位無相越
踰昔虞舜天德嗣堯取相十有六人如此公曰
嘻美哉子道廣矣曰由德徑徑吾恐惛而不能
用也何以哉公曰請問圖德何尚子曰聖知之
華也知仁之實也仁信之器也信義之重也義
利之本也委利生孽公曰嘻言之至也道天地
以民輔之聖人何尚子曰有天德有地德有人

德此謂三德三德率行乃有陰陽陽曰德陰曰
刑公曰善哉再聞此矣陽德何出子曰陽德出
禮禮出刑刑出慮慮則節事於近而揚聲於遠
公曰善哉載事何以子曰德以監位位以充局
局以觀功功以養民民於此乎上公曰祿不可
後乎子曰食爲味味爲氣氣爲志發志爲言發言
定名名以出信信載義而行之祿不可後也公
曰所謂民與天地相參者何謂也子曰天道以
視地道以履人道以稽廢一曰失統恐不長饗
國公愀然其色子曰君藏玉惟慎用之雖慎敬

而勿愛民亦如之執事無貳五官有差喜無並愛卑無加尊淺無測深小無招大此謂楣機楣機賓薦不蒙昔舜徵薦此道於堯堯親用之不亂上下公曰請問民徵子曰無以爲也難行公曰願學之幾必能子曰貪於味不讓妨於政願富不久妨於政慕寵假貴妨於政治民惡衆妨於政爲父不慈妨於政爲子不孝妨於政大縱耳目妨於政好色失志妨於政好見小利妨於政變從無節撓弱不立妨於政剛毅犯神妨於政鬼神過節妨於政幼勿與衆克勿與比依勿

與謀放勿與游儆勿與事臣聞之弗慶非事君也君聞之弗用以亂厥德臣將慶其簡者蓋人有可知者焉貌色聲衆有美焉必有美質在其中者矣貌色聲衆有惡焉必有惡質在其中者矣此者伯夷之所後出也子曰伯夷建國建政脩（一作循）國脩政公曰善哉

虞戴德第七十

公曰昔有虞戴德何以深慮何及高舉安取子曰君以聞之唯丘無以更也君之聞如未成也黃帝慕脩（一作循）之曰明法于天明開施教于民

行此以上明于天化也物必起是故民命而弗
攺也公曰善哉以天教于民可以班乎子曰可
哉雖可而弗由此以上知所以行斧鉞也父之
於子天也君之於臣天也有子不事父有臣不
事君是非反天而到行耶故有子不事父不順
有臣不事君必刃順天作刑地生庶物是故聖
人之教于民也率天如祖地能用民德是以高
舉不過天深慮不過地質知而好仁能用民力
此以三常之禮明而名不蹇禮失則壞名失則
惽是故上古不諱正天名也天子之官四通正

地事也天子御珽諸侯御荼大夫服笏正民德也斂此三者而一舉之戴天履地以順民事天子告朔於諸侯率天道而敬行之以示威於天下也諸侯內貢於天子率名斅地實也是以不至必誅諸侯相見卿爲分以其教士畢行使仁守會朝于天子天子以歲二月爲壇于東郊建五色設五兵具五味陳六律品奏五聲聽明教置離抗大侯規鵠堅物九卿佐三公三公佐天子天子踐位諸侯各以其屬就位乃升諸侯諸侯之教士教士執弓挾矢揖讓而升履物以射

其地心端色容正時以敎伎時有慶以地不時
有讓以地天下之有道也有天子存國之有道
也君得其正家之不亂也有仁父存是故聖人
之教于民也以其近而見者稽其遠而明者天
事曰明地事曰昌人事曰比兩以慶違此三者
謂之愚民愚民曰姦姦必誅是以天下平而國
家治民亦無貸居小不約居大則治衆則集寡
則繆祀則得福以征則服此唯官民之上德也
公曰三代之相授必更制典物道乎子曰否猷
德保保惛乎前以小繼大變民示也公曰善哉

子之察教我也子曰丘於君唯無言言必盡於他人則否公曰教他人則如何子曰否丘則不能昔商老彭及仲傀政之教大夫官之教士技之教庶人揚則抑抑則揚綴以德行不任以言庶人以言猶以夏后氏之袝懷袍褐也行不越境公曰善哉我則問政子事教我子曰君問已參黃帝之制制之大禮也公曰先聖之道斯爲美乎子曰斯爲美雖有美者必偏屬於斯昭天之福迎之以祥作地之福制之以昌興民之德守之以長公曰善哉

凡七百八十字

誥志第七十一

公曰誥志無荒以會民義齋戒必敬會時必節犧牲必全齊盛必絜上下禋祀外内無失節其可以省怨遠災乎子曰丘未知其可以省怨也公曰然則何以事神子曰以禮會時夫民見其禮則上下援援則樂樂斯毋憂以此怨省而亂不作也夫禮會其四時四孟四季五牲五穀順至必時其節也丘未知其可以爲遠災也公曰然則爲此何以子曰知仁合則天地成天地成

則庶物時庶物時則民財敬一作欲民財敬以時
作時作則節事節事以動衆動衆則有極有極
以使民則勸勸則有功有功則無怨無怨則嗣
世久唯聖人是故政以勝衆衆非以陵衆衆以勝
事非以傷事事以靖民民非以徵民故地廣而民
衆非以爲災長之祿也丘聞周太史曰政不率
天下不由人則凡事易壞而難成虞史伯夷曰
明孟也幽幼也明幽雌雄也雌雄迭興而順至
正之統也日歸于西起明于東月歸于東起明
于西虞夏之歷正建於孟春於時氷泮發蟄百

草權輿瑞雉無釋物乃歲俱生于東以順四時
卒于冬萬於時雞三號卒明載于青色撫十二
月節卒于丑日月成歲曆再閏以順天道此謂
歲虞汁月天曰作明日與維天是戴地曰作昌
曰與惟地是事人曰作樂曰與惟民是嬉民之
動能不遠厥事民之悲色不遠厥德此謂表裏
時合物之所生而蕃昌之道如此天生物地養
物物備興而時用常節曰聖人主祭於天曰天
子天子崩步于四川代于四山卒葬曰帝天作
仁地作富人作治樂治不倦財富時節是故聖

人嗣則治文王治以俟時湯治以伐亂禹治以移衆衆服以立天下堯貴以樂治時舉舜舜治以德使力在國統民如恕在家撫官而國安之勿變勸之勿沮民咸廢惡如進良上誘善而行罰百姓盡於仁而遂安之此古之明制之治天下也仁者爲聖貴次力次美次射御次古之治天下者必聖人聖人有國則日月不食星辰不勃海不運河不滿溢川澤不竭山不崩解陵不施川浴不處深淵不涸於時龍至不閉鳳降忘翼鷙獸忘攫爪鳥忘距蜂蠆不螫嬰兒蟁蝱不食

天駒雒出服河出圖自上世以來莫不降仁國家之昌國家之臧信仁是故不賞不罰如民咸盡力車不建戈遠邇咸服亂使來往地賓畢極無怨無惡率惟懿徳此無空禮無空名賢人並憂殘毒以時省舉良良舉善善恤民使仁日學仁賓也

大戴禮記卷第九



大戴禮記卷第十

文王官人第七十二

諸侯遷廟第七十三

諸侯釁廟第七十四

文王官人第七十二（一本作觀人）

王曰太師慎維深思內觀民務察度情僞（謂視中觀隱也）變官民能歷其才藝女維敬哉（試以衆位歷觀其才也）女何慎乎非倫（倫理次也宜所慎）倫有七屬屬有九用用有六徵一曰觀誠二曰考志三曰視中四曰觀色五曰觀隱六曰揆德（其說在下）王曰於乎女因

方以觀之富貴者觀其禮施也觀其禮及其施曲禮曰積而能散貧窮者觀其有德守也觀其德與其守孔子曰君子固窮嬖寵者觀其不驕奢也隱約者觀其不懾懼也曲禮曰富貴而知好禮則不驕不淫貧賤而知好禮則志不懾其少觀其恭敬好學而能弟也其壯觀其潔廉務行而勝其私也其老觀其意慮慎強其所不足而不踰也孔子射矍相之圃蓋觀堵如者墻使公罔之裘序點揚觶而語公罔之裘揚觶而語曰幼壯孝弟耆耋好禮不從流俗修身以俟死者不在此位也蓋去者半處者半序點又揚觶而語曰好學不倦好禮不變旄期稱道不亂者不在此位也蓋勤有存者父子之間觀其孝慈也兄弟之間觀其和友也君臣之間觀其忠惠

也父慈子孝兄友弟和君惠臣忠也鄉黨之間觀其信憚也信而勑憚省其居處觀其義方省其喪哀觀其貞良省其出入觀其交友省其交友觀其任廉任以信相親也考之以觀其信挈之以觀其知示之難以觀其勇煩之以觀其治淹之以利以觀其不貪藍之以樂以觀其不寧藍猶鑑也喜之以物以觀其不輕怒之以觀其重醉之以觀其不失也縱之以觀其常遠使之以觀其不貳迩之以觀其不倦探取其志以觀其情考其陰陽以觀其誠陰陽位隱顯也覆其微言以觀其信曲省其行以觀其備成此

之謂觀誠也二曰方與之言以觀其志志般如湥般盛也湥蓋深也其氣寬以柔其色儉而不諂其禮先人其言後人見其所不足曰日益者也言日就也如臨人以色高人以氣賢人以言防其不足不敬伐其所能曰日損者也見之其貌直而不傷其言正而不私不飾其美不隱其惡不防其過如日月之食曰有質者也其貌固嘔其言工巧嘔以皃色下人謂形柔而人苟飾其見物務其小微有浮淺之事則工飾之而務尚其小成以故自說言以事自解說曰無質者也喜怒以物而色不作煩亂之而志不營營猶亂也深道以利而心不

移道也者導也臨懾以威而氣不卑曰平心而固守者也喜怒以物而變易知煩亂之而志不裕示之以利而易移臨攝以威而易懾曰鄙心而勢氣者也執之以物而遬驚決之以卒而度料言引之以卒然之事而能應時度焉不學而性辨曰有慮者也難投以物物事難說以言知一如不可以解也言因一端困而不知其止無辨而自慎曰愚忿者也謂闇很也營之以物而不虞虞度也至則攻辨之不豫計度犯人以卒而懼置義而不可遷臨之以貨色而不可營曰絜廉而果敢者也果敢謂不虞不懼也絜廉謂不營於貨色在義而不可遷則兼之也

易移以言存志不能守錮已諾無斷言正慎諾於人又不能自裁斷曰弱志者也順與之弗爲喜非奪之弗爲怒沉靜而寡言多稽而儉貌隋也考曰質靜者也辨言而不固行有道而先困自慎而不讓當如強之曰始妬誣者也謂始妬賢誣善徵清而能發爲攻發幽隤也度察而能盡曰治志者也華如誣巧言令色足恭一也皆以無爲有者也孔子曰巧言令色鮮矣仁此之爲考志也考度其志三曰誠在其中此見於外此上之諸志以其見占其隱案其陽察其應以其細占其大據其小省其七以其聲處其氣聽處其聲氣也初氣主物與物在於胞胎物

生有聲聲有剛有柔有濁有清有好有惡咸發於聲也心氣華誕者其聲流散心氣順信者其聲順節心氣鄙戾者其聲斲醜心氣寬柔者其聲溫好斷當爲聲誤爲斷春秋左傳曰蜂目豺聲忍人也夫音之美惡尚通於金石而況於身乎信氣中易義氣時舒義者剛其氣亦充故舒縱也智氣簡備簡通勇氣壯直聽其聲處其氣考其所爲觀其所由察其所安以其前占其後以前行占後行以其見占其隱以其小占其大此之謂視中也四曰民有五性喜怒欲懼憂也喜怒懼憂欲以其俱生於人而有常故亦謂之性也此五者之人心兼盡喜氣內畜雖欲隱之陽喜必

見怒氣內畜雖欲隱之陽怒必見欲氣內畜雖欲隱之陽欲必見懼氣內畜雖欲隱之陽懼必見憂悲之氣內畜雖欲隱之陽憂必見五氣誠于中發形于外民情不隱也喜色由然以生由當爲油油然新生好皃怒色拂然以侮欲色嘔然以偷偷苟且也言惟求悅人懼色薄然以下憂悲之色纍然而靜玉藻曰喪容纍纍也誠智必有難盡之色誠仁必有可尊之色誠勇必有難懾之色誠忠必有可親之色誠絜必有難污之色誠靜必有可信之色質色皓然固以安僞色縵然亂以煩雖欲故之中色不

聽也言雖欲故隱之於中而無奈色見於外故子夏問曰孝子色難是以君子戒慎不失色於人也雖變可知此之謂觀色也五曰生民有靈陽言人含陰陽之氣生而有知有知故生機爲也人有多隱其情飾其僞以賴於物以攻其名也有隱於仁質者有隱於知理者有隱於文藝者有隱於廉勇者有隱於忠孝者有隱於交友者如此者不可不察也小施而好大得小讓而好大事言願以爲質愿當爲聲誤誤願也僞愛以爲忠面寬而貌慈假節以示之假節假人質之節故其行以攻其名如此者隱於仁質也故其行者故爲是行推前惡忠府知物焉謂有詢義之攻其所不知

者則推援於人而侍以爲忠府而形皃又如曉然也首成功少其所不足謂有先功者因首之有不足者因薄之詐以爲知慮誠不及佯爲不言內誠不足色示有餘故知以動人自順而不讓及其所不知正也觀人之動因執爲意而不推讓於人也錯辭而不遂莫知其情本非其意故辭情不終詩云虵虵碩言出自口矣如是者隱於知理者也素動人以言爲先偏習之及於衆前爲方欲陳說也涉物而不終務廣聞而不究其言也問則不對詳爲不窮色示有餘有道而自順用之物窮則爲深妄言深遠如此者隱於文藝者也廉言以爲氣苟作廉言以見佚氣自然驕厲以爲勇內恐外悴無所不至敬再其說言苟自驕

（厲持以爲勇終恐恐懾而更至恭他也）以詐臨人如此者隱於廉勇者也自事其親好以告人乞言勞醉（醉言悴也）而面於敬愛飾其見物故得其名名揚於外不誠於內伐名以事其親戚以故取利（以如此故要取其利）分白其名以私其身如此者隱於忠孝者也陰行以取名（陰陽竊謂求諸人也）比周以相譽（迭相親比交相談譽）明知賢可以徵與左右不同而交交必重已（言知其賢而不與交交必取其重已者也）心說之而身不近之身近之而實不至而懽忠不盡懽忠盡見於衆而貌克（雖盡其忠及衆人之前猶相克事）如此者隱於交友者也此之謂觀

隱也六曰言行不類終始相悖陰陽克易外內不合雖有隱節見行曰非誠質者也（隱節隱於仁質之等）其言甚忠其行甚平其志無私施不在多靜而寡類（不狎）好貺而安人曰有行心者也事變而能治物善而能說浚窮而能達（浚深也）錯身立方而能遂曰廣知者也少言如行恭儉以讓有知而不伐有施而不置（不形於心色也）曰慎謙良者也微忽之言久而可復（謂微細及忽然之語）幽間之行獨而不克（克好勝人也）行其亡如其存（爲奉先君及祖考之教令）曰順信者也貴富雖尊恭儉而能施衆強嚴威有禮而不

驕曰有德者也隱約而不懾安樂而不奢勤勞之不變喜怒之如度晰曰守也晰明也有喜怒之來能置量度而明焉置方而不毀不庛合也廉絜而不戾立強而無私曰經者也正靜以待命命期命不召不至不問不言言不過行行不過道曰沉靜者也忠愛以事其親歡欣以敬之盡力而不面敬以安人以名故不生焉曰忠孝者也合志如同方共其憂而任其難行忠信而不相疑迷隱遠而不相舍曰至友者也心色辭氣其入人甚俞甚俞言無已進退工也工能也故其與人甚巧其就人甚速其叛人

甚易曰位志者也[位志者言其不一如爵位及人志也位有高卑人各有志也]飲食以親貨賄以交接利以合故得望譽征利而依隱於物曰貪鄙者也[妄當爲聲誤爲望行征也隱據也]質不斷辭不至[言心既不能裁斷而辭又不及]少其所不足謀而不已曰僞詐者也言行亟變從容謬易[安然反覆]好惡無常行身不類曰無誠志者也小知而不大決小能而不大成顧小物而不知大論亟變而多私曰華誕者也規諫而不類道行而不平曰巧名者也[云能規諫而反不類言以道行復不平也]故事阻者不夷畸鬼者不仁[恃禱祀而不自修也]面譽者不忠飾貌者

不情隱節者不平隱節者亦謂六隱之等多私者不義揚言者寡信此之謂揆德謂揆度於德也王曰太師女推其往言以揆其來行聽其來言以省往行孔子曰始吾於人聽其言而信其行今吾於人聽其言而觀其行也觀其陽以考其陰察其內以揆其外是故隱節者可知偽飾無情者可辨質誠居善者可得忠惠守義者可見也

王曰於乎敬哉女何慎乎非心何慎乎非人言當內慎其心外慎於人人有六徵六徵既成以觀九用九用既立一曰取平人而有慮者二曰取慈惠而有理者三曰取直愍一作質而忠正者四曰取順直

而察聽者五曰取臨事而絜正者六曰取慎察而絜廉者七曰取好（一作巧）謀而知務者八曰取接給而廣中者（接給謂應所問而勤　廣中謂博於聞識也）九曰取猛毅而度斷者此之謂九用也平仁而有慮者使是治國家而長百姓（國諸侯　家采邑）慈惠而有理者使是長鄉邑而治父子（鄉鄉遂　邑公邑）直愍而忠正者使是莅百官而察善否（於周禮則治官）慎直而察聽者使是長民之獄訟出納辭令（於周禮則刑官）臨事而絜正者使是守內藏而治出入（於周禮則天官）慎察而絜廉者使是分財臨貨主賞賜（於周禮則司祿司勳）巧謀而知

務者使治壤地而長百工（於周禮則遂人匠車之等）接給而
廉中者使是治諸侯而待賓客（於周禮則行人掌客）猛毅
而度斷者使是治軍事爲邊境（於周禮則政官也）因方
而用之此之謂官能也九用有徵乃任七屬一
曰國則任貴（周禮曰長以貴得民）二曰鄉則任貞（幹事曰貞周禮
曰吏以治得民也）三曰官則任長（周禮曰大事聽其長小事則專達）四
曰學則任師（周禮曰師以賢得民）五曰族則任宗（周禮曰宗以族
行民）六曰家則任主（易曰家有嚴君焉父母之爲也）七曰先則任
賢正月王親命七屬之人曰於乎慎維深內觀
民務本慎在人女平心去私慎用六證（六證六徵）論

辨九用以交一人一人文王自謂也予亦不私女廢朕命亂我法罪致不赦三戒然後及論三戒之後亂法者則有司課其罪王親受而考之然後論成

凡十一章自王曰大師已上五章舊别之

諸侯遷廟第七十二

成廟將遷之新廟君前徙三日齋祝宗人及從者皆齋謂親過高祖則毀廟以昭穆遷之春秋穀梁傳曰作主壞廟有時日於練焉壞廟之道易檐可也改塗可也范甯云納新神故示有知焉鄭玄士虞禮記注曰練而後遷也禮志云遷廟者更疊其廟而移故主焉徙之日君案此篇成廟之文與穀梁相傳也玄服從者皆玄服周禮司服職曰公之服自袞冕而下如王之服自鷩冕而

即如公之服子男之服自毳冕而下如侯伯之
服孫之服自絺冕而下如子男之服大夫之服
自玄冕而下如孤之服王藻曰君命屈狄再命
褘衣內司服職曰辨外內命婦之服鞠衣展衣
緣衣素紗其於祭也君與夫人皆申其服祭統
曰公衮冕立於阼夫人副褘立於東房是也臣
及命婦助祭於君皆盡其服自祭於家成降一
等陰爵不致申也雜記曰大夫冕而祭於公卒
而祭於已士弁而祭於公冠而祭於已特牲饋
食禮曰主婦纚笄宵衣立於房中是也然鄭氏
頓賂公侯使一同玄冕以祭於已非其差也且
諸侯專國禮樂車服王命有之何獨抑其服乎
王藻曰玄端以祭裨冕以朝孫炎云端當爲冕
玄冕祭服之下也其祭先君亦裨冕矣孫說爲
合下未即告故略同爵弁也君命屈狄與再命
褘衣者謂其夫爲君則命其妻以屈狄加再等
之命則上公夫人乃褘衣孫鄭等改褘衣非也
又六一命展衣者此則申子男臣妻之服耳言
小國臣妻一命者亦展衣不命者則亦緣衣玄
又分公卿大夫及其妻爲三等而升降其服經

云孤絺冕卿大夫玄冠何爲易之又命小國之卿及内子更同列國之卿孤絺冕與鞠衣錯易
其次尤非宜耶從至于廟廟殯言群臣如朝位列於廟門外如路門
之位君入立於阼階下西向有司如朝位立於門内如門
外之位宗人擯舉手曰有司其請升君升祝奉幣
從在左北面神主辭故在左神將遷故出在戶牖間南面矣再拜興祝
聲三曰孝嗣侯某敢以嘉幣告于皇考某侯言嗣
以遷代不言國未忍有之也成廟將從敢告卒不奠幣者禮畢矣於此將有
事於新廟君及祝再拜興祝曰請導君降立於階下
奉衣服者皆奉以從祝不言奉主而稱奉衣服者以毀易祖考誠人神
之不忍從祝者祝所以導神也言皆者衣服非一稱周禮守祧職曰掌先王先公之廟祧其遺

衣服藏焉奉衣服者降堂君及在位者皆辟也奉衣服者至碑君從有司皆以次從出廟門奉衣服者升車乃步君升車從者皆就車也皆就車謂乘貳車者凡出入門及大溝渠祝下擯押車祝爲左故於步處則下至于新廟筵于戶牖間始自外來故先於堂樽於西序下四時之祭在室筵陳中在堂筵序下是設樽樽恒於東方今惟布南面之度故置樽於西以因其便矣脯醢陳于房中房日房也諸侯左右房也設洗當東榮南北堂深記因鄉士當言棄有司皆先入如朝位祝導奉衣服者乃入君從奉衣服者入門左門左門西在位者皆辟也奉衣服者升堂皆反位君從升奠衣

服于席上祝奠幣于几東君北向祝在左贊者盥升適房薦脯醢君盥酌奠于薦西反位君及祝再拜興祝聲三曰孝嗣侯某敢用嘉幣告于皇考某侯今月吉日可以徙于新廟敢告再拜君就東廂西面祝就西廂東面東西侯也祝就西廂因其便也在位者皆反走辟如食間走疾趨也擯者舉手曰請反位君反位祝從在左卿大夫及衆有司諸在位者皆反位祝聲三曰孝嗣侯某絜爲而明薦之享詩云絜蠲爲饎是用孝享君及祝再拜君反位之東郊位祝徹反位之西郊位擯者曰遷廟事畢請就燕君出廟

門卿大夫有司執事者皆出廟門告事畢事謂內主藏衣服斂幣徹几筵之等乃曰擇日而祭焉所以安神

諸侯釁廟第七十三

成廟釁之以羊廟新成而釁者尊而神之祭雞名者成則釁之以假也君玄服立于寢門內南向祝宗人宰夫雍人皆玄服以神事故亦同爵弁以戴君朝服者謂不與也宗人曰請令以釁某廟君曰諾遂入雍人拭羊拭悅乃行入廟門碑南北面同上居上者宰夫也宰夫攝主也雍人舉羊升屋自中中屋南面刲羊血流于前乃降門以雞有司當門北面有司宰夫祝宗人也雍人割雞屋下當門郟室割

雞於室中有司亦北面也郟室門郟之室一曰東西廂也釁東西室有司猶北面統於廟也雜記曰雍人舉羊升屋自中中屋南向刲羊血流於前乃降門郟室皆用雞先門而後郟室其衈皆於屋下割雞當門郟室中室有司皆鄉室而立門則有司當門北面案小戴割雞亦於屋上記者不同耳此不言衈略也既事宗人告事畢皆退反命于君君寢門中南向宗人曰釁某廟事畢君曰諾宗人請就宴君揖之乃退

大戴禮記卷第十

大戴禮記卷第十一

小辨第七十四

用兵第七十五

少閒第七十六

小辨第七十四

公曰寡人欲學小辨以觀於政其可乎小辨爲小辨給也子曰否不可社稷之主愛日曾子曰君子愛日以學書云日夜不追也曰不可得學不可輕有所學不可以辨是故昔者先王學齊大道以觀於政天子學樂辨風別四方之風也制禮以行政政禁令也諸侯學禮辨官政以行事

以尊事天子（官政不錯則百事不學也）大夫學德別義（別猶辨也）矜行以事君（矜猶也）士學順（學順成之道）辨言以遂志（致命遂志士之節也）庶人聽長辨禁農以行力（辨禁識刑憲也）如此猶恐不濟奈何其小辨乎公曰不辨則何以爲政子曰辨而不小夫小辨破言小言破義小義破道道小不通通道必簡（簡簡約也言約而有統易曰乾以易知坤以簡能）是故循弦以觀於樂足以辨風矣爾雅以觀於古足以辨言矣（迩近也謂依於雅頌孔子曰詩可以言可以怨迩之事父遠之事君多識鳥獸草木之名也）傳言以象反舌皆至可謂簡矣夫道不簡則不行不行則不樂（易曰簡則易從易從）

則有功有功則可大可大則賢人之業夫亦固十棋之變由不可既也而况天下之言乎公於十棋之中變數尚不可盡天下之言其可窮乎故至道以不言為辯曰微子之言吾壹樂辯言子曰辯言之樂不若治政之樂辯言之樂不下席治政之樂皇於四海夫政善則民説民説則歸之如流水親之如父母諸侯初入而後臣之安用辯言公曰然則吾何學而可子曰禮樂而力忠信其君其習可乎公曰多與我言忠信而不可以入患備與我言忠信而使不入於患子曰毋乃既明忠信之備而口倦其君則不可而有謂言而不行明忠信之備

而又能行之則可立待也君朝而行忠信百官承事忠滿於中而發於外刑於民而放於四海天下其孰能患之言所推無不公曰請學忠信之備子曰唯社稷之主實知忠信若丘也綴學之徒安知忠信公曰非吾子問之而焉也焉問之乎子三辭將對公曰彊避謂避彊也一曰公以夫子三辭欲避左右之彊者也子曰彊侍丘聞大道不隱言不可隱蔽也丘言之君發之於朝行之於國一國之人莫不知何一之彊辟丘聞之忠有九知知忠必知中能內思自盡也知忠必知恕能自盡知故能知人知恕必知外內恕故外能處於度物也外知

必知德知德必知政知政必知官知官必知事知事必知患知患必知備若動而無備患而弗知死亡而弗知安與知忠信內思畢必曰知中中以應實曰知恕內恕外度曰知外外內參意曰知德以柔政曰知政正義辨方曰知官官治物則曰知事事戒不虞曰知備毋患曰樂樂義曰終於知事而趍言知備者因義言之足明於上也

用兵第七十五

公曰用兵者其由不祥乎祥善子曰胡為其不祥也聖人之用兵也以禁殘止暴於天下也言非利金

(攘王將以存亡繼絕平天下之亂也)及後世貪者之用兵也以刈百姓危國家也(刈剪)公曰古之戎兵何世安起子曰傷害之生久矣與民皆生(人合五常之氣生有喜則和親怒則離害其相害者皆曰兵也)公曰蚩尤作兵與子曰否蚩尤庶人之貪者也(云蚩尤古之諸侯或妄耳一曰衆人之貪者也)及利無義不顧厥親以喪厥身蚩尤惛慾而無猒者也何器之能作蜂蠆挾螫(亡如蜂蠆之挾毒也)而生見害(謂黃帝殺之於涿鹿之野)而校以衛厥身者也(正教習干戈自衛身非作者也)人生有喜怒故兵之作與民皆生聖人利用而彌之亂人與之喪厥身詩云魚在在藻厥志在餌

由心在於利用兵以取危蓋逸詩也鮮民之生矣不如死之久矣小雅蓼莪之三章也亦困於兵革之詩也校德不塞嗣武孫子言用上二章但用兵革喪除其德不以塞亂而徒傳續武事於子孫者也聖人愛百姓而憂海內及後世之人思其德必稱其仁故今之道堯舜禹湯文武者猶威致王今若存夫民思其德必稱其人朝夕祝之升聞皇天上神歆焉故永其世而豐其年也夏桀商紂羸暴於天下暴極不辜殺戮無罪詩云無罪無辜亂如此憮不祥于天粒食之民布散厥親雖諸夏能相養踈遠國老幼色是與言踈遠老成而與幼色者若楚恭王遠申叔時而用子反也而暴慢是親

讒貸處穀千乘曰以射投長曰貸穀祿也法言法行處辟辟罪辟也殀替天道逆亂四時禮樂不行而幼風是御任童幼之人使專政曆失制君臣昏亂時候錯緒攝提失方攝提左右六星與斗應相直恒指中氣尚書中候曰攝提移居鄒大無紀邦當字誤爲鄒或深聲爲鄒也不告朔於諸侯周禮太師職曰正歲年以序頒之于官府及都鄙須告于邦國也玉瑞不行玉者所以等神祇別人事其用重焉諸侯力政不朝於天子言以威力侵爭周書力政則無讓無讓則無禮禮雖得所好民皆樂之乎六蠻四夷交伐於中國周禮職方氏四夷八蠻七閩九貉五戎六狄此周所伏四海其種落之數也明堂位曰九夷八蠻六戎五狄此朝明堂時來者數國也爾雅曰九夷八狄七戎六蠻其夏之所伏與殷之夷國東方十南六西方九北方十有三然鄭玄以西夷爲

四方九貉爲九夷又引爾雅其數不同及六四文闕而不定是終使學者疑於所聞也於是降之災水旱臻焉霜雪大滿甘露不降百草殨黃五穀不升民多夭疾六畜䭫皆瘁當字誤䭫也瘁病也皆此太上之不論不議也帝皇之世無災疫故百姓不義變也殀傷厥身失墜天下夫天下之報殃於無德者必與其民故書曰天明威自我民明威也公懼焉曰在民上者可以無懼乎哉

少間第七十六

公曰今日少間我請言情於子子愀焉變色遷席而辭曰君不可以言情於臣臣請言情於君

君則不可公曰師之而不言情焉其私不同言已師禮事天子故不使言情也其私人不同於此也子曰否臣事君而不言情於君則不臣君而不言情於臣則不君有臣而不臣猶可有君而不君民無所錯手足公曰吾度其上下咸通之使上下皆達也權其輕重居之謂事後及刑罰准民之色目既見之鼓民之聲耳既聞之動民之德心既和之通民之欲兼而壹之言皆稱百姓之欲也愛民親賢而教不能民庶說乎子曰說則說矣可以為家不可以為國公曰可以為家胡為不可以為國國之民家之民也子曰國之

民誠家之民也然其名異不可同也同名同食曰同等名位不同禮亦異數唯不同等民以知極周禮大司徒職曰以儀辨等則民不越也故天子昭有神於天地之間以示威於天下也祭法曰有天下者事百神諸侯脩禮於封內以事天子大夫修官守職以事其君士修四衛執技論力以聽乎大夫四衛四方之職曲禮曰地廣大荒而不治此亦士之辱也庶人仰視天文俯視地理力時使以聽乎父母孝經曰用天之道分地之利謹身節用以養父母此庶人之孝者也此唯不同等民以可治也公曰善哉上與下不同乎子曰將以時同時不同言有可同不可同也上謂之閑下謂之

多疾〔不正之政君謂閑民謂之多疾同所惡也〕君時同於民布政也〔施善政也〕民時同於君服聽也上下相報而終於施〔施恩施也〕大猶已成發其小者遠猶已成發其近者〔遠大之謀緣近小治〕將行重器先其輕者〔將待重器必先劾輕者亦以於政也〕先清而後濁者天地也〔清濁謂陰陽也〕天政曰正地政曰生人政曰辨〔辨辨別〕苟本正則華英必得其節以秀孚矣〔言專陽則正華英也得陰陽之孚秀也〕此官民之道也〔官人當取終始〕公曰善哉請少復進焉子曰昔堯取人民狀〔觀其容狀施發〕舜取人以色禹取人以言湯取人以聲文王取人以度〔觀其志度〕此四代五王之取人

以治天下如此（四代據文距殷或曰文王取人以度四代謂兼之也）公曰嘻善之不同也（嘻歎惜之聲公謂五王取人德有不同也）子曰何爲其不同也公曰同乎子曰同公曰人狀可知乎（問四代以人狀得善之事）子曰不可知也公曰五王取人各有以舉之胡爲人之不可知也子曰五王取人比而視相而望五王取人各以已焉是以同狀（聖王通而虛已故於求人雖言色不同而善惡無異）公曰以子相人何如子曰否丘則不能五王取人（言又能如五王）丘也傳聞之以委於君丘則否能（傳聞而已不能如也）亦又不能（又不能備問也）公曰我聞子之言始蒙矣（自言蒙亂）子曰由君

居之成於純胡爲其蒙也由用也言能居之則來純何爲其蒙也
雖古之治天下者豈生於異州哉昔虞舜以天
德嗣堯凡質以天德文以地德禮緯含文嘉曰舜授天而王周據地而王也布功
散德制禮朔方幽都來服南撫交趾出入日月
莫不率俾俾使西王母來獻其白琯粒食之民昭
然明視西王母神也其狀如人琯所以候氣漢明帝時於舜廟下得玉琯一枚也民
明教通于四海民明教於夷夏同風海外肅慎北發渠搜
氐羌來服北發北狄地名其地土迅足塵周武王貢楛矢文塵渠搜貢虛犬氐羌貢鸞鳥也舜有禹代興禹卒受命乃遷邑姚姓于陳
遷邑姚姓于陳謂改封虞氏之後于陳因使氏焉春秋左傳曰昨之以土命之民作物

配天脩德使力民明教通于四海海之外肅慎
北發渠搜氐羌來服禹崩十有七世乃有末孫
桀即位桀不率先王之明德乃荒耽于酒淫泆
于樂德昏政亂作宮高臺淮南子云桀爲琁宮瑶臺象筯玉杯也
汙池土察汙深也察深也言洞地爲池也以民爲虐呈其盬醢粒
食之民惛焉幾亡乃有商履代興履湯名論語曰履敢用玄
牡王侯世家曰湯名天乙白虎通曰湯王之後更走名爲子孫法本名履也商履循
禮法以觀天子天子不說則嫌於死成湯怒王於亂成
湯卒受天命不忍天下粒食之民刈戮不得以
疾死故乃放移夏桀散亡其佐伐之於南巢放之於夏宮而去

其臣佐乃遷姒姓于杞對夏后氏之後於杞亦命氏焉發厥明德順民天心嗇地作物配天制典慈民發其明德而順天之心嗇牧也咸合諸侯作八政命於惣章八政洪範所去是也惣章重屋之西堂於此命事取萬物之成功也服禹功以脩舜緒爲副于天粒食之民昭然明視民明教通于四海海之外肅愼北發渠搜氐羌來服成湯卒崩殷德小破二十有二世乃有武丁即位開先祖之府取其明法以爲君臣上下之節殷民更睦近者說遠者至粒食之民昭然明視武丁小乙之子盤庚之時有雊雉之變懼而脩德重典殷道号爲高宗武丁年崩殷德大破九世乃

有末孫紂即位紂不率先王之明德乃上祖夏桀行荒躭于酒淫泆於樂德昏政亂作宮室高臺謂傾宮鹿臺之等也汙池土察以爲民虐粒食之民忽然幾亡乃有周昌霸諸侯以佐之紂不説諸侯之聽於周昌別嫌於死乃退伐崇許魏以客事天子許魏不在五代蓋時小代也客事天謂忍而臣之也文王卒受天命作物配天制無用行三明親親尚賢民明教通于四海海之外肅慎北發渠搜玄羌來服君其志焉或僕將至也君哀公也言今周衰之甚有流之者將至也公曰大哉子之教我政也列五王之德煩煩如繁諸

乎煩者也如繁者言如萬物之繁蕪也子曰君無譽臣臣之言未盡請盡臣之言君如財之曰於此有功匠焉王非獨善言有師保有利器焉言有先王之禮度也有措扶焉謂股肱之良也以時令其藏必周密發如用之易曰藏器於身待時而發可以知古可以察今可以事親可以事君可用于生又用之死吉凶並興禍福相生言職其並興及相之義老子曰禍兮福所倚福兮禍所伏也卒反生福大德配天終爲福德以配於天公愀然其色變容色也曰難立哉子曰臣願君之立知如以閒觀也觀君博聞以立知焉時天之氣用地之財以生殺於民民之死不可以教謂辜極可以苟免也公

曰我行之其可乎子曰唯此在君言行此在君也君曰足臣恐其不足未足而君謂足則臣恐未足告以不足也君曰不足實足可行而君曰不足則臣云足可謂可否也舉其前必舉其後舉其左必舉其右君既教矣安能無善君道之則民應以善公吁焉其色曰大哉子之教我制也政之豐也如木之成也子曰君知未成言未盡也凡草木根鞍傷則枝葉必徧枯敗當字誤為鞍偏枯是為不實穀亦如之民以為君為本上失政大及小人畜穀穀敗失則傷及人物公曰所謂失政者若夏商之謂乎子曰否若夏商者天奪之魄不生德焉言天地絕夏商之餘民乃與周之續

春秋左氏傳天奪其鬼有生之鬼公曰然則何以謂失政子曰所謂失政者疆蓁未虧（言疆哉與草木皆未易於常也）人民未變鬼神未亡（民神猶依附之）水土未絪（絪猶亂韓詩外傳曰陰陽相勝之氣祲絪亂也）糟者猶糟實者猶實（糟以諭惡實以論善亦言善惡之物仍錯亂也）玉者猶玉（玉以諭善人言尚賢其賢）血者猶血酒者猶酒（血憂色也酒以諭樂猶憂其可憂而樂其所樂）優以繼湛政出自家門此之謂失政也（湛猶忍也言天下安然人物不亂方優佚樂繼之出其忍政也）非天是反人是反臣故曰君無言情於臣君無假人器君無假人名（春秋左傳曰唯器與名不可以假人者也）公曰善哉

卷終

大戴禮記卷第十二

朝事第七十七　　投壺第七十八

朝事第七十七

古者聖王明義以別貴賤以序尊卑以體上下然後民知尊君敬上而忠順之行備矣是故古者天子之官有典命官掌諸侯之儀大行人掌諸侯之儀以等其爵故貴賤有別尊卑有序上下有差也典命諸侯之五儀諸臣之五等以定其爵故貴賤有別尊卑有序上下有差也命上公九卿爲伯其國家宮室車旌衣服禮儀皆以

九爲節諸侯諸伯七命其國家宮室車旌衣服禮儀皆以七爲節子男五命其國家宮室車旌衣服禮儀皆以五爲節王之三公八命其卿六命其大夫四命及其封也皆加一等其國家宮室車旌衣服禮儀亦如之凡諸侯之適子省於天子攝君則下其君之禮一等未省則以皮帛繼子男公之孤四命以皮帛視小國之君其卿三命其大夫再命士一命其宮室車旌衣服禮儀各視其命之數侯伯之卿大夫士亦如之子男之卿再命其大夫一命其士不命其宮室車

旌衣服禮儀各如其命之數禮大行人以九儀別諸侯之命等諸臣之爵以同域國之禮而行其賔主上公之禮執桓圭九寸繅籍九寸冕服九章建常九旒樊纓九就貳車九乗介九人禮九牢其朝位賔主之間九十步饗禮九獻食禮九舉諸侯之禮執信圭七寸繅籍七寸冕服七章建常七旒樊纓七就貳車七乗介七人禮七牢其朝位賔主之間七十步饗禮七獻食禮七舉諸伯執躬圭其他皆如諸侯之禮諸子執穀壁五寸繅籍五寸冕服五章建常五旒樊纓五

就貳車五乘介五人禮五牢其朝位賔主之間五十步饗禮五獻食禮五舉諸男執蒲璧其他皆如諸子之禮凡大國之孤執帛皮以繼小國之君諸侯之卿禮各下其君二等以下及大夫士皆如之天子之所以明章著此義者以朝聘之禮是故千里之内歲一見千里之外千五百里之内二歲一見千五百里之外二千里之内三歲一見二千里之外二千五百里之内四歲一見二千五百里之外三千里之内五歲一見三千里之外三千五百里之内六歲一見各執

其圭端服其服乘其輅建其旌旂施其樊纓從
其貳車委積之以其牢禮之數所以明别義也
然後天子冕而執鎮圭尺有二寸藻籍尺有二
寸搢大圭乘大輅建大常十有二旒樊纓十有
再就貳車十有貳乘率諸侯而朝日東郊所以
教尊尊也退而朝諸侯爲壇三成宮旁一門天
子南鄉見諸侯土揖庶姓時揖異姓天揖同姓
所以别親疏外内也公侯伯子男各以其旂就
其位諸公之國中階之前北面東上諸侯之國
東階之東西面北上諸伯之國西階之西東面

北上諸男之國門西北面東上及其將幣也公於上等所以别貴賤序尊卑也奠圭降拜升成拜明臣禮也奉國地所出重物而獻之明臣職也肉袒入門而右以聽事也明臣禮職臣事所以教臣也率而祀天於南郊配以先祖所以教民報德不忘本也率而享祀於太廟所以教孝也與之大射以考其習禮樂而觀其德行與之圖事以觀其能儐而禮之三饗三食三宴以與之習立禮樂是故一朝而近者三年遠者六年有德焉禮樂謂之益習德行謂之益修天子之

命爲之益行然後使諸侯世相朝交歲相問殷
相聘以習禮考義正刑一德以崇天子故曰朝
聘之禮者所以正君臣之義也諸侯相朝之禮
各執其圭瑞服其服乘其輅建其旌旂施其樊
纓從其貳車委積之以其牢禮之數所以別義
也介紹而相見君子於其所尊不敢質敬之至
也君使大夫迎于境卿勞于道君親郊勞致館
及將幣拜迎於大門外而廟受北面拜貺所以
致敬也三讓而後升所以致尊讓也敬讓也者
君子之所以相接也諸侯相接以敬讓則不相

侵陵也此天子之所以養諸侯兵不用而諸侯自爲正之具也君親致雍既還圭饗食致贈郊送所以相與習禮樂也諸侯相與習禮樂則德行修而不流也故天子制之而諸侯務焉聘禮上公七介侯伯五介子男三介所以明貴賤也介紹而傳命君子於其所尊不敢質敬之至也三讓而後傳命三讓而後入門三揖而後至階三讓而後升所以致尊讓也君使士迎于境大夫郊勞君親拜迎大門之內而朝受北面拜貺拜君之辱所以致敬讓也致敬讓者君子之所

以相接也故諸侯相接以敬讓則不相侵陵也
卿爲上擯大夫爲承擯君親醴賓私覿致饔餼
旣還圭璋賄贈饗食燕所以明賓主君臣之義
也故天子之制諸侯交歲相問殷相聘相厲以
禮使者聘而誤主君不親饗食所以恥厲之也
諸侯相厲以禮則外不相侵內不相陵此天子
所以養諸侯兵不用而諸侯自爲正之具也以
圭璋聘重禮也已聘而還圭璋輕財重禮之義
也諸侯相厲以輕財重禮則作讓矣主國待客
出入五積旣客於舍五牢之具陳於內米三十

車禾三十車芻薪倍禾皆陳於外乘禽日五雙羣介皆餼牢壹食再饗宴與時賜無數所以厚重禮也古之用財不能均如此然而用財如此其厚者言盡之於禮也盡之於禮則內君臣不相陵而外不相侵故天子制之而諸侯務焉古者大行人掌大賓之禮及大客之義以親諸侯春朝諸侯而圖天下之事秋覲比邦國之功夏宗以陳天下之謨冬遇協諸侯之慮時會以發四方之禁殷同以施天下之政時聘以結諸侯之好殷覜以成邦國之貳間問以諭諸侯之志

歸脤以教諸侯之福賀慶以贊諸侯之喜致會以補諸侯之災天子之所撫諸侯者歲徧在三歲徧覜五歲徧省七歲屬象胥喻言語計辭令九歲屬瞽史諭書名聽音聲十有一歲建瑞節同度量成牢禮同數器修法則十有二歲天子巡狩殷國是故諸侯上不敢侵陵下不敢暴小民然後諸侯之國札喪則令賻補之凶荒則令賙委之師役則令槁禬之有福事則令慶賀之有禍災則令哀弔之凡此五物者治其事故及其利害爲一書其禮俗政事教治刑禁之逆順

爲一書其悖逆暴亂作慝欲犯令者爲一書其
禮俗政事貧爲一書其康樂和親安平爲一書
凡此五物者每國別異之天子以周知天下之
政是故諸侯附於德服於義則天下太平古者
天子爲諸侯不行禮義不修法度不附於德不
服於義故使射人以射禮選其德行職方氏大
行人以其治國選其能功諸侯之得失治亂定
然後明九命之賞以勸之明九伐之法以震威
之尚猶有不附於德不服於義者則使掌交說
故諸侯莫不附於德服於義者此天子之所以

養諸侯兵不用而諸侯自爲政之法也

投壺第七十八

投壺之禮主人奉矢司射奉中使人執壺主人請曰某有枉矢峭壺請樂賓賓曰子有旨酒嘉肴又重以樂敢辭主人曰枉矢峭壺不足辭也敢以請賓曰某賜旨酒嘉肴又重以樂敢固辭主人曰枉矢峭壺不足辭也敢固以請賓對曰某固辭不得命敢不敬從賓再拜受主人般還曰避主人阼階上再拜送賓般還曰避以拜受矢進則兩楹間追反位揖賓就筵司射進度壺

反位設中執八筭請于賔曰奏投壺之令曰順投爲入比投不釋筭勝飲不勝正爵旣行請爲勝者立馬三馬旣立慶多馬請主人亦如之命弦者曰請奏貍首閒若一太師曰諾左右告矢具請拾投投入者則司射坐而釋一筭曰賔黨於右主黨於左卒投司射執餘筭曰右左卒投請數二筭爲純一純以取一筭爲奇有勝則司射以奇筭告曰某黨賢於某黨賢若干純奇則曰奇鈞則曰左右鈞舉手曰諸勝者之弟子爲不勝者酌酌者曰諾以酌皆請舉酒當飲皆跪

奉觴曰賜灌勝者跪曰敬養司正曰正爵既行請爲勝者立馬各直其筭上一馬從二馬以慶慶禮曰三馬既立請慶多馬賓主人皆曰諾正爵既行請徹馬周則復始既筭筭多少視其坐矢八分堂上七扶堂中五扶庭下九扶筭長尺二寸堂下司正司射庭長及冠士立者皆屬賓黨樂人及童子使者皆屬主黨降揖其阼階及樂事皆與射同節壺中置小豆爲其矢躍而去也壺去席二矢半以柘若棘無去其皮大七分曾孫侯氏今曰泰射于一張侯叅之曰今曰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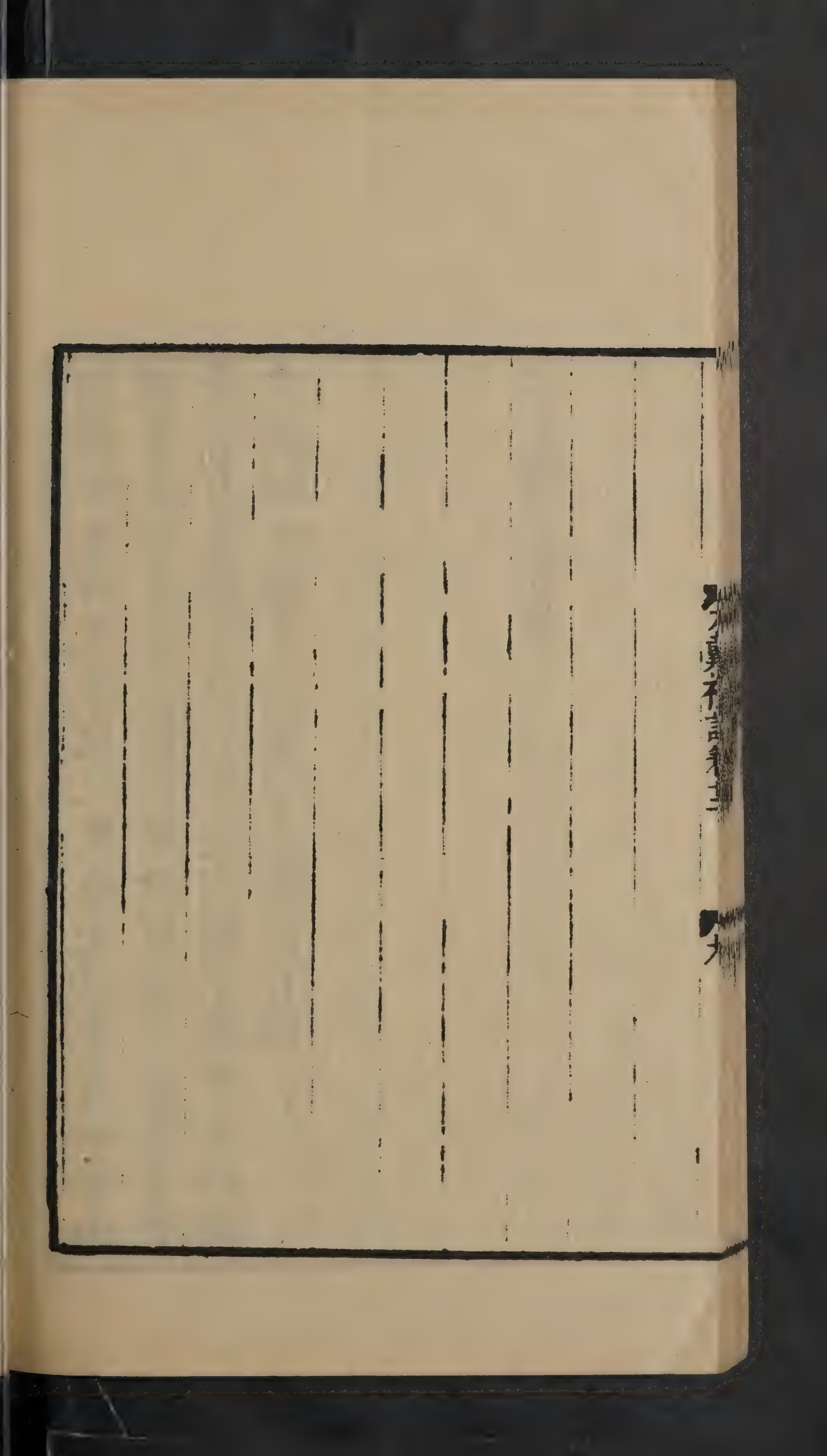
射四正具舉大夫君子凡以庶士小大莫處御于君所▆以燕以射則燕則譽賓祭既設執旌既載干侯既亢中獲既置壺脰修七寸口徑二寸半壺高尺二寸受斗五升

壺腹修五寸

弓既平張四侯且良決拾有常既順乃讙乃揖乃讓乃隮其堂乃節其行既志乃張射夫命射射者之聲御車之旌既獲卒莫凡雅二十六篇共八篇可歌歌鹿鳴貍首鵲巢采蘩采蘋伐檀白駒騶虞八篇廢不可歌七篇商齊可歌也三

篇間歌史辟史義史見史童史謗史賔拾聲廞
挾魯命弟子辭曰無荒無慠無倨立無踰言若
是者有常爵嗟爾不寧侯爲爾不朝于王所故
亢而射女強食食爾曾孫侯氏百福

大戴禮記卷第十二



大戴禮記卷第十三

公符第七十九

本命第八十

易本命第八十一

公符第七十九

公符自爲主迎賓揖升自作立于席入堂深異於上既醴降自作君尊故其降也不使就賓阼也其餘自爲主者其降也自西階以異不敢終於正其餘皆公同也爲迎賓升作之等公玄端以皮弁皆韠玄端緇布冠及玄冠之服也王藻曰始冠緇布之冠自諸侯達官而弊之可二服皆韠也古者田狩而食其肉衣其皮先以兩皮如韠以蔽其

前後及後世聖人易之以布帛猶存其蔽前示不忘古尊祭服異其名曰韠其制上廣一尺下廣二尺長三尺其徑五寸肩博二寸**朝服素韠**玄端諸侯之服皮弁天子朝服必從常色皆表也**公冠四加玄冕**四當為三玄當為袞字之誤**饗之以**

三獻之禮饗賓也上於賓以一獻之禮也**無介**於饗而贊冠者退為衆賓者君禮於臣　本無介矣**無樂**亦饗時也冠者成人代父始宜盡孝子之感不可以歡樂取之孔子曰娶婦三日不舉樂思嗣親然則冠禮一舉樂可也春秋左氏傳曰以金石之樂節之謂之冠時為節也**皆玄端**君臣同服**其醻幣朱錦采四馬其慶也**其慶賓也如是**天子擬焉**擬公禮也**太子與庶子其冠皆自為主**王侯自主之重言太子誤也家語曰王太子庶子之冠擬為非也**其禮與士同饗賓也皆同**士冠禮記曰天子之元子猶士也天下無生而貴者

也成王冠周公使祝雍祝王雍太祝定左輿王爲祝辭於冠告焉

曰達而勿多也辭多則史少則不遠祝雍曰使王近於民

遠於年少則視民不達而嗇於時惠於財及時而施親賢使

能陛下離顯先帝之光燿離明也以承皇天嘉祿

欽順仲夏之吉日古者冠以仲春遵並大道邠或邠或當爲

芬或聲字之誤也秉集萬福之休靈始加昭明之元服

推遠稚免之幼志免猶弱也崇積文武之寵德文章帝武

皇帝肅勤高祖清廟高祖高皇帝也六合之内靡不息陛

下永永與天無極凡一百孝昭冠辭漢孝昭帝冠辭皇皇

上天照臨下土集地之靈降甘風雨禮運曰地東陰家於

山川庶物群生各得其所靡今靡古言覆施均維予一人某敬拜皇天之祐古祝辭則云嗣王某或曰一人某王者親告之辭也薄薄之土承天之神薄旁薄也易曰乃順承天也興甘風雨庶卉百穀莫不茂者既安且寧維予一人某敬拜下土之靈維某年某月上日年謂太歲所在月正月也其天地祝辭皆爾省文故曰下明之也明光于上下勤施于四方旁作穆穆惟予一人某敬拜迎于郊以正月朔日迎日於東郊古者帝王以正月朝聘率有司迎日于東郊也所以爲萬品先而尊事天也

本命第八十

分於道謂之命道爲冥化自然之道也人莫違焉或分得其長分得其短其變修促謂之命也孔子曰死生有命形於一謂之性刑法象也凡人稟於木則象之以仁受於金則以義孔子曰天命之爲性性者資於未生之前發於既生之後原其所故於此言之化於陰陽象形而發謂之生象微昧易曰男女搆精萬物化生也化窮數盡謂之死化窮者身也數盡者年也故命者性之終也命初分於道則是生之始也分道則修短已定故爲生之終是以始末舉也則必有終矣人生而不具者五目無見不能食不能行不能言不能化三月而徹盼盼精也轉視貌徹或爲徹也然後能有見八月生齒然後食朞而生臏然後能行三年瞦合然後能言三月萬物一成期年天道一備

（三年而天道大成故因之以變化也）十有六情通然後能化陰窮反陽陽窮反陰（夏至陽往陰動冬至陰消陽息）辰故陰以陽化陽以陰變故男以八月而生齒八歲而毀齒一陰一陽然後成道（易曰一陰一陽之謂道也）二八十六然後情通然後其施行（施道行道）女七月生齒七歲而毀二七十四然後其化成（化道成陽施而陰化亦天也之道也）合於三也小節也（男女合於三十）中古男三十而娶女二十而嫁合於五也中節也（合於五十）太古男五十而室女三十而嫁備於三五合於八八也（備三五十合於八十也不言大節省文案周禮媒氏職曰令男三十而娶女二十而嫁內則曰二十而冠三十而

有室十五笄二十而嫁尚書大傳曰男三十而娶女二十而嫁書曰有鰥在下曰虞舜喪服爲夫之姑姊妹之長殤然則古者皆以二十三十爲婚姻之年十六十四爲嫁娶之期今有三十五十創非也故譙周六師言此說近漢初學者所續焉八者維剛也天地以發明故聖人以合陰陽之數也八爲方維八卦之數也天地以之明聖人以之合陰陽九六大衍之數也禮義者恩之主也冠婚朝聘喪祭賓主鄉飲酒軍旅此之謂九禮也君臣冠婚朝聘五也喪祭七也鄉飲賓主八也軍旅九也禮經三百禮經統於心也威儀三千曲禮也行於貌也机其文之變也机危也謂二禮動行九事皆有其文每變不同也其文變也禮之象五行也其義四時也象五行謂內外爵與五服義宜也故以四舉有恩有義有

節有權恩厚者其服重故爲父斬衰三年以恩
制者門内之治恩掩義門外之治義斷恩資於
事父以事君而敬同貴貴尊尊義之大者也故
爲君亦服斬衰三年以義制者也貴貴謂爲大夫君尊尊謂
爲太子諸侯也三日而食食食粥也三月而沐將虞時朞而練
毀不滅性不以死傷生喪不過三年苴衰不補
異於吉無飾也墳墓不坯同於丘陵除之日鼓素琴漸有
終因省衰示民有終也以節制者也資於事父以事
母而愛同天無二日國無二君家無二尊以治
之也父在爲母齊衰朞見無二尊也百官備百

制具不言而事行者扶而起謂天子諸侯言而後事行者扶而起謂士大夫身自執事而後事行者面垢而已謂庶人凡此以權利者也始死三日不怠三月不解朞悲號三年憂恩之教也東夷二連其所不懈不怠者哭不絕聲不懈者不脫絰帶也聖人因教以制節也爲卒哭祥禫之變男者任也子者孳也男子者言任天地之道如長萬物之義也故謂之丈夫丈者長也夫者扶也言長萬物也知可爲者知不可爲者知可言者知不可言者知可行者知不可行者是故審論而明其別謂之知所以正夫德者女者如

也子者孳也女子者言如男子之教而長其義理者也故謂之婦人婦人伏於人也是故無專制之義有三從之道在家從父適人從夫夫死從子無所敢自遂也（從其教令）故令不出閨門事在饋食之間而已矣（易曰無由遂在中饋詩云無非無儀惟酒食是議也）是故女及日乎閨門之內（專其志且遠嫌）不百里而奔喪（言及日故經成見星）事無獨爲行無獨成之道參知而後動可驗而後言宵夜行燭宮事必量六畜蕃于宮中謂之信也（如此乃爲信固也）所以正婦德也女有五不取逆家子不取亂家子不取（亂淫亂也）世有刑

人不取世有惡疾不取喪婦長子不取逆家子者爲其逆德也亂家子者爲其亂人倫也世有刑人者爲其棄於人也世有惡疾者爲其棄於天也喪婦長子者爲其無所受命也婦有七去不順父母去無子去淫去妬去有惡疾去多言去竊盜去不順父母去爲其逆德也無子爲其絕世也淫爲其亂族也妬爲其亂家也有惡疾爲其不可與共粢盛也口多言爲其離親詩云婦爲長古惟厲之階盜竊爲其反義也婦有三不去有所取無所歸不去與更三年喪不去前貧賤後富貴不去大罪有五逆天地者罪

及五世欺造次及要君者誣文武者罪及四世非聖人者逆人倫者罪及三世非孝者此皆大亂之道也誣鬼神者罪及二世殺人者罪止其身周書曰大命世小命身故大罪有五殺人爲下

易本命第八十一

子曰夫易之生人禽獸萬物昆蟲各有以生易曰渾元之始是曰大易二象之所資萬品之所生易曰易有太極是生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易說卦曰太易者未有見氣也太初者氣之始太素者質之始也禮運曰夫禮必本於太一分而爲天地轉而爲陰陽變而爲四時然禮易之說雖殊而會歸或奇或偶或飛或行而莫知其情惟達道德者能原本之矣

孔子曰聖人智通於大道應化而不窮能測萬品之情也天一地二人三三三而九九九八十一一主日天之神日為尊日數十甲乙故人十月而生萬類人為貴也八九七十二偶以承之屬奇貴偶用奇奇主辰辰方面各三也辰主月月主馬月契天駟於上馬統乾於下故馬十二月而生七九六十三三主升豕以日月升主狗升之次以狗故擇人也狗三月而生六九五十四四主時時主豕豕知時詩云有豕白蹢烝涉波矣故豕四月而生五九四十五五主音音主猨故猨五月而生四九三十六六主律律主禽鹿麇鹿角長短大小似律故禽鹿六月而生也麏麇之屬皆以六月生也宋均曰所以苟者多

故舉禽獸之名雖有飛走之異其亦通也三九二十七主星二十八宿方各七星主虎虎炳文似星也故虎七月而生二九十八八主風風之大數盡於八也風之蟲蟲有蟄見似風動息也故蟲八月化也蟲多生非類也其餘各以其類也謂貍兎魚鼈之屬各以其類化者言亦有生而生之也鳥魚皆生于陰而屬於陽生於陰者謂卵生也屬於陰者謂飛游於虛也故鳥魚皆卵魚游于水鳥飛于雲釋也事也故冬鷰雀入于海化而爲蚧以同生于陰而屬於陽故有其形性也萬物之性各異類故蠶食而不飲蟬飲而不食蜉蝣不飲不食淮南子曰蠶食而不飲三十二日而化蟬飲而不食三十日而死蜉蝣不飲不食三日而終也介鱗夏食冬蟄熊羆魚蛇

之屬齕蠶者八竅而卵生鳥屬也凡物之有異類者韓詩內傳曰鶬鴒胎生孔子渡江見而異之者乎咀噍者九竅而胎生人及獸屬異物志又曰貍十有一種囊貍卵生也四足者無羽翼戴角者無上齒董仲舒曰受於大者不取於小無角者膏疑者爲膏而無前齒無前齒者齒盛於後不用前也有羽者脂譯者爲脂也已而無後齒齒盛於前不任後也晝生者類父夜生者類母至陰至陽類其多也至陰爲男至陽爲女者即陰窮反陽陽窮反陰之義凡地東西爲緯南北爲經山爲積德川爲積刑山積陽川積陰陽爲德陰爲刑高者爲生下者爲死丘陵爲牡谿谷爲牝蜂蛤龜珠與月盛虛月者太陰之精故龜蛤之屬因之以盛衰呂氏春秋曰日月望則蜂蛤實月晦則蜂蛤虛



孝經授神契曰日月屬於天則陰類消於淵也是故堅土之人肥虛土之人大肥者象也堅實大者象地虛縱也沙土之人細沙土養細乃薄息土之人美耗土之人醜息土謂沃之田耗土謂蹺薄之地地有美惡故生人有好醜也周禮若司徒職曰山林之民毛而方川澤之民黑而津丘陵之民博而長墳衍之民皙而瘠原隰之民豐肉而痺此大辨五土之分是故食水者善游能寒魚鼈之屬食土者無心而不息蚯蚓之屬不氣息也大魚無耳而聽蟋蟀無口而鳴皆自然之性食木者多力而拂熊羆之屬拂戾也食草者善走而愚麋鹿之屬食桑者有絲而蛾食肉者勇敢而捍虎狼鷹鶚之屬食穀者智惠而巧食氣者神明而壽王喬赤松之類也西極亦有食氣之民也不食者不死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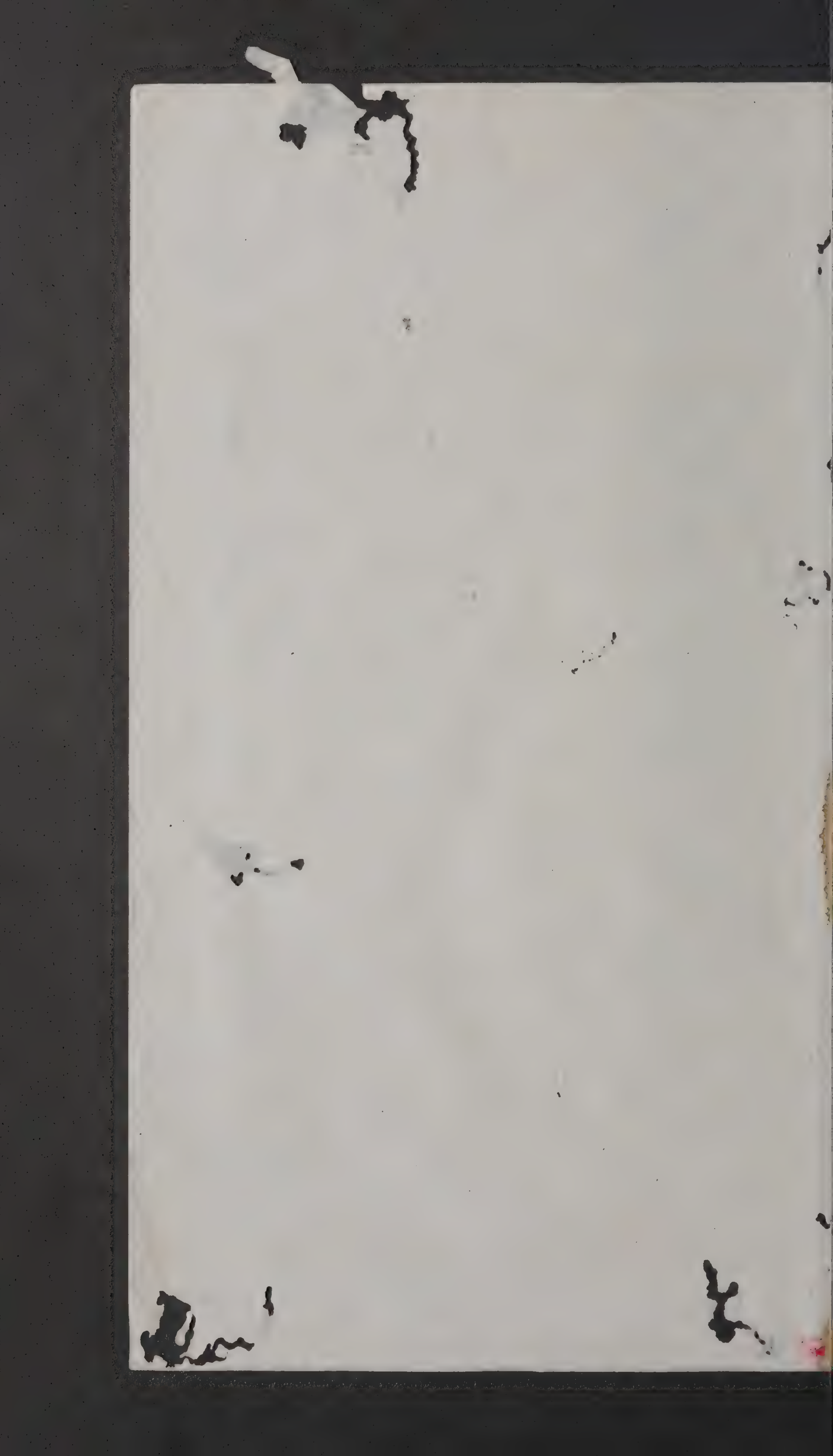
神甲於道者則伸而常存也故曰有羽之蟲三百六十而鳳凰爲之長有毛之蟲三百六十而麒麟爲之長有甲之蟲三百六十而神龜爲之長有鱗之蟲三百六十而蛟龍爲之長倮之蟲三百六十而聖人爲之長此乾坤之美類禽獸萬物之數也三百六十乾坤之中央萬二千五百二十當萬物之數也故帝王好壞巢破夘則鳳凰不翔焉好竭水搏魚則蛟龍不出焉好刳胎殺夭則麒麟不來焉好塡谿塞谷則神龜不出焉故王者動必以道靜必以理動不以道靜不以理則自夭而不壽訞孽數起神靈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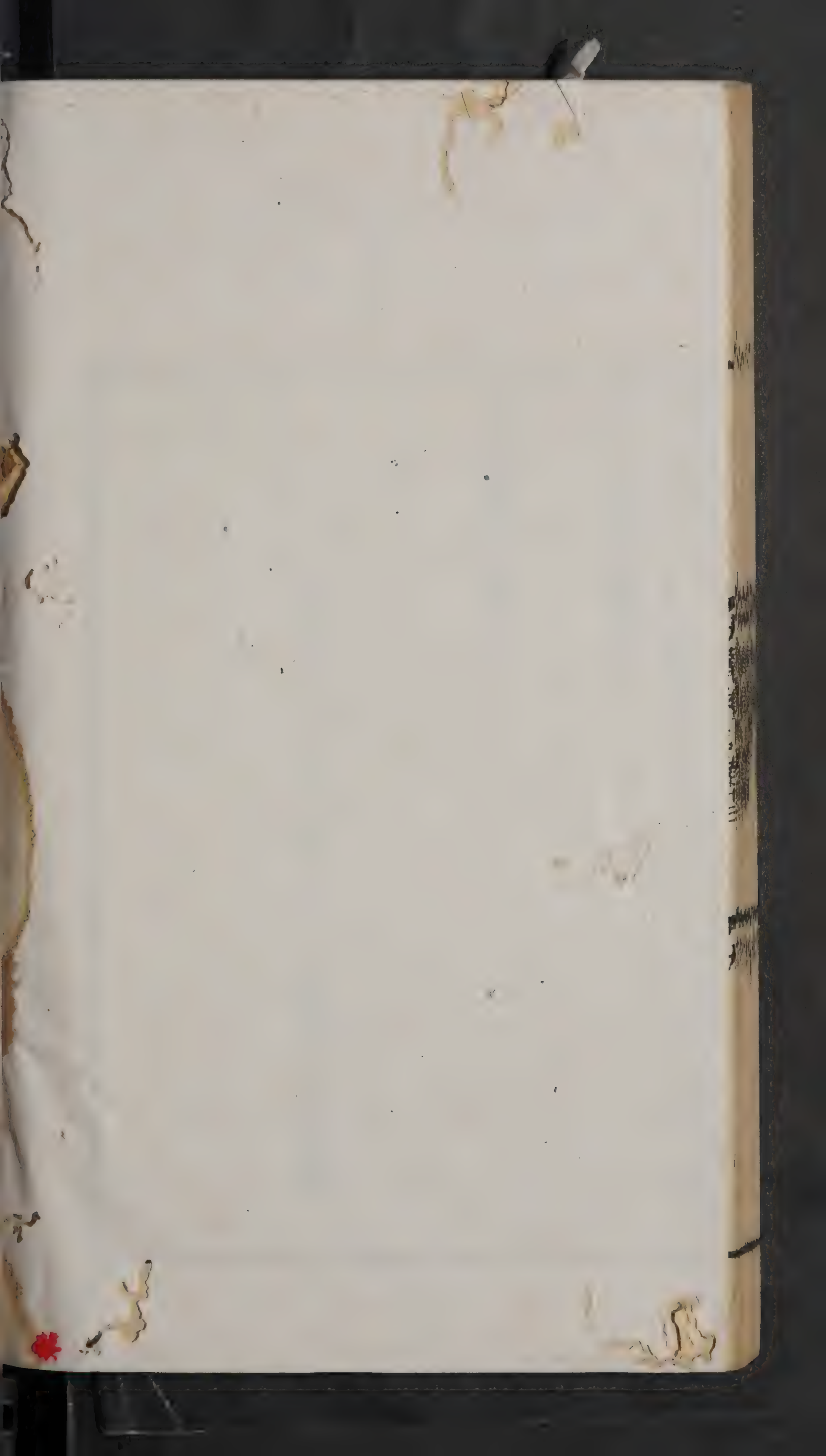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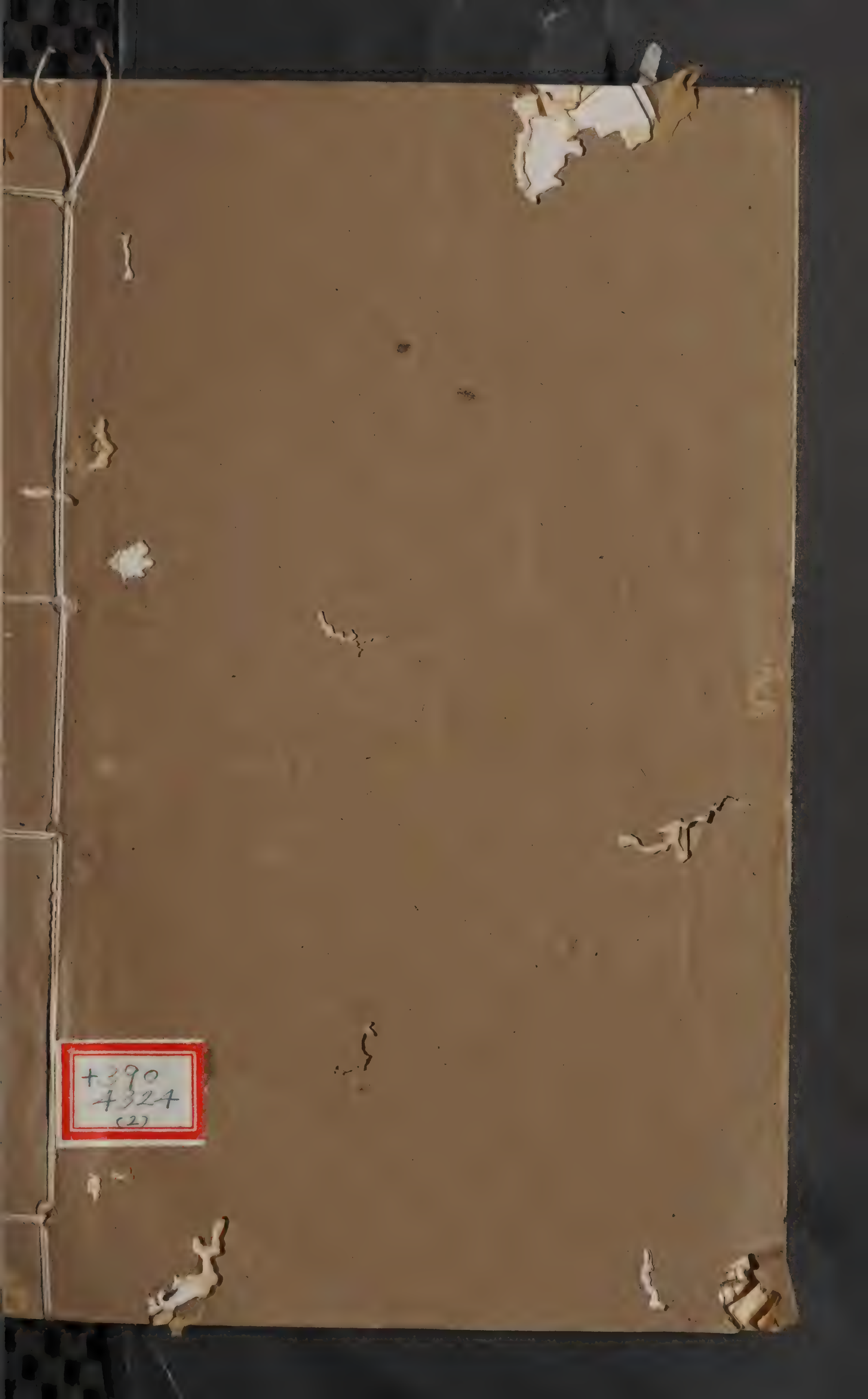
見風雨不時暴風水旱並興人民夭死五穀不滋六畜不蕃息

大戴禮記卷第十三終

嘉靖癸巳吳郡袁氏嘉趣堂重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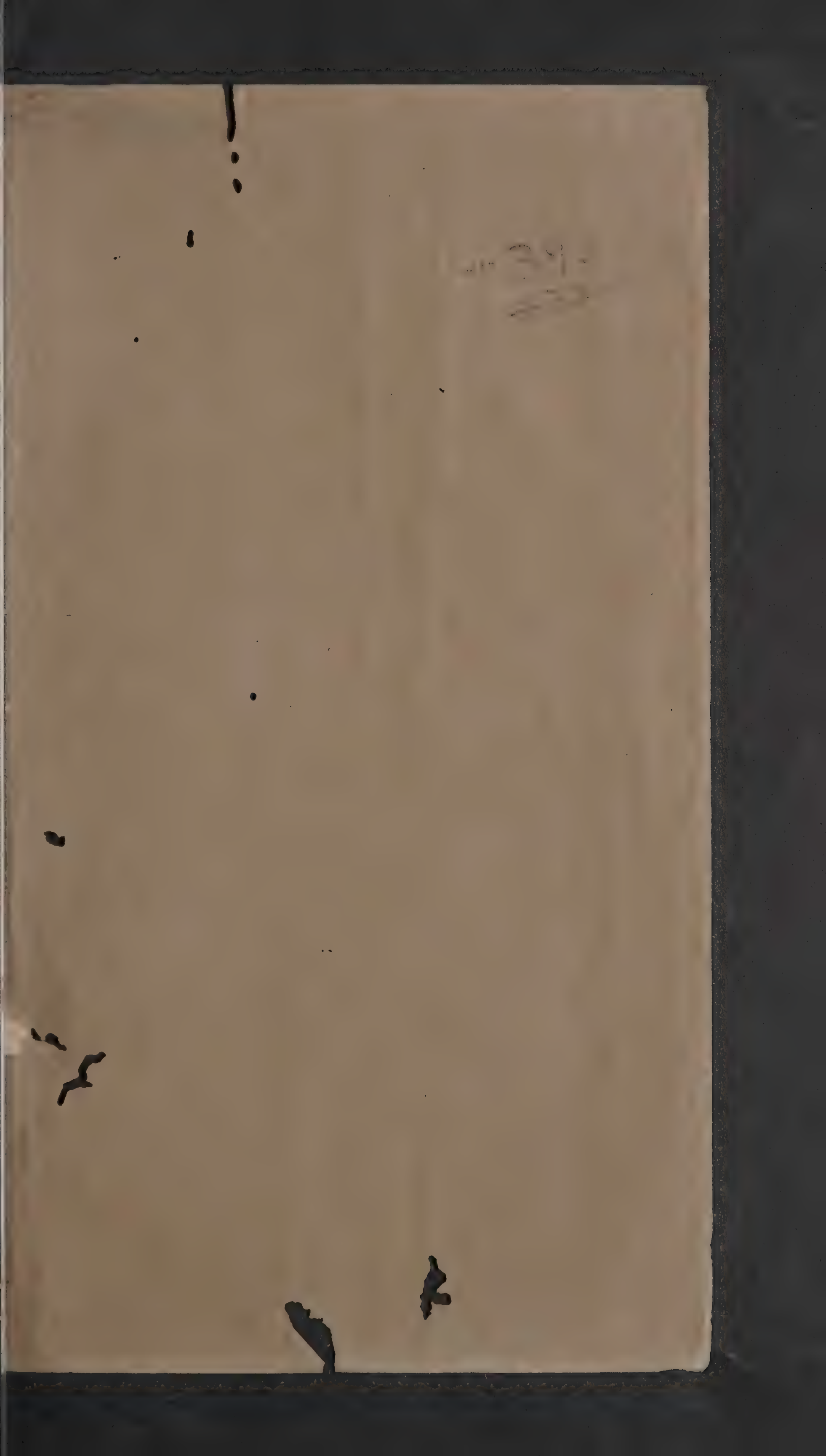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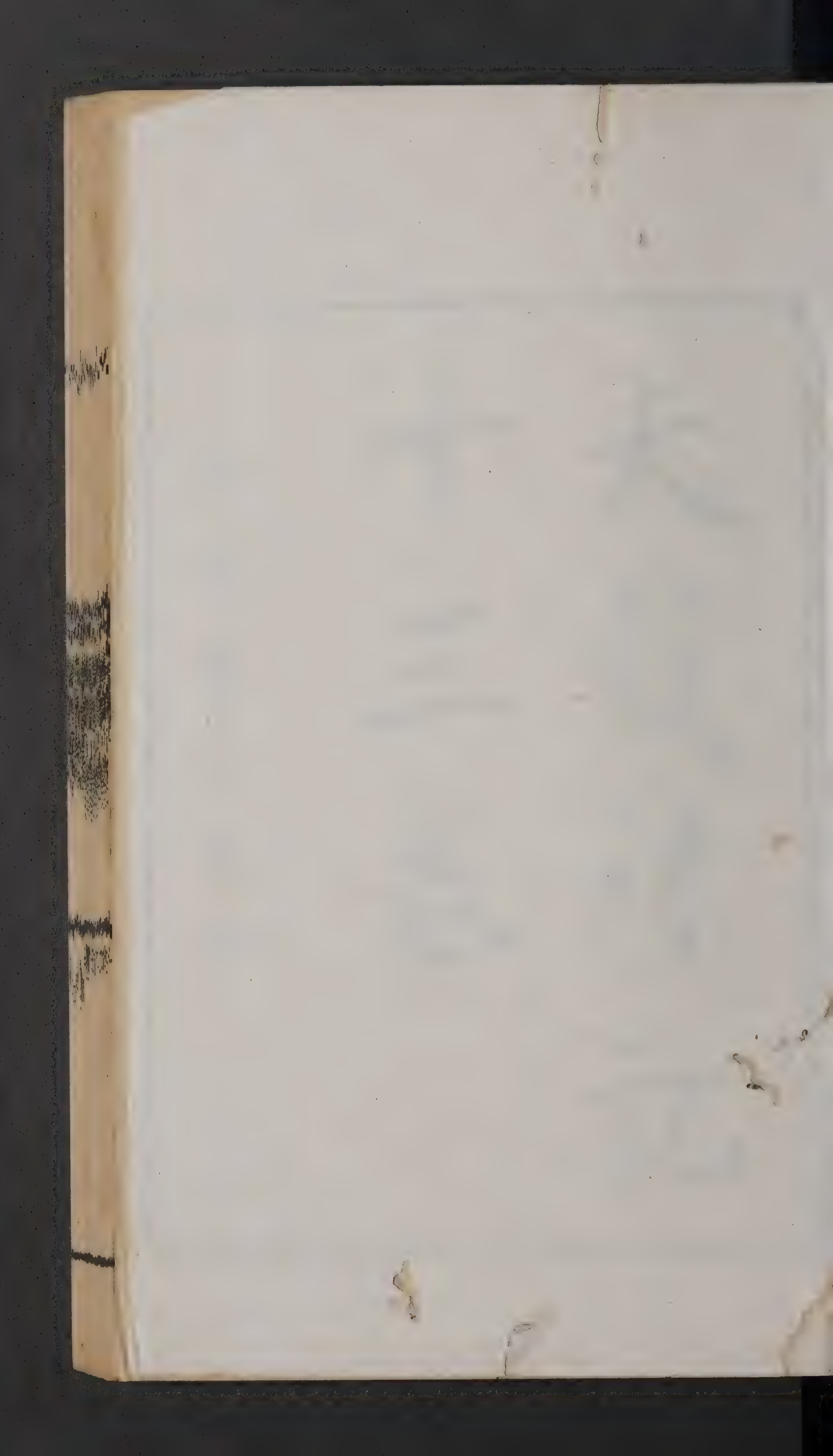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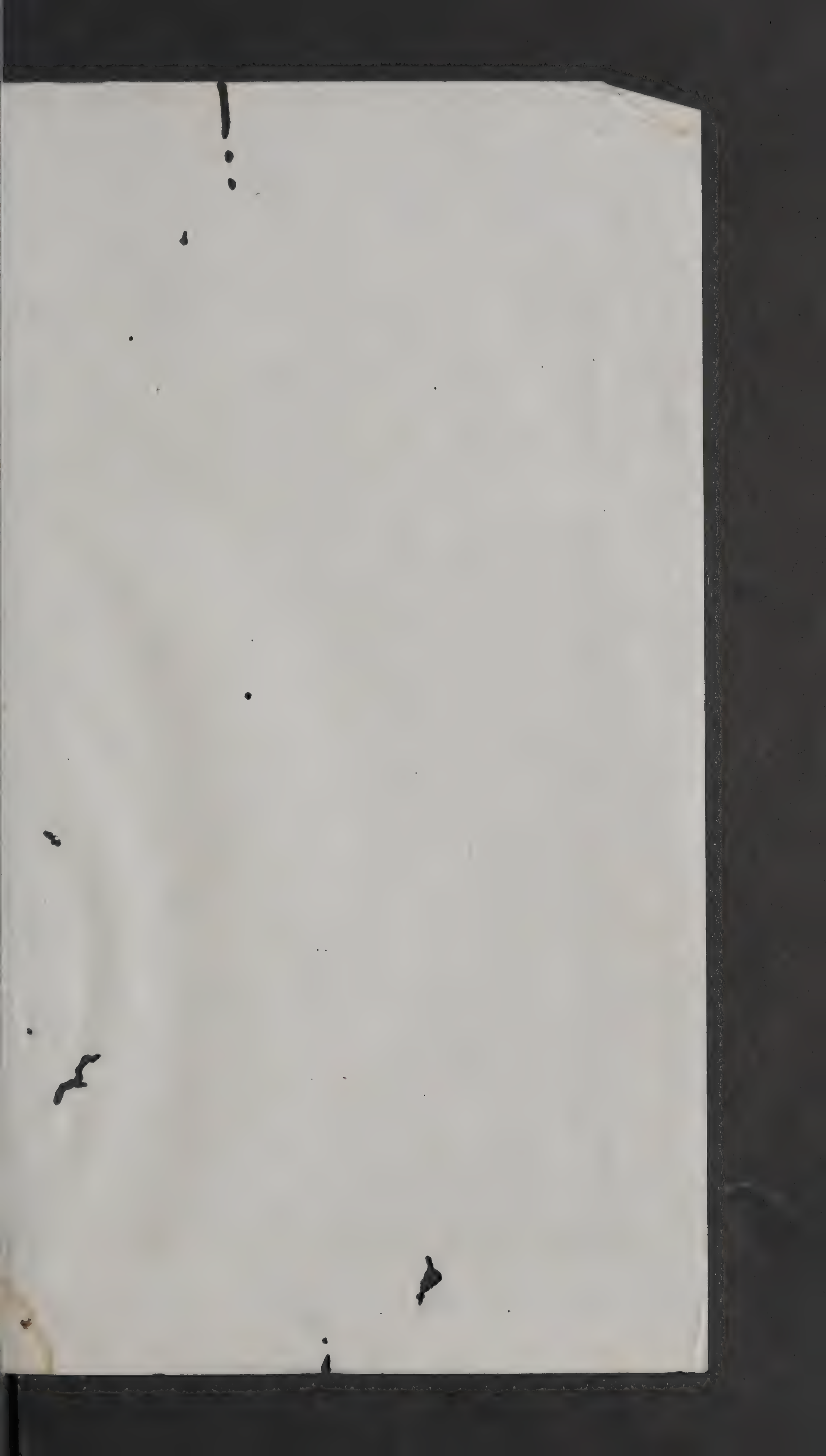

+390
4324
(2)

大戴禮記

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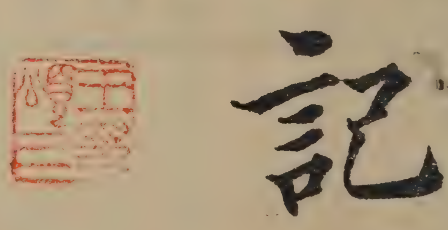






大戴禮記

十三卷



四部叢刊經部

上海涵芬樓借無錫孫氏小綠天藏明袁氏嘉趣堂刊本景印原書版匡高營造尺六寸五分寬五寸

右大戴禮十三卷總四十篇隋志所載亦十三卷而夏小正別爲卷唐志但云十三卷而無夏小正之別矣崇文總目則十卷而云三十五篇無諸本可正定也盖自漢興得先儒所記禮書凡二百四篇戴德刪之爲八十五篇謂之大戴禮戴聖又刪德之書爲四十九篇謂之小戴禮今立之學官者小戴書也然大戴篇始三十九終八十一當爲四十三篇中間缺者四篇而重出者一篇兩七十三其上不見者猶三十八篇復不能合於八十五篇之數豈但當爲八十一耶

其缺者或既逸其不見者抑聖所取者也然哀公問投壺二篇與小戴書無甚異禮察篇與經解亦同曾子大孝篇與祭義相似則聖巳取之篇豈其文無所刪者也勸學禮三本見於荀卿子至取舍之說及保傅則見於賈誼疏間與經子同者尚多有之按儒林傳德事孝宣嘗爲信都太傅聖則爲九江太守今德書乃題九江太守未知何所據也大抵漢儒所傳皆出於七十子之徒後之學者僅習小戴記不知大戴書多矣其探索陰陽窮析物理推本性命雜言禮樂

之辨器數之詳必有自來以是知聖門之學無
不備也予家舊傳此書嘗得范太史家一本校
之篇卷悉同其訛鈌謬誤則不敢改益懼其寖
久而傳又加舛也乃刊置建安郡齋庶可攷焉
淳熈乙未歲後九月穎川韓　　元吉書



大戴禮記卷第一

漢九江太守戴　德　撰

主言第三十九
哀公問五義第四十
哀公問於孔子第四十一
禮三本第四十二

主言第三十九

孔子閒居曾子侍孔子曰參今之君子惟士與大夫之言之間也其至於君子之言者甚希矣於乎吾主言其不出而死乎哀哉曾子起曰敢

問何謂主言孔子不應曾子懼肅然摳衣下席曰弟子知其不孫也得夫子之間也難是以敢問也孔子不應曾子懼退負序而立孔子曰參女可語明主之道與曾子曰不敢以爲足也得夫子之間也難是以敢問孔子曰吾語女道者所以明德也德者所以尊道也是故非德不尊非道不明雖有國焉不教不服不可以取千里里一本作理雖有博地衆民不以其地治之不可以霸主是故昔者明主內脩七教外行三至七教脩焉可以守三至行焉可以征七教不脩雖守

不固三至不行雖征不服是故明主之守也必折衝乎千里之外其征也衽席之上還師是故内修七教而上不勞外行三至而財不費此之謂明主之道也曾子曰敢問不費不勞可以爲明乎孔子愀然揚麋（麋一作眉）曰參女以明主爲勞乎昔者舜左禹而右皋陶不下席而天下治夫政之不中君之過也政之既中令之不行職事者之罪也明主奚爲其勞也昔者明主關譏而不征市鄽而不税税十取一使民之力歲不過三日入山澤以時有禁而無征（一時入山澤以時而不禁夫圭）

田無征此六者取財之路也明主捨其四者而節其二者明主焉取其費也曾子曰敢問何謂七教孔子曰上敬老則下益孝上順齒則下益悌上樂施則下益諒上親賢則下擇友上好德則下不隱一作上好德則下隱慝上惡貪則下耻爭上強果則下廉耻民皆有別則貞則正亦不勞矣此謂七教七教者治民之本也教定是正矣上者民之表也表正則何物不正是故君先立於仁則大夫忠而士信民敦工璞商慤女憧婦空空七者教之志也七者布諸天下而不窕內諸尋常

之室而不塞是故聖人等之以禮立之以義行之以順而民弃惡也如灌曾子曰弟子則不足道則至矣孔子曰參姑止又有焉昔者明主之治民有法必別地以州之分屬而治之然後賢民無所隱暴民無所伏使有司日省如時考之歲誘賢焉則賢者親不肖懼使之哀鰥寡養孤獨恤貧窮誘孝悌選賢舉能此七者修則四海之内無刑民矣上之親下也如腹心則下之親上也如保子之見慈毋也上下之相親如此然後令則從施則行因民旣邇者說遠者來懷然

後布指知寸布手知尺舒肘知尋十尋而索百步而堵三百步而里千步而井三井而句烈三句烈而距五十里而對百里而有都邑乃爲畜積衣裘焉使處者恤行者有與亡是以蠻夷諸夏雖衣冠不同言語不合莫不來至朝覲於王故曰無市而民不乏無刑而民不違畢弋田獵之得不以盈宮室也徵斂於百姓非以充府庫也慢怛以補不足禮節以損有餘故曰多信而寡貌其禮可守其信可復其跡可覆其於信也如四時春秋冬夏其博有萬民也如飢而食如

渴而飲下土之人信之夫暑熱凍寒遠若邇非道邇也及其明德也是以兵革不動而威用利不施而親此之謂明主之守也折衝乎千里之外此之謂也曾子曰敢問何謂三至孔子曰至禮不讓而天下治至賞不費而天下之士說至樂無聲而天下之民和明主篤行三至故天下之君可得而知也天下之士可得而臣也天下之民可得而用也曾子曰敢問何謂也孔子曰昔者明王以盡知天下良士之名既知其名又知其數既知其數又知其所在明主因天下之

爵以尊天下之士此之謂至禮不讓而天下治因天下之祿以富天下之士此之謂至賞不費而天下之士說天下之士說則天下之明譽興此之謂至樂無聲而天下之民和故曰所謂天下之至仁者能合天下之至親者也所謂天下之至知者能用天下之至和者也所謂天下之至明者能選天下之至良者也此三者咸通然後可以征是故仁者莫大於愛人知者莫大於知賢政者莫大於官賢有土之君修此三者則四海之內拱而俟然後可以征明主之所征必

道之所廢者也彼廢道而不行然後誅其君致
其征弔其民而不奪其財也故曰明主之征也
猶時雨也至則民說矣是故行施彌博得親彌
衆此之謂衽席之上乎還師

哀公問五義第四十

魯哀公問於孔子曰吾欲論吾國之士與之爲
政何如者取之孔子對曰生乎今之世志古之
道居今之俗服古之服舍此而爲非者不亦鮮
乎哀公曰然則今夫章甫句屨紳帶而搢笏者
此皆賢乎孔子曰否不必然今夫端衣玄裳冕

而乘路者志不在於食葷斬衰菅屨杖而歠粥
者志不在於飲食故生乎今之世志古之道居
今之俗服古之服舍此而爲非者雖有不亦鮮
乎哀公曰善何如則可謂庸人矣孔子對曰所
謂庸人者口不能道善言而志不邑邑不能選
賢人善士而託其身焉以爲已憂動行不知所
務止立不知所定日選於物不知所貴從物而
流不知所歸五鑿爲政心從而壞若此則可謂
庸人矣哀公曰善何如則可謂士矣孔子對曰
所謂士者雖不能盡道術必有所由焉雖不能

盡善盡美必有所處焉是故知不務多而務審其所知行不務多而務審其所由言不務多而務審其所謂知既知之行既由之言既順之若夫性命肌膚之不可易也富貴不足以益貧賤不足以損若此則可謂士矣哀公曰善何如則可謂君子矣孔子對曰所謂君子者躬行忠信其心不買仁義在巳而不害不知聞志廣博而色不伐思慮明達而辭不爭君子猶然如將可及也而不可及也如此可謂君子矣哀公曰善敢問何如謂賢人矣孔子對曰所謂賢人者好

惡與民同情取舍與民同統行中矩繩而不傷於本言足法於天下而不害於其身躬爲匹夫而願富貴爲諸侯而無財如此則可謂賢人矣哀公曰善敢問何如可謂聖人矣孔子對曰所謂聖人者知通乎大道應變而不窮能測萬物之情性者也大道者所以變化而凝成萬物者也情性也者所以理然不然取舍者也故其事大配乎天地參乎日月雜於雲蜺總要萬物穆穆純純其莫之能循若天之司莫之能職百姓淡然不知其善若此則可謂聖人矣哀公曰善

孔子出哀公送之

哀公問於孔子第四十一

哀公問於孔子曰大禮何如君子之言禮何其尊也孔子曰丘也小人何足以知禮君曰否吾子言之也孔子曰丘聞之也民之所由生禮爲大非禮無以節事天地之神明也非禮無以辨君臣上下長幼之位也非禮無以別男女父子兄弟之親昏姻疏數之交也君子以此之爲尊敬然然後以其所能教百姓不廢其會節有成事然後治其雕鏤文章黼黻以嗣其順之然後

言其喪筭備其鼎俎設其豕腊修其宗廟歲時以敬祭祀以序宗族則安其居處醜其衣服卑其宮室車不雕幾器不刻鏤食不貳味以與民同利昔之君子之行禮者如此公曰今之君子胡莫之行也孔子曰今之君子好色無厭淫德不倦荒怠敖慢固民是盡忤其衆以伐有道求得當欲不以其所古之用民者由前今之用民者由後今之君子莫爲禮也孔子侍坐於哀公哀公曰敢問人道誰爲大孔子愀然作色而對曰君及此言也百姓之德也固臣敢無辭而對

人道政爲大公曰敢問何謂爲政孔子對曰政
者正也君爲正則百姓從政矣君之所爲百姓
之所從也君所不爲百姓何從公曰敢問爲政
如之何孔子對曰夫婦別父子親君臣嚴三者
正則庶民從之矣公曰寡人雖無似也願聞所
以行三言之道可得而聞乎孔子對曰古之爲
政愛人爲大所以治愛人禮爲大所以治禮敬
爲大敬之至也大昏爲大大昏至矣大昏旣至
冕而親迎親之也親之也者親之也是故君子
興敬爲親舍敬是遺親也弗愛不親弗敬不正

愛與敬其政之本與公曰寡人願有言然冕而
親迎不已重乎孔子愀然作色而對曰合二姓
之好以繼先聖之後以爲天地社稷宗廟之主
君何謂已重乎公曰寡人固不固焉得聞此言
也寡人欲問不得其辭請少進孔子曰天地不
合萬物不生大昏萬世之嗣也君何以謂已重
焉孔子遂有言曰内以治宗廟之禮足以配天
地之神明出以治直言之禮足以立上下之敬
物恥足以振之國恥足以興之爲政先禮禮者
政之本與孔子遂言曰昔三代明王之政必敬

其妻子也有道妻也者親之主也敢不敬與子也者親之後也敢不敬與君子無不敬也敬身爲大身也者親之枝也敢不敬與不能敬其身是傷其親傷其親是傷其本傷其本枝從而亡三者百姓之象也身以及身子以及子配以及配君子行此三者則愾乎天下矣大王之道也如此國家順矣公曰敢問何謂敬身孔子對曰君子過言則民作辭過動則民作則君子言不過辭動不過則百姓不命而敬恭如是則能敬其身能敬其身則能成其親矣公曰敢問何謂

成親孔子對曰君子也者人之成名也百姓歸之名謂之君子之子是使其親爲君子也是爲成其親名也已孔子遂言曰古人爲政愛人爲大不能愛人不有其身不能有其身不能安土不能安土不能樂天不能樂天不能成身公曰敢問何謂成身孔子對曰不過乎物公曰敢問君何貴乎天道也孔子對曰貴其不已如日月西東相從而不已也是天道也不閉其久也是天道也無爲物成是天道也已成而明是天道也公曰寡人惷愚冥煩子識之心也孔子蹴然

避席而對曰仁人不過乎物孝子不過乎物是
仁人之事親也如事天事天如事親是故孝子
成身公曰寡人既聞是言也無如後罪何孔子
對曰君之及此言也是臣之福也

禮三本第四十二

禮有三本天地者性之本也先祖者類之本也
君師者治之本也無天地焉生無先祖焉出無
君師焉治三者偏亡無安之人故禮上事天下
事地宗事先祖而寵君師是禮之三本也王者
天太祖諸侯不敢懷大夫士有常宗所以別貴

始德之本也郊止天子社止諸侯道及士大夫一本有荀子去所以別尊卑尊者事尊卑者事卑宜鉅者鉅宜小者小也故有天下者事七世有國者事五世有五乘之地者事三世有三乘之地者事二世待年而食者不得立宗廟所以別積厚者流澤光積薄者流澤卑亦如之大饗尚玄尊俎生魚先大羹貴飲食之本也大饗尚玄尊而用酒食先黍稷而飯稻粱祭嚌大羹而飽乎庶羞貴本而親用貴本之謂文親用之謂理兩者合而成文以歸太一夫是謂大隆故尊之尚玄

酒也俎之生魚也豆之先大羹也利省之不卒也成事之俎不嘗也三侑之不食也一也大昏之未發齊也廟之未納尸也始卒之未小斂也大路車之素幭也郊之麻冕也喪服之先散帶一也三年之哭不文也清廟之歌一倡而三歎也縣一罄而尚拊搏朱弦而通越一也凡禮始於脫成於文終於隆故至備情文俱盡其次情文佚興其下復情以歸太一天地以合四時以洽日月以明星辰以行江河以流萬物以倡好惡以節喜怒以當以爲下則順以爲上則明萬

變不亂貸之則喪

大戴禮記卷第一

大戴禮記卷第二

禮察第四十六

夏小正第四十七

禮察第四十六

孔子曰君子之道譬猶防與夫禮之塞亂之所從生也猶防之塞水之所從來也故以舊防爲無用而壞之者必有水敗以舊禮爲無所用而去之者必有亂患故婚姻之禮廢則夫婦之道苦而淫辟之罪多矣鄉飲酒之禮廢則長幼之序失而爭鬬之獄繁矣聘射之禮廢則諸侯之

行惡而盈溢之敗起矣喪祭之禮廢則臣子之
恩薄而倍死忘生之禮衆矣凡人之知能見已
然不能見將然禮者禁將然之前而法者禁於
已然之後是故法之用易見而禮之所爲生難
知也若夫慶賞以勸善刑罰以懲惡先王執此
之正堅如金石行此之信順如四時處此之功
無私如天地爾豈顧不用哉然如曰禮云禮云
貴絶惡於未萌而起敬於微眇使民日徙善遠
罪而不自知也孔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
無訟乎此之謂也爲人主計者莫如安審取舍

取舍之極定於内安危之萌應於外也安者非一日而安也危者非一日而危也皆以積然不可不察也善不積不足以成名惡不積不足以滅身而人之所行各在其取舍以禮義治之者積禮義以刑罰治之者積刑罰刑罰積而民怨倍禮義積而民和親故世主欲民之善同而所以使民之善者異或導之以德教或毆之以法令導之以德教者德教行而民康樂毆之以法令者法令極而民哀戚哀樂之感禍福之應也我以爲秦王之欲尊宗廟而安子孫與湯武同

然則如湯武能廣大其德久長其後行五百歲而不失秦王亦欲至是而不能持天下十餘年即大敗之此無佗故也湯武之定取舍審而秦王之定取舍不審也易曰君子愼始差若毫釐繆以千里取舍之謂也然則爲人主師傅者不可以日夜明此問爲天下如何曰天下器也今人之置器置諸安處則安置諸危處則危而天下之情與器無以異在天子所置爾湯王置天下於仁義禮樂而德澤洽禽獸草木廣育被蠻貊四夷累子孫十餘世歷年久五六百歲此天

下之所共聞也秦王置天下於法令刑罰德澤無一有而怨毒盈世民憎惡如仇讎旣幾及身子孫誅絶此天下之所共見也夫用仁義禮樂爲天下者行五六百歲猶存用法令爲天下者十餘年即亡是非明斆大驗乎人言曰聽言之道必以其事觀之則言者莫敢妄言今子或言禮義之不如法令教化之不如刑罰人主胡不承殷用秦事以觀之乎

夏小正第四十七

正月啓蟄言始發蟄也鴈北鄉先言鴈而後言

鄉者何也見鴈而後數其鄉也鄉者何也鄉其
居也鴈以北方爲居何以謂之爲居生且長焉
爾九月遰鴻鴈先言遰而後言鴻鴈何也見遰
而後數之則鴻鴈也何不謂南鄉也曰非其居
也故不謂南鄉記鴻鴈之遰也如不記其鄉何
也曰鴻不必當小正之遰者也雉震呴震也者
鳴也呴也者鼓其翼也正月必雷雷不必聞惟
雉爲必聞之何以謂之雷則雉震呴相識以雷
魚陟負氷陟升也負氷云者言解蟄也農緯厥
耒緯束也束其耒云爾者用是見君之亦有耒

也初歲祭耒始用暢也暢一作暘其用初云爾暢也
者終歲之用祭也言是月之始用之也初者始
也或曰祭韭也囿有韭囿也園之燕者也時有
俊風俊者大也大風南風也何大於南風也曰
合冰必於南風解冰必於南風生必於南風收
必於南風故大之也寒曰滌凍塗滌也者變也
變而煖也凍塗者凍下而澤上多也田鼠出田
鼠者嗛鼠也記時也農率均田率者循也均田
者始除田也言農夫急除田也獺祭魚其必與
之與疑作謂獻何也曰非其類也祭也者得多也善

其祭而後食之十月豺祭獸謂之祭獺祭魚謂之獻何也豺祭其類獺祭非其類故謂之獻大之也鷹則爲鳩鷹也者其殺之時也鳩也者非其殺之時也善變而之仁也故其言之也曰則盡其辭也鳩爲鷹變而之不仁也故不盡其辭也農及雪澤言雪澤之無高下也初服于公田古有公田焉者古言先服公田而後服其田也采芸爲廟采也鞠則見鞠者何也星名也鞠則見者歲再見爾初昏參中蓋記時也云斗柄縣在下言斗柄者所以著參之中也柳稊稊也者

發孚也梅杏杝桃則華杝桃山桃也緹縞也者
莎隨也緹也者其實也先言緹而後言縞者何
也緹先見者也何以謂之小正以著名也雞桴
粥粥也者相粥之時也或曰桴嫗伏也粥養也
二月往耰黍禪禪單也初俊羔助厥母粥俊也
者大也粥也者養也言大羔能食草木而不食
其母也羊羔非其子而後養之善養而記之也
或曰憂有煑祭祭也者用羔是時也不足喜樂
喜羔之爲生也而記之與羊牛腹時也綏多女
士綏安也冠子取婦之時也丁亥萬用入學丁

亥者吉日也萬也者干戚舞也入學也者大學也謂今時大舍采也祭鮪祭不必記記鮪何也鮪之至有時美物也鮪者魚之先至者也而其至有時謹記其時榮黃菜色菜繁田胡繁田胡者繁毋也繁萬勃也皆豆實也故記之昆小虫抵蚳昆者衆也田魂螺也者動也小蟲動也其先言動而後言蟲者何也萬物是動而後著括猶推也蚳蟻卵也爲祭醢也取之則必推之推之必不取取必推而不言取來降燕乃睇燕乙也降者下也言來者何也莫能見其始出也故

曰來降言乃睇何也睇者眄也眄者視可爲室者也百鳥皆曰巢窔穴取與之室何也摻泥而就家人人內也剝鱓以爲鼓也有鳴倉庚倉庚者商庚也商庚者長股也榮芸時有見稊始收有見稊而後始收是小正序也小正之序時也皆若是也稊者所爲豆實

三月參則伏伏者非忘之辭也星無時而不見我有不見之時故曰伏去攝桑桑攝而記之急桑也委（委一作萎）楊楊則花而後記之𦏁羊羊有相還之時其類𦏁𦏁然記變爾或曰𦏁羝也獻則

鳴鷇天螻也須氷須氷者分氷以授大夫也采識識草也妾子始蠶先妾而後子何也曰事有漸也言自卑事者始執養宮事執操也養長也祈麥實麥實者五穀之先見者故急祈而記之也越有小旱越于也記是時恒有小旱田鼠化爲鴽鴽鶕也變而之善故盡其辭也鴽爲鼠變而之不善故不盡其辭也拂桐芭拂也者拂也桐芭之時也或曰言桐芭始生貌拂拂然也鳴鳩言始相命也先鳴而後鳩何也鳩者鳴而後知其鳩也

四月昴則見初昏南門正南門者星也歲再見壹正蓋大正所取法也鳴扎扎者寧縣也鳴而後知之故先鳴而後扎囿有見杏囿者山之燕者也鳴蜮蜮也者或曰屈造之屬也王萯莠取荼荼也者以爲君薦蔣也莠幽越有大旱記時爾執陟攻駒執也者始執駒也執駒也者離之去母也執而升之君也攻駒也者教之服車數舍之也

五月參則見參也者牧星也故盡其辭也浮游有殷殷衆也浮游殷之時也浮游者渠略也朝

生而暮死稱有何也有見也鳩則鳴鳩者百鷯
也鳴者相命也其不辜之時也是善之故盡其
辭也時有養白養長也一則在本一則在末故
其記曰時養曰之也乃瓜乃者急瓜之辭也瓜
也者始食瓜也良蜩鳴良蜩也者五采具匽之
興五日翕望乃伏其不言生而稱興何也不知
其生之時故曰興以其興也故言之興五日翕
也望也者月之望也而伏去者不知其死也故
謂之伏五日也者十五日也翕也者合也伏也
者入而不見也啓灌藍蓼啓者別也陶而疏之

也灌者聚生者也記時也鳩爲鷹唐蜩鳴唐蜩鳴者匽也初昏大火中大火者心也心中種黍菽糜時也煑梅爲豆實也蓄蘭爲沐浴也菽糜以在經中又言之時何也是食矩關而記之頒馬分夫婦之駒也將閒諸則或取離駒納之則法也矩關一作短閱夫婦一作大夫卿

六月初昏斗柄正在上五月大火中六月斗柄正在上用此見斗柄之不在當心也蓋當依依尾也煑桃桃也者杝桃也杝桃也者山桃也煑以爲豆實也鷹始摯始摯而言之何也諱煞之

辭也故摯去

七月莠雚葦未莠則不爲雚葦莠然後爲雚葦故先言莠狸子肇肆肇始也肆遂也言其始遂也其或曰肆殺也湟潦生苹湟下處也有湟然後有潦有潦而後有苹草也爽死爽也者猶疏也苹莠苹也者有馬帚也漢案戶漢也案戶也者直戶也言正南北也寒蟬鳴蟬也者蝭蠑也初昏織女正東鄉時有霖雨灌荼灌聚也荼雚葦之莠爲蔣楮之也雚未秀爲菼葦未秀爲蘆斗柄縣在下則旦

八月剝瓜畜瓜之時也玄校玄也者黒也校也者若緑色然婦人未嫁者衣之剝棗剝也者取也栗零零也者降也零而後取之故不言剝也丹鳥羞白鳥丹鳥者謂丹良也白鳥者謂蚊蚋也其謂之鳥也重其養者也有翼者爲鳥羞也者進也不盡食也辰則伏辰也謂星也伏也者入而不見也鹿人從者從群也鹿之養也離群而善而之離而生非所知時也故記從不記離君子之居幽也不言或曰人人從也者大者於外小者於內率之也鴽爲鼠參中則旦

九月内火内火也者大火大火也者心也遰鴻鴈遰往也主夫出火主夫也者主以時縱火也陟玄鳥蟄陟升也玄鳥者鷰也先言陟而後言蟄何也陟而後蟄也熊羆貊貉鼶鼬則大若蟄而榮鞠鞠草也鞠榮而樹麥時之急也王始裘者何也衣裘之時也辰繫于日雀入于海爲蛤蓋有矣非常入也

十月豺祭獸善其祭而後食之也初昏南門見南門者星名也及此再見矣黑鳥浴者何也烏浴也者飛乍高乍下也時有養者長也若曰之

長也玄雉入于淮爲蜄蜄者蒲蘆也織女正北鄉則旦織女星名也

十有一月王狩狩者言王之時田冬獵爲狩陳肋革陳筋革者省兵甲也嗇人不從不從者弗行於時月也萬物不通隕麋角隕墜也曰冬至陽氣至始動諸向生皆蒙蒙符矣故麋角隕記時焉爾

十有二月鳴弋弋也者禽也先言鳴而後言弋者何也鳴而後知其弋也玄駒賁玄駒也者螘也賁者何也走於地中也納卵蒜卵蒜也者本

如人卵者也納者何也納之君也虞人入梁虞人官也梁者主設罟罟者也隕麋角蓋陽氣旦睹也故記之也

大戴禮記卷第二

大戴禮記卷第三

保傅第四十八

殷爲天子三十餘世而周受之凡三十一世周爲天子三十餘世而秦受之凡三十七世秦爲天子二世而亡人性非甚相遠也孔子曰性相近何殷周有道之長而秦無道之暴也暴卒疾也其故可知也古之王者太子及生固舉之禮古卽殷周時也使士負之卜其吉也有司參夙興端冕見之南郊見之天也參職謂三月朝也端正也冕服之正過闕則下敬君典法之處過廟則趨遥闕故下望廟則趨孝子之道也故自爲赤子時教固以行矣昔者

周成王幼在襁褓之中召公爲太保周公爲太傅太公爲太師（武王崩成王十有三也而左在襁褓之中言其小）保保其身體（保謂安守之）傅傅其德義（傅猶敷也）師導之教順（師傅之教大同也師主於訓道傅即受而述之書敘曰周公爲師召公爲保相成王爲左右也）此三公之職也（今尚書說三公司馬司徒司空也尚書反周禮說而文與此同故先儒論者多依此爲說也）於是爲置三少皆上大夫也（卿也謂之孤也）曰少保少傅少師是與太子宴者也（記者因成王幼稚周公居攝又以王少漸賢聖之訓長終封禪之美故據其成事成事同於太子而始末敘之取明殷周之隆師友爲先也）故孩提（三少又親近故孩提而教之）三公三少固明孝仁禮義以導習之也逐去邪人不

使見惡行於是比選天下端士孝悌閑博有道術者以輔翼之使之與太子居處出入故太子乃目見正事聞正言行正道左視右視前後皆正人夫習與正人居不能不正也猶生長於楚不能不楚言也故擇其所嗜必先受業乃得嘗之擇其所樂必先有習乃得爲之恐其懈憧故以所味好而誘之孔子曰少成若性習貫之爲常言人性本雖無善少教成之若天性自然也周書曰習之爲常自氣血始此殷周之所以長有常道也其太子幼擇師友亦然及太子少長知妃色則入于小學小者所學之宮也古者太子八歲入小學十五入太學也學

禮曰帝入東學上親而貴仁則親踈有序始恩相及矣帝入南學上齒而貴信則長幼有差始民不誣矣帝入西學上賢而貴德則聖智在位而功不匱矣帝入北學上貴而尊爵則貴賤有等而始下不踰矣成王年十五亦入諸學觀禮布政故引天子之禮以言之四學者東序瞽宗虞庠及四郊之學也春氣温養故上親夏物咸小大殊故上齒秋物成實故貴德冬時物藏於地唯象於天半見也故尚爵也帝入太學承師問道退習而端於太傅太傅罰其不則而達其不及則德智長而理道得矣此五義者既成於上則百姓黎民化緝輯一作緝於下矣學成治就此殷周

之所以長有道也成王學並於正三公也獨去太傅學中言及太子既冠成人免於保傅之嚴則有司過之史有徹虧膳之宰太子齒於學有榎楚之威成王雖幼固與成人等且王既冠太子有過史必書之史之義不得不書過不書過則死過書而宰徹去膳夫膳宰之義不得不徹膳不徹膳則死於是有進善之旍堯置之令進善者立於旍下也有誹謗之木堯之使書政之愆失也有敢諫之鼓舜置之使諫擊之以自聞也鼓史誦詩賈誼去敢諫之鼓瞽史誦詩然瞽與鼓聲誤也夜及謂字誤工誦正諫工樂人也瞽官長誦謂隨其過誦詩以諷大夫諫足之義使於瞽叟士傳民語習與智長故切而不攘量知受業故雖勞能授也

化與心成故中道若性觀心施化故變善如性也是殷周所以長有道也三代之禮天子春朝朝日秋暮夕月祭日東壇祭月西壇故以別內外以端其位所以明有別也教天下之臣也春秋入學坐國老執醬而親饋之中春舍菜合儛仲秋班學合聲天子視學而遂養老所以明有孝也教天下之孝也行中鸞和步中采茨一作薺趨中肆夏車亦應樂節步又中珮聲互言之也爾雅曰堂上謂之行門外謂之趨周禮及玉繅曰行以肆夏趨以采茨此云步中采茨趨中肆夏又云行以采茨趨以肆夏則於大寢之內奏采茨朝廷之中奏肆夏與周禮文誤也所以明有度也教天下儀也於禽獸見其生不食其死聞其聲不嘗其肉故遠庖廚玉繅曰凡血氣之類弗身踐所

以長恩且明有仁也皆先正於已食以禮男俎豆傳列及者之等徹以樂於飲食之間又不忘禮樂失度則史書之工誦之三公進而讀之宰夫減其膳是天子不得爲非也失孝敬禮樂之度也明堂之位曰篤仁而好學多聞而道慎天子疑則問應而不窮者謂之道道者導天子以道者也常立於前是周公也誠立而敢斷輔善而相義者謂之充充者充天子之志也常立於左是太公也言能忠誠有立而果於斷割絜廉而切直匡過而諫邪者謂之弼弼者拂天子之過者也常立於右是召公也博聞強記接給而善對

者謂之丞丞者承天子之遺忘者也常立於後是史佚也接給謂應所問而給也史佚周太史尹佚也立道於前承於後置充於左列諫於右順名義也道者有疑則問故或謂之疑充者輔善故或謂之輔故成王中立而聽朝則四聖維之是以慮無失計而舉無過事殷周之前以長久者其輔翼天子有此具也及秦不然其俗固非貴辭讓也所尚者告得也賈誼云所上者告訐也然得字之誤也固非貴禮義也所尚者刑罰也故趙高傅胡亥趙高宦者秦車府令胡亥始皇少子二世也而教之獄所習者非斬劓人則夷人三族也故今日即位明日射人忠諫者謂之誹謗深為計

者謂之詼誣昔伊尹諫夏桀桀咲曰子爲訞言矣莊辛諫襄王襄王曰先王爲定國詼典是也其視殺人若艾草菅然豈胡亥之性惡哉彼其所以習導非其治故也鄙語曰不習爲吏如視已事觀前成事也古諺去前事之不忘後事之師也鄙猶今言俗語然也又曰前車覆後車誡夫殷周所以長久者其已事可知也然如不能從是不法聖知也秦世所以亟絕者其轍迹可見也然而不辭者是前車覆而後車必覆也夫存亡之敗治亂之機其要在是矣天下之命懸於天子天子之善在於早諭教與選左右心未疑而先教諭則化易成也

心未疑謂未有所知時也夫開於道術知義理之指則教之功也若夫服習積貫則左右已胡越之人生而同聲嗜慾不異及其長而成俗也絫數譯而不能相通行雖有死不能相爲者教習然也生而聲及其長者重譯而之不能使言語相通嗜慾不異至於成俗其所行有死之可畏猶不相放爲者皆未習使之然也故曰選左右早諭教最急夫教得而左右正左右正則天子正矣天子正而天下定矣孟子曰君正莫不正也君正而國定也書曰一人有慶萬民賴之此時務也時猶是也天子不論先聖王之德不知國君畜民之道不見禮義之正不察應事之

理不博古之典傳不閑於威儀之數詩書禮樂無經學業不法凡是其屬太師之任也天子無恩於父母不惠於庶民無禮於太臣不中於制獄無作輕無經於百官不哀於喪不敬於祭不信於諸侯不誠於戎事不誠於賞罰不厚於德不強於行賜與侈於近臣鄰愛於疏遠卑賤不能懲忿窒慾言不勝其情易曰君子以懲忿窒慾不從大師之言凡是之屬太傅之任也天子處位不端受業不敬言語不序聲音不中律聲有準乃中律進退節度無禮節度或爲即席升降揖讓無容周旋俯仰視瞻無儀安

顧咳噎趨行不得趍或爲走色不比順隱琴瑟隱禄也言按禮樂之器凡此其屬太保之任也天子宴瞻其學小師與天子宴者也左右之習反其師左右所習之不順於師也荅遠方諸侯不知文雅之辭應群臣左右不知已諾之正簡聞小誦不傳不習凡此其屬少師之任也天子居處出入不以禮冠帶衣服不以制御器在側不以度縱上下雜采不以章惑於朱紫不以典章忿怒說喜不以義賦與集讓不以節凡此其屬少傅之任也天子宴私安如易自放縱也樂而湛湛以樂飲酒而醉食肉而餕過其性也飽而強強猶強也飢而

惏（惏貪賤也）暑而唱寒而嗽寢而莫宥坐而莫侍行而莫先莫後天子自爲開門戶取玩好自執器皿亟顧環面（環短也）御器之不舉不藏凡此其屬少保之任也號呼歌謡聲音不中律宴樂雅誦送樂序（輕用雅調也凡禮不同樂各有秩肯從所好亂其次聲樂之失任在太史者樂應天也國語曰吾非瞽史焉知天道也）不知日月之時節不知先王之諱與大國之忌（周禮小史職曰若有事則詔王之忌諱也）不知風雨雷電之告凡此其屬太史之任也易曰正其本萬物理失之毫釐差之千里故君子慎始也（號易說言也）春秋之元詩之關雎禮之冠婚易之

乾巛皆愼始敬終云爾元者氣之始也夫婦化之始也冠婚人之始也乾巛物之始也獲麟春秋終也頌者詩之終也吉禮禮之終也未濟易之終也此其重始令終之義也以言人道當謹始而責終也素誠繁成謹爲子孫娶妻嫁女必擇孝悌世世有行義者如是則其子孫慈孝不敢婬暴黨無不善三族輔之三族父族母族妻族故曰鳳凰生而有仁義之意虎狼生而有貪戾之心兩者不等名以其母嗚呼戒之哉無養乳虎將傷天下謂居號斯言故曰素成胎敎之道書之玉板藏之金匱置之宗廟以爲後世戒斯王業隆替之所由也當重而秘之故置於宗廟藏以金匱也青史氏之記曰上曰青史子古

者胎教王后腹之七月而就宴室宴室夾室於宴寢也亦曰側室自王后已下有子月震女史皆以金環止御王后比七月說宴夫人嬪即以三月就其側室皆閉房而處也王后以七月爲節者君聽天下之內政自諸侯已下妻同之也太史持銅而御戶左太宰持升而御戶右太史瞽者宗伯之屬下大夫太宰膳夫也冢宰之屬上士二人言太宰因諸侯之稱也樂爲陽故在左飲食爲陰故在右升所以斟比及三月者王后所求聲音非禮樂則太師縕瑟而稱不習謂逆序若淫聲所求滋味者非正味則太宰倚升而言曰不敢以待王太子謂非秩若不時縕瑟傳升示不用太子生而泣太師吹銅曰聲中某律貴中月管太宰曰滋味上某上某時味然后卜名上無

取於天謂昊昊之事下無取於墜謂神州及社稷中無取於名山通谷無拂於鄉俗言不苟易於鄉俗也是故君子名難知而易諱也此所以養恩之道謂避後之諱古者年八歲而出就外舍學小藝焉履小節焉束髮而就大學學大藝焉履大節焉小學謂庠門師保之學也大學王宮之東者束髮謂成童白虎通曰八歲入小學十五入太學是也此太子之禮尚書大傳曰公卿之太子大夫元氏嫡子年十三始入小學見小節而踐小義年二十入大學見大節而踐大義此王子入學之期也又曰十五年入小學十八入大學者謂諸子姓既成者至十五入小學其早成者十八入大學內則曰十年出就外傳居宿於外學書計者謂公卿已下教子於家也庠門一作虎門居則習禮文行則鳴珮玉升車則聞

和鸞之聲是以非僻之心無自入也在衡爲鸞在軾爲和馬動而鸞鳴鸞鳴而和應聲曰和和則敬此御之節也上車以和鸞爲節下車以珮玉爲度上有雙衡下有雙璜（衡平也半璧曰璜）衝牙（在衡中牙在傍）玭珠以納其間（納於衡璜之間玭亦作蠙）琚瑀以雜之（揔曰玭珠而赤者曰琚白者曰瑀或曰瑀美玉琚石次玉）行以采茨趨以肆夏步環中規折還中矩進則揖（揖一作厭）之退則揚之然后玉鏘鳴也古之爲路車也蓋圓以象天二十八橑以象列星（橑蓋弓也）軫方以象地三十輻以象月故仰則觀天文俯則察地理前視則睹

鸞和之聲側聽則觀四時之運謂視輪也車爲月此巾車教之道也巾車宗伯之屬下大夫二人自青史氏已下太子之事也周后妃任成王於身立而不跛跛一作跛坐而不差獨處而不倨雖怒而不詈胎教之謂也大任孕文王目不視惡色耳不聽淫聲口不起惡言故君子謂大任爲能胎教也古者婦人孕子之禮寢不側坐不邊蹕不食邪味割不正不食席不正不坐目不視邪色耳不聽淫聲誦詩道正事如此則形容端心平正才過人矣任子之時必愼所感感於善則善感於惡則惡也成王生仁者養之謂乳母也孝者繈之謂保母也四賢傍之謂慈母及子師成王有知而選太公爲師周公爲傅此前有與計謂諸公也而後有與慮也是以封泰山而禪梁甫朝

諸侯而一天下猶此觀之王左右不可不練也

白虎通曰王者易姓而起必升到太山報告之義天以高爲尊地以厚爲德故增太山之高以報天附梁甫之厚以報地明以成功事就有益於天地若高者加高而廣者增厚矣尚書中候曰昔者聖主功成道洽符出乃封太山禮緯曰刑法格藏世作頌聲封於太山考績柴燎禪於梁甫刻石紀號英炳巍巍功平世敎白虎通又曰王始起日月尚促德化未宣獄訟未息近不治遠不安故太平巡狩也案古授命之君太平然后行巡守封禪之事者諒有義也故管夷吾記凡封禪之君七十二家至於三代唯夏禹殷湯周成王而已其封山之禮要於岱禪地之義別以云繹其故何也以岱宗東方之岳非所易者別其於衆山可因義取尚敬白虎通以繹繹者爲無窮之意亭亭者爲德法審著凡封禪之禮固於桓霍及繼體之君獨言太山及受命者舉其始也封謂負土石於太山之陰壇而祭天也禪謂除地於梁甫之陰爲墠以祭地也變墠爲

禪神之也昔者禹以夏王桀以夏亡湯以殷王紂以
殷亡闔廬以吳戰勝無敵夫差以見禽於越夫差
內不納子胥之忠諫外結怨於諸侯无德罷百姓故終縊於勾踐也文公以晉國
霸而厲公以見殺於匠黎之宮厲公有鄢陵之會而驕暴無道
及遊於匠黎氏之家爲欒書中行偃劫而幽之諸侯百姓不哀救三月而死也威王以
齊強於天下而簡公以弒於檀一有臺字臺檀臺名也簡公
悼公之子齊侯壬也威王陳敬仲之後田常之六世孫田和之孫也田常弒簡公至和爲齊侯
其孫號稱王大強於天下穆公以顯名尊號二世以刺於望
夷之宮穆公秦伯任好也德公之少子宣公之季弟其孫孝公曰昔我穆公自岐之間
修德行武東平晉亂以河爲界西霸戎翟地廣千里天子致伯諸侯畢賀顯名尊號謂此也望

夷宮在長陵西北長平觀東臨涇水作之以望
北夷二世常夢白虎齧其左驂殺之心不樂乃
問占夢者卜言涇水爲祟二世就望夷之宮而
祠焉趙高爲丞相二世以天下兵寇之事而責
之趙懼誅遂使其壻閻樂將士卒殺之望夷宮之名其所以君王同而功
迹不等者所任異也君謂齊晉王謂夏殷故成王處繈抱
之中朝諸侯周公用事也武靈王五十而弒沙
丘任李兊也武靈王甫侯之子趙武王也舍其太子章而立王子何自號爲王後有太子難李兊圍之於沙丘終餓於沙宮也沙丘今在趙郡鍾臺之南也齊桓公得
管仲九合諸侯國語曰兵車之屬六乘車之會三一匡天下匡正也謂陽穀之會施四教於諸侯再爲義王陽穀與召陵也失管仲任豎
刁狄牙身死不葬而爲天下笑一人之身榮辱

具施焉者在所任也葬之爲言藏也管仲死桓公任竪刁狄牙使專國政桓公卒二子各欲立其所傳之公子而諸子並爭國亂無主桓公屍在牀積六十七日十二月乙亥其子無詭立乃棺赴焉五日辛巳夜殯至九月而後葬矣故魏有公子無忌而削地復得公子無忌信陵君也時魏地多爲秦所并削安釐王二十六年秦昭王卒三十年信陵君率五國之兵攻秦而敗之復得其地趙得藺相如而秦不敢出藺相如趙惠文王之相也嘗以和氏之璧使於秦完璧而歸及澠池之會又偪秦王爲趙王擊缶是以秦人憚焉故曰趙有藺相如强秦不敢闚兵井陘安陵任周瞻而國人獨立諸記多爲唐雎又賈子胎教與此同安或爲隱或去秦破韓滅魏而隱陵君獨以五十里國存者周瞻唐雎之力楚有申包胥而昭王反復昭王爲闔廬敗於相莒而越在草莽包胥棄粮跣走請救秦遂得甲車千乘步

卒十萬敗吳師於濁上王反而國存並有田單襄王得其國襄王閔王之子章也初齊之敗楚使悼齒將兵救齊因相閔王悼齒遂殺閔王其子章變易姓名爲莒太史敫去莒中齊三臣相聚求閔王之子欲立之於是莒人共立法章爲襄王也以保莒城而布告齊國曰既立在於莒也襄王五年而卒田單以即墨之師攻破燕迎襄王於莒入臨菑齊故地盡復屬齊封田單爲安平君由是觀之無賢佐俊仕而能成功立名安危繼絕者未之有也是以國不務大而務得民心佐不務多而務得賢臣得民心者民從之有賢佐者士歸之文王請除炮烙之刑而殷民從昔紂爲長夜之飲百姓怨望諸侯有叛之者紂乃重刑辟有炮烙之法文王出牖里求以洛西之田請除炮烙之刑紂乃許之湯去張網者之三面

而二垂至湯常出田見野張網四面祝曰自下上四方皆入吾網湯曰噫盡之矣乃去其三面而祝曰欲左欲右不用命者乃入吾網諸侯聞之曰湯德至矣乃及禽獸於是朝商者三十國二垂謂天地之際言遍感處遠淮南子曰文王砥德修政二垂至越王不頹舊家而吳人服蓋勾踐也以其前爲愼於人也皆得民心也故同聲則異而相應意合則未見而相親賢者立於本朝而天下之豪相率而趨之也從其類也故詩有伐木之歌易有拔茅之喻也何以知其然也管仲者桓公之讎也乾時之役管仲射桓公中其鉤鮑叔以爲賢於已而進之桓公七十言說乃聽遂使桓公除仇讎之心而委之國政焉桓公垂拱無事而朝諸侯鮑

叔之力也垂拱言無所指麾者也管仲之所以北走桓公而無自危之心者同聲於鮑也齊在魯北衛靈公之時蘧伯玉賢而不用迷子瑕不肖而任事彌當聲誤爲迷也因言賢者殁猶得士也史鰌患之數言蘧伯玉賢而不聽病且死謂其子曰我即死言死於今曰即就治喪於北堂吾生不能進蘧伯玉而退迷子瑕是不能正君者死不當成禮而置屍於北堂於我足矣靈公往弔問其故其子以父言聞靈公造然失容造焉驚慘之貌曰吾失矣立召蘧伯玉而貴之進之爲卿召迷子瑕而退徙喪於堂成禮而後去衛國以

治史鰌之力也成禮復王室夫生進賢而退不肖死且未止又以屍諫可謂忠不衰矣故論語曰直哉史魚紂殺王子比干而箕子被髮陽狂比干諫而死箕子曰知不用而言愚也殺其身以彰君之惡名不忠也二者不可然且爲之不祥莫大焉解衣被髮爲狂而去之靈公殺泄治而鄧元去陳以族從凡諸侯之卿大夫有功德者則命之立族使其子之以守宗廟鄧元知陳之必亡故以族去昔宮之奇諫虞不從亦族行之自是之後殷并於周陳亡於楚以其殺比干與泄治而失箕子與鄧元也紂以文王十二年殺比干十三年爲武王滅陳靈公魯宣九年殺泄治十一年而楚子縣焉燕昭王得郭隗而鄒衍樂毅以齊至昭王易王之子燕王平也能師事郭隗而爲之立宮

室於是修先君之怨爲齊以求士也韓詩外傳以有至者昭王欲修先君之怨爲齊以求士也韓詩外傳云以魏齊至之於是舉兵而攻齊棲閔王於莒閔王威王之孫宣王之子齊王也閔王三十年昭王與晉楚合謀而伐齊齊師大敗樂毅爲上將遂入臨淄閔王出奔於衛衛不安去之鄒魯又不納焉遂去於莒也燕支地計衆不與齊均也然如所以能申意至於此者由得士也支猶計也昭王曰孤極知燕小力不足以報也然得賢士以之共國以雪先耻孤之願也故無常安之國無宜治之民得賢者安存失賢者危亡自古及今未有不然者也故韓詩外傳曰賢者之所在其君未嘗不尊其國未嘗不安也明鏡者所以察形也往古者所以知今也詩云殷鑒不遠在夏后之世夫知惡古之危

亡不務襲迹於其所以安存則未有異於却走而求及於前人也太公知之故興微子之後而封比干之墓夫聖人之於當世存者乎其不失可知也記興微子之後封比干之墓於本紀樂記云太公者公共之也而猶没矣

凡二章 新别 凡三千五百五十四字

大戴禮記卷第三

大戴禮記卷第四

曾子立事第四十九
曾子本孝第五十
曾子立孝第五十二
曾子大孝第五十二
曾子事父母第五十三

曾子立事第四十九

曾子曰君子攻其惡計其失求其過省其身彊其所不能去私欲從事於義可謂學矣君子愛日以學及時以行難者弗辟易者弗從唯義所在日

旦就業夕而自省思以殁其身亦可謂守業矣君子學必由其業故業必請之問必以其序問而不決承閒觀色而復之復白也雖不說亦不彊爭也雖不說未解不強爭君子既學之患其不博也既博之患其不習也既習之患其無知也既知之患其不能行也既能行之貴其能讓也貴不以已能而競於人君子之學致此五者而已矣五者為患其不博不習無知不能行能以讓君子博學而孱守之孱小貌不務大微言而篤行之行必先人言必後人君子欲訥於言而敏於行君子終身守此悒悒悒悒憂念也行無求數有名事無求數有成

數猶促速身言之後人揚之身行之後人秉之非法不言言則爲人輔之非德不行行則爲人安之君子終身守此憚憚憚憚憂惶也君子不絕小不殄微也殄亦絕也行自微也不微人人知之則願也人不知苟吾自知也君子終身守此勿勿也勿勿猶勉勉君子禍之爲患辱之爲畏見善恐不得與焉見不善者恐其及已也論語曰見善如不及見惡如探湯是故君子疑以終身疑善之不與惡之及已也君子見利思辱見惡思詬詬恥也嗜慾思恥忿怒思患故愚惑者朝忿忘身君子終身守此戰戰也君子慮勝氣血氣勝則周身故君子有三戒思而後動論而後行行

必思言之貴其可談言言之必思復之論語曰信近於義言可復也思復之必思無悔言思唯可復亦可謂慎矣人信其言從之以行以言不虛人信其行從之以復易曰終日乾乾反復其道復宜其類詩云宜爾室家樂爾妻孥類宜其年詩云樂只君子萬壽無期亦可謂外內合矣君子疑則不言未問則不言兩問則不行其難者君子患難除之財色遠之流言滅之禍之所由生自孅孅也是故君子夙絕之君子已善亦樂人之善也已能亦樂人之能也已雖不能亦不以援人君子好人之爲善而弗趣也不促速之恐其倦也惡人之爲不善而

弗疾也疾其過而不補也補謂改也飾其美而不伐

也顏淵曰願無伐善伐則不益補則不改矣君子不先

人以惡不疑人以不信謂不億不信不逆詐不說人之過

成人之美說解說也存往者在來者在猶存也朝有過夕

改則與之夕有過朝改則與之君子義則有常

善則有隣德不孤見其一冀其二見其小冀其大

苟有德焉亦不求盈於人也言器之也君子不絕人

之懽不盡人之禮通飲食之饋序其歡也簡服物之礼令其忠也來者

不豫往者不慎也慎故於物來者不猶豫往者無所慎去之不謗

以義去之就之不賂以道往也亦可謂忠矣君子恭而不

難安而不舒遜而不諂寬而不縱惠而不儉直而不徑（徑行夷狄之道）亦可謂知矣（知一作無私）君子入人之國不稱其諱不犯其禁（諱國諱禁國禁）不服華色之服（服法服）不稱懼惕之言故曰與其奢也寧儉與其倨也寧句（倨猶慢也句以喻敬）可言而不信寧無言也君子終日言不在尤之中小人一言終身爲罪君子亂言而弗殖（夙絶之）神言弗致也（怪力亂神子所不語）道遠日益云衆信弗主靈言弗與（道遠日益積習之也不主謂僉議所同不爲主）人言不信不和（不台忠信之道）君子不唱流言不折辭（言不苟折窮人辭也）不陳人以其所能言必有

主行必有法依前言往行也親人必有方方猶常也多知而無親無所親行博學而無方好多而無定者君子弗與也君子多知而擇焉博學而算焉多言而慎焉多言者謂時事須殺也言雖多而皆慎焉博學而無行進給而不讓好直而徑儉而好傹者君子不與也傹塞也言好直即太徑爲儉又太逼塞於下也夸而無恥彊而無憚好勇而忍人者君子不與也亟達而無守亟數也數自達而無所守好名而無體無容體忿怒而爲惡不以爲惡或曰無惡而怒足恭而口聖而無常位者君子弗與也巧言令色能小行而篤難於仁矣嗜酤酒好謳歌巷遊而鄉

居者乎吾無望焉耳無可望也尚書大傳曰古者聖帝之治天下也五十已下非蒸社不敢遊飲唯六十以上遊飲也出入不時言語不序安易而樂暴懼之而不恐說之而不聽雖有聖人亦無若何矣臨事而不敬惰於從事居喪而不哀祭祀而不畏不畏其神朝廷而不恭則吾無由知之矣三十四十之閒而無藝即無藝矣五十而不以善聞矣終可知七十而無德雖有微過亦可以勉矣言其過不大也其少不諷誦其壯不論議其老不教誨亦可謂無業之人矣少稱不弟焉恥也壯稱無德焉辱也老稱無禮焉罪也過而不能改倦

也〔倦傾病人〕行而不能遂恥也〔謂不能終也〕慕善人而不與爲辱也弗知而不問爲固也〔固專固也〕說而不能窮也喜怒異慮惑也不能行而言之誣也非其事而居之矯也道言而飾其辭虛也〔謂道聽求言文飾其辭也〕無益而厚受祿竊也好道煩言亂也殺人而不戚爲賊也人言不善而不違〔色順之也〕近於說其言〔說古通以爲悅字〕說其言殆於以身近之也〔殆危之言危於以身近之〕殆於以身近之殆於身之矣〔危周於身〕人言善而色葸焉近於不說其言〔葸爲不悅繹之貌〕不悅其言殆於以身近之也〔近當字誤爲遠〕殆於以身近之殆於

身之矣故目者心之浮也言者行之指也作於中則播於外也心見行於言目也故曰以其見者占其隱者謂心目也故曰聽其言也可以知其所好矣觀說之流可以知其術也流謂部分術心術也乂而復之可以知其信矣觀其所愛親可以知其人矣臨懼之而觀其不恐也怒之而觀其不惽也喜之而觀其不誣也惽亂也誣吏也近諸色而觀其不踰也飲食之而觀其有常也利之而觀其能讓也居哀而觀貞也文王曰省其喪觀其貞良也居約而觀其不營也動勞之而觀其不擾人也君子之於不善也身

勿爲能也色勿爲不可能也無柰形於色也色也勿爲可能也心思勿爲不可能也太上樂善太上德之最上者謂其心不爲也其次安之其次德之次者謂其色不爲也其下亦能自彊謂其身不爲太上謂五帝其次謂三王其下謂五覇孟子曰堯舜性之湯武身之五覇假之仁者樂道上者率其性也智者利道次者利而爲也愚者從弱者畏不愚不弱執誣以彊亦可謂棄民矣自執而輕於善太上不生惡無爲過之意也其次而能夙絶之也有意而隨絶之其下復而能改也既爲而能改之復而不改殞身覆家大者傾覆社稷是故君子出言以鄂鄂鄂鄂辨厲也論語曰其言之不作其後爲之難行身以戰戰亦殆勉

於罪矣是故君子爲小由爲大也常思正也居由仕也故曰父母爲嚴君子孫爲臣民也備則未爲備也恒謙虛也而勿慮存焉不忘危也事父可以事君事兄可以事師長使子猶使臣也使弟猶使承嗣也承嗣謂家子也能取朋友者亦能取所予從政者矣賜與其宮室亦猶慶賞於國也忿怒其臣妾亦猶用刑罰於萬民也是故爲善必自內始也內人怨之雖外人亦不能立也大學曰欲治其國先齊其家居家治則移官亦理也居上位而不淫臨事而栗者鮮不濟矣淫大先憂事者後樂事先樂事者後憂事昔者天子日旦思其四

海之內戰戰唯恐不能乂乂治也諸侯日旦思其四封之內戰戰唯恐失損之大夫士日旦思其官戰戰唯恐不能勝庶人日旦思其事戰戰唯恐刑罰之至也是故臨事而栗者鮮不濟矣禍福唯人宜其慎也是以易有履虎之言詩有臨淵之誡君子之於子也愛而勿面也不形於面使而勿貌也不以貌勞俫之導之以道而勿強也宮中雍雍外爲肅肅兄弟憘憘朋友切切論語曰朋友切切偲偲兄弟怡怡也遠者以貌近者以情友以立其所能而遠其所不能苟無失其所守亦可與終身矣

凡一千七百六十字

曾子本孝第五十

曾子曰忠者其孝之本與孝子不登高不履危敬父母之遺體故跬步未敢忘其親痺亦弗憑不苟笑不苟訾隱不命人有隱僻不許之也臨不指凡居上不爲惑衆故不在尤之中也孝子惡言死焉死且不行流言止焉美言興焉故惡言不出於口煩言不及於己故孝子之事親也居易以俟命處安易也以聽命也道不興險行以徼幸孝子游之暴人違之就其常也春秋左傳曰其出門而使不以或爲父母憂也不爲事或貽憂於父母也險塗隘巷不

求先爲以愛其身以不敢忘其親也身者親之枝也可不敬乎孝子之使人也不敢肆行不敢自專也父死三年不敢改父之道故曰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可謂孝矣又能事父之朋友又能率朋友以助敬也使敬其父母也君子之孝也以正致諫諫卿大夫士之孝也以德從命庶人之孝也以力惡食分地任力致甘美任善不敢臣三德謂三者之孝三德三老也白虎通曰不臣三老崇孝故孝之於親也生則有義以輔之諭於道死則哀以莅焉莅臨祭祀則莅之以敬如此而成於孝子也

曾子立孝第五十一

曾子曰君子立孝其忠之用禮之貴有忠與禮孝通立故爲人子而不能孝其父者不敢言人父不能畜其子者爲人弟而不能承其兄者不敢言人兄不能順其弟者爲人臣而不能事其君者不敢言人君不能使其臣者也不可以已能而責人之不能況以所不能故與父言言畜子與子言言孝父與兄言言順弟與弟言言承兄與君言言使臣與臣言言事君士相見禮曰與君言言使臣與大夫言言事君與老者言言使弟子與幼者言言孝父兄與衆言言慈祥與莅官者言言忠信也君子之孝也忠愛以敬反是亂也盡力而有禮莊敬而安之微諫不倦聽

從而不怠懽欣忠信咎故不生可謂孝矣盡力無禮則小人也豈小人而已哉乃犬馬之養致敬而不忠則不入也是故禮以將其力敬以入其忠飲食移味隨所欲也居處溫愉著心於此濟其志也子曰可人也吾任其過吾知其能自取過不可人也吾辭其罪詩云有子七人莫慰母心子之辭也衛詩凱風之末章也七子自責任過之辭夙興夜寐無忝爾所生言不自舍也小雅小菀之四章也申可以人之義也不恥其親君子之孝也是故未有君而忠臣可知者孝子之謂也未有長而順下可知者弟弟之謂也孝經曰以孝事君則忠以敬事長則

順未有治而能仕可知者先脩之謂也故曰孝子善事君弟弟善事長君子一孝一悌可謂知終矣

凡三章新別凡三百二十四字

曾子大孝第五十二

曾子曰孝有三大孝尊親其次不辱其下能養

公明儀問於曾子曰夫子可謂孝乎公明儀曾子弟子

曾子曰是何言與是何言與君子之所謂孝者先意承志諭父母於道凡言於事親未意則先善舉之親若有志則敬而奉之參直養者也安能為孝乎身者親之遺躰

也行親之遺體敢不敬乎故居處不莊非孝也事君不忠非孝也莅官不敬非孝也朋友不信非孝也戰陣無勇非孝也五者不遂災及乎身身一作親敢不敬乎故亨熟鮮一作羶香嘗而進之非孝也養也君子之所謂孝者國人皆稱願焉曰孝經曰夫幸哉有子如此所謂孝也民之本教曰孝孝德之本也教之所由生也其行之曰養謂致衣食安否養可能也敬爲難敬可能也安爲難以忠禮將也安可能也久爲難久可能也卒爲難父母既歿慎一作順行其身不遺父母惡名可謂能終也謂能卒也夫仁者

仁此者也義者宜此者也忠者中此者也信者信此者也禮者體此者也行者行此者也彊者彊此者也樂自順此生刑自反此作夫孝者天下之大經也夫孝置之而塞於天地衡之而衡於四海置猶立也衡猶橫也施諸後世而無朝夕言常行也推而放諸東海而準推而放諸西海而準推而放諸南海而準推而放諸北海而準九夷八蠻七戎六狄謂之四海放猶至準猶平也詩云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此之謂也大雅文王有聲之六章也孝有三大孝不匱詩云孝子不匱永錫爾類也中孝用勞勞猶功也小孝用力博施備

物可謂不匱矣尊仁安義可謂用勞矣慈愛忘勞可謂用力矣父母愛之喜而不忘父母惡之懼而無怨父母有過諫而不逆當柔聲下氣也父母既歿以哀祀之加之如此謂禮終矣哀謂服之三年祀謂春秋享之樂正子春下堂而傷其足傷瘳數月不出猶有憂色門弟子問曰夫子傷足瘳矣數月不出猶有憂色何也樂正子春曰善如爾之問也吾聞之曾子曾子聞諸夫子曰天之所生地之所養人爲大矣父母全而生之子全而歸之可謂孝矣孝經曰天地之性人爲貴人之行莫大於孝也不虧其體可謂全

矣故君子頃步之不敢忘也跬當聲誤爲頃今予忘夫孝之道矣予是以有憂色故君子一舉足不敢忘父母一出言不敢忘父母一舉足不敢忘父母故道而不徑不由徑也舟而不游不敢以先父母之遺體行殆也殆危也一出言不敢忘父母是故惡言不出於口忿言不及於已然后不辱其身不憂其親則可謂孝矣草木以時伐焉禽獸以時殺焉夫子曰伐一木殺一獸不以其時非孝也夫子孔子

凡三章新別凡六百五十五字

曾子事父母第五十三

單居離問於曾子曰事父母有道乎（單居離曾子弟子也）曾子曰有愛而敬父母之行若中道則從若不中道則諫諫而不用行之如由己（且術從所行而思諫道也）從而不諫非孝也（同父母之非不匡諫）諫而不從亦非孝也（徒以義諫而行不從）孝子之諫達善而不敢爭辨爭辨者作亂之所由興也（內則曰父母有過正氣怡色柔聲以諫諫若不入起敬起孝說則復諫）由己爲無咎則寧（謂諫）由己爲賢人則亂（謂爭辨賢與無若立相足）孝子無私樂父母所憂憂之父母所樂樂之孝子唯巧變故父母安之若夫

坐如尸立如齊弗訊不言齊謂祭祀時訊問也言必齊色嚴敬其色此成人之善者也未得爲人子之道也爲人父之事單居離問曰事兄有道乎曾子曰有尊事之以爲己望也謂儀象也兄事之不遺其言奉其兄所令之行若中道則兄事之兄之行若不中道則養之養猶隱之養之內不養於外則是越之也養之外不養於內則是疏之也是故君子內外養之也

單居離問曰使弟有道乎曾子曰有嘉事不失時也謂冠娶也弟之行若中道則正以使之正以使之以弟道弟之行若不中道則兄事之且以兄礼敬之詘事兄

之道若不可然后舍之矣屈事兄之然猶不變則怒罰之曾子曰夫禮大之由也不與小之自也言大者得自由也飲食以齒以長幼也力事不讓辱事不齒執觴觚杯豆而不醉和歌而不哀觚器也實之曰觴杯盤盎盆盎之揔名也豆醬器以木登曰夫弟者不衡坐不苟越不干逆色趨翔周旋俛仰從命不見於顏色未成於弟也

大戴禮記卷第四

大戴禮記卷第五

曾子制言上第五十四
曾子制言中第五十五
曾子制言下第五十六
曾子疾病第五十七
曾子天圓第五十八

曾子制言上第五十四

曾子曰夫行也者行禮之謂也夫禮貴者敬焉老者孝焉幼者慈焉少者友焉賤者惠焉此禮也行之則行也立之則義也今之所謂行者犯

其上危其下衡道而彊立之也衡横也天下無道故若且自如也天下有道則有司之所求也言為法或所收誅也故君子不貴興道之士而貴有恥之士也若由富貴興道者與貧賤吾恐其或失也或猶惑也若由貧賤興道者與富貴吾恐其羸驕也夫有恥之士富而不以道則恥之貧而不以道則恥之弟子無曰不我知也鄙夫鄙婦相會于廧陰可謂密矣明日則或揚其言矣中庸曰莫見於隱莫顯於微故君子愼其獨也故士執仁與義而明行之未篤故也胡為其莫之聞也殺六畜不當及親吾信之矣凡終有特禮也

使民不時失國吾信之矣蓬生麻中不扶自直白沙在泥與之皆黑古說云言扶心之者衆是故人之相與也譬如舟車然相濟達也已先則援之彼先則推之是故人非人不濟馬非馬不走土非土不高水非水不流君子之爲弟也行則爲人負分重合輕班白不任弟達於道路也無席則寢其趾寢猶止也言裁自容也使之爲夫人則否夫人行無禮也近市無賈無鄙幼也在田無野田無廬也行無據旅守直道無所私苟若此則夫杖可因篤焉言行如此則其所杖者皆可因厚焉富以苟不如貧以譽貧則常也義不可無生以辱不如死以榮見危致命死之榮也辱可

避避之而已矣及其不可避也君子視死若歸不苟免也父母之讎不與同生生辱之不可避也曲禮曰父之讎弗與同戴天兄弟之讎不與聚國檀弓曰昆弟之讎仕不與共國其從父兄弟則不爲魁也朋友之讎不與聚鄉曲禮曰朋友之讐不同國失厚矣族人之讎不與聚鄰族人者謂絕屬者良賈深藏如虛君子有盛教如無言珍寶深藏若虛君子懷德若愚也弟子問於曾子曰夫士何如則可以爲達矣曾子曰不能則學疑則問欲行則比賢雖有險道循行達矣今之弟子病下人不知事賢恥不知而又不問好責於人而不知自反也欲作則其知不足是以惑闇惑闇終

其世而已矣是謂窮民也曾子門弟子或將之晉曰吾無知焉曾子曰何必然往矣有知焉謂之友（曰友之也）無知焉謂之主（且客之而已）且夫君子執仁立志先行後言千里之外皆為兄弟（故曰君子何患無兄弟也）苟是之不為則雖汝親庸孰能親汝乎（庸用也孰誰也）

凡三章（新別）凡五百七十字

曾子制言中第五十五

曾子曰君子進則能達退則能靜豈貴其能達哉貴其有功也豈貴其能靜哉貴其能守也夫

唯進之何功退之何守（問君子進退其功守如何）是故君子進退有二觀焉（信有二等可觀）故君子進則能益上之譽而損下之憂（謂其功也）不得志不安貴位不博厚禄負耜而行道凍餓而守仁謂其守也則君子之義也其功守之義有知之則願也莫之知苟吾自知也吾不仁其人雖獨也吾弗親也（人而不仁不足友也故周公曰不如我者吾不與處損我者也與我等者吾不與處無益我者也吾所與處者必賢於我）故君子不假貴而取寵（不因人之貴苟求寵愛也）不比譽而取食（不校名譽以求禄也）直行而取禮（行正則見禮也）比說而取（一作交）友（言脩以可事人）有說我則願也莫我說

苟吾自說也說讀爲悅字故君子無悒悒於貧無勿勿於賤無憚憚於不聞憚憚憂惶也布衣不完蔬食不飽蓬户穴牖日孜孜一作孳上仁知我吾無訢訢不知我吾無悒悒是以君子直言直行不宛言而取富不屈行而取位畏之見逐智之見殺固不難詘身而爲不仁宛言而爲不智則君子弗爲也小人在朝多逐害於仁智者君子之人不枉言行而懷其祿也君子雖言不受必忠曰道雖行不受必忠曰仁謂發施言行於君之前實善而君不納然猶忠誠勉行可謂仁道也雖諫不受必忠曰智猶忠誠而詳之天下無道循道而行衡塗而僨衡横也僨僵也

手足不揜四支不被手足節四支説者申慤懃耳詩去行有死人尚或墐之則此非士之罪也有士者之羞也是故一作君子天下之爲仁則以仁爲尊也天下之爲富則以仁爲富也天下之爲貴則以仁爲貴也君子以仁爲尊天下之爲富何爲富則仁爲富也天下之爲貴何爲貴則仁爲貴也昔者舜疋夫也土地之厚則得而有之人徒之衆則得而使之舜雖以得之也是故君子將説富貴必勉於仁也昔者伯夷叔齊死於溝澮之間其仁成名於天下夫二子者居河濟之間非有土地之厚貨粟之富也伯夷叔齊孤竹

君之子初無父母後交讓國遂遠北海之濵而終死於首陽言爲文章行爲表綴於天下是故君子思仁義晝則忘食夜則忘寐日旦就業夕而自省以役其身亦可謂守業矣

凡四百八十字

曾子制言下第五十六

曾子曰天下有道則君子訢然以交同天下無道則衡言不革衡平也言不苟合也諸侯不聽則不干其土聽而不賢則不踐其朝是以君子不犯禁而入入境及郊問禁請命不通患而出危色師敗不苟

免也則秉德之士不讇矣故君子不讇富貴以爲己說不乘貧賤以居己尊凡行不義則吾不事不仁則吾不長奉相仁義則吾與之聚羣嚮爾相助也寇盜則吾與慮國有道則突若入焉詩云鴥彼晨風鬱彼北林也國無道則突若出焉如大鳥奮翼而去也如此之謂義夫有世義者哉曰義宜仁者殆恭者不入殆危也仁者危之恭者又不受也愼者不見使正直者則邇於刑弗違則殆於罪邇近違去是故君子錯在高山之上深澤之汙聚橡栗藜藿而食之藜藿藿豆生耕稼以老十室之邑是故昔者禹見耕者五耦而武

過十室之邑則下爲秉德之士存焉（不侮之也）

曾子疾病第五十七

曾子疾病（疾困曰病）曾元抑首曾華抱足（元華其子）曾子曰微乎吾無夫顏氏之言吾何以語汝哉然而君子之務盡有之矣夫華繁而實寡者天也言多而行寡者人也鷹鶽以山爲卑而曾巢其上魚鱉黿鼉以淵爲淺而蹷穴其中卒其所以得之者餌也（生生之厚動之死地也）是故君子苟無以利害義則辱何由至哉親戚不悅不敢外交近者不親不敢求遠小者不審不敢言大故人之生也

百歲之中有疾病焉者老幼焉故君子思其不復者而先施焉親戚既歿雖欲孝誰爲孝年既耆艾雖欲弟誰爲弟故孝有不及弟有不時其此之謂與言不遠身言之主也行不遠身行之本也言有主行有本謂之有聞矣知身是言行之基可謂聞矣君子尊其所聞則高明矣行其所聞則廣大矣高明廣大不在於他在加之志而已矣與君子游苾乎如入蘭芷之室入而不聞則與之化矣與小人游貸乎如入鮑魚之次久而不聞則與之化矣離騷曰經鮑魚肆而失香也是故君子慎其所去

就與君子游如長日加益而不自知也如日之長雖日加益而不自知也與小人游如履薄氷每履而下幾何而不陷乎哉吾不見好學盛而不衰者矣吾不見好教如食疾子矣言未見好教敵人之受如餔疾子也吾不見日省而月考之其友者矣吾不見孜孜而與來而改者矣謂擇善而改非也

曾子天圓第五十八

單居離問於曾子曰天員而地方者誠有之乎曾子曰離而聞之云乎而猶汝也汝聞則言之也單居離曰弟子不察此以敢問也曾子曰天之所生上首

地之所生下首人首員足方因繫之天地上首之謂員下首之謂方因謂天地爲方圓也周髀曰方屬地圓屬天天圓地方也淮南子曰天之員不中規地之方不中矩白虎通曰天鎮也其道曰圓地諦也其道曰方一曰圓謂水也如誠天圓而地方則是四角之不揜也且來吾語汝參嘗聞之夫子曰天道曰圓地道曰方道曰方圓耳非形也方曰幽而圓曰明方者陰義而圓者陽理故以名天地也明者吐氣者也是故外景景古通以爲影字外景者陽道施也幽者含氣者也是故內景內景者陰道含藏也故火曰外景而金水內景金質陰也吐氣者施而含氣者化施施也化體生是以陽施而陰化也陽之精氣曰神陰之精氣曰

靈神者品物之本也神爲魂靈爲魄魂魄陰陽之精有生之本也及其死

也魂氣上升於天爲神體魄下降於地爲鬼各反其所自出也而禮樂仁義之

祖也樂由陽來礼由陰作仁近樂義近礼故陰陽爲祖也而善否治亂所

興作也陰陽之氣各靜其所則靜矣偏則風謂氣

勝負俱則靁交則電自仲春至仲秋陰陽交泰故靁電也亂則霧和

則雨偏則風而和則雨此謂一時之氣也至若春多雨則時所宜也陽氣勝則

散爲雨露陰氣勝則凝爲霜雪陽之專氣爲雹

陰之專氣爲霰霰雹者一氣之化也陽氣在雨溫煖如陽

陰氣薄之不相入轉而爲雹陰氣在雨凝滯爲雪陽氣薄之不相入散而爲霰故春秋穀梁說

曰雹者陰脅陽之象霰者陽脅陰之符也毛蟲毛而後生羽蟲羽而

後生毛羽之蟲陽氣之所生也介蟲介而後生鱗蟲鱗而後生介鱗之蟲陰氣之所生也言陰陽所生者舉其多也唯人為倮匈而後生也倮匈謂無毛羽與鱗介也陰陽之精也人受陰陽純粹之精有生之貴也凡倮蟲則亦並陰陽氣而生也毛蟲之精者曰麟羽蟲之精者曰鳳介蟲之精者曰龜鱗蟲之精者曰龍倮蟲之精者曰聖人龜龍鱗鳳所謂四靈龍非風不舉龜非火不兆此皆陰陽之際也龜龍為陰風火為陽陰陽會也茲四者所以役聖人之也謂為之端是故聖人為天地主為山川主為鬼神主為宗廟主鬼神百祥也曰外說故在宗廟之上也聖人慎守日月

之數以察星辰之行以序四時之順逆謂之曆審十二月分數於昏旦定辰宿之中見與伏以驗時節之愆否截十二管以宗八音之上下清濁謂之律也八音八卦之音以律定八風之高下清濁而準配金石絲竹也律居陰而治陽因地主氣曆居陽而治陰因天主事律曆迭相治也曆以治時律以候氣其間不容髮其致一也聖人立五禮以爲民望五禮其別三十六生民之紀在焉制五衰以別親疏和五聲之樂以導民氣致樂以治心也合五味之調以察民情察猶利也正五色之位成五穀之名五穀黍稷麻麥菽也序五牲之先後貴賤五牲牛羊豕犬雞先後謂四時所尚也諸侯之祭牛曰太牢天子之太夫亦太牢

太牢天子之牲角握諸侯角尺大夫索牛也大夫之祭牲羊曰少牢天子之士亦少牢也士之祭牲特豕曰饋食不言時牲其文已着又與大夫互相足也無祿者稷饋庶人無常牲故以稷為主稷饋者無尸無尸者厭也宗廟曰芻豢牛羊曰芻犬豕曰豢山川曰犧牷色純曰犧體完曰牷宗廟言豢山川言牲互之也山川謂岳瀆以方色角尺其餘用尨索之割列禳瘞割割牲也列編辜禳面禳也瘞埋也是有五牲此之謂品物之本禮樂之祖善否治亂之所由興作也

大戴禮記卷第五

大戴禮記卷第六

武王踐阼第五十九

衛將軍文子第六十

武王踐阼第五十九

武王踐阼三日（既王之後）召士大夫而問焉曰惡有藏之約行之行萬世可以爲子孫常者乎（惡猶於何也言於何有約言而行之乃行万世而猶得其福）諸大夫對曰未得聞也然後召師尚父而問焉曰黃帝顓頊之道存乎意亦忽不可得見與（言忽然謂不得可見）師尚父曰在丹書王欲聞之則齊矣三日王端冕師尚父亦

端冕奉書而入負屏而立端正也樹謂之屏王下堂南面而立師尚父曰先王之道不北面王行西折而南東面而立師尚父西面道書之言曰敬勝怠者吉怠勝敬者滅義勝欲者從欲勝義者凶凡事不強則枉凡事不能自強去執於此則枉也弗敬則不正枉者滅廢敬者萬世藏之約行之行可以爲子孫常者此言之謂也問先帝之道庶聞要約之旨故對此而已且臣聞之以仁得之以仁守之其量百世以不仁得之以仁守之其量十世以仁得之以仁守之以不仁得之以仁守之皆謂創基之君子百姓謂子孫無咎譽者於十以百之外天命即善與民其廢立大節依於此

不仁得之以不仁守之必及其世謂止於其身也王聞書之言暢若恐懼退而爲戒書託於物以自警戒也於席之四端爲銘焉於机爲銘焉於鑑爲銘焉於盥盤爲銘焉於楹爲銘焉於杖爲銘焉於帶爲銘焉於履屨爲銘焉於觴豆爲銘焉於戶爲銘焉於牖爲銘焉於劒爲銘焉於弓爲銘焉於矛爲銘焉席前左端之銘曰安樂必敬安不忘危前右端之銘曰無行可悔當恭敬朝夕故以懷安爲悔也後左端之銘曰一反一側亦不可以忘言雖反側之間不可以忘道也後右端之銘曰所監不遠視邇所代周監不遠近在有殷之世机

之銘曰皇皇惟敬口生呴呴恥也言爲君子榮辱之主可不慎乎呴詈也口戕口言口能害口也机者人君出令所依故以言語爲戒也鑑之銘曰見爾前慮爾後盥盤之銘曰與其溺於人也寧溺於淵溺於淵猶可游也溺於人不可救也曰知所亡學者之功溺於民庶大人之禍故或以自新取戒或以游溺爲鑑也楹之銘曰毋曰胡殘其禍將然毋曰胡害其禍將大毋曰胡傷其禍將長夫爲室者慎其楹君天下者難其相也杖之銘曰惡乎危於忿疐惡於何也忿者危之道怒甲及乙又危之甚杖危故以危戒也惡乎失道於嗜慾杖依道而行之惡乎相忘於富貴言身杖相資也因失道相忘乃嗜慾安樂之戒也帶之銘曰火滅修

容慎戒必恭恭則壽雖夜解息其容不可以也帶於寢先釋故因言之也屨履之銘曰慎之勞勞則富行慎恭勞躬勞終福論慎屨亦財不費也履在下尤勞辱因爲此戒榮與富音義兩施互取焉觴豆之銘曰食自杖食自杖戒之憍憍則逃無求醉飽自杖而已户之銘曰夫名難得而易失無懃弗志而曰我知之乎無懃弗及而曰我杖之乎志識也杖立不能懲其駑怠而自謂杖成功無可就故終失其名也擾阻以泥之若風將至必先搖搖搖搖無所託言有風而則先困雖有聖人不能爲謀也論人行諭亦然牖之銘曰隨天時任也以地之財質也敬祀皇天敬以先時先祭時而敬齋劒之銘曰帶之以爲服動必行德

行德則興倍德則崩（以順誅也）弓之銘曰屈伸之義廢興之行無忘自過（言得時也）矛之銘曰造矛造矛少間弗忍終身之羞（重言造矛見造矛之不易也言少間之不忍則爲終身羞以君子於殺之中礼恕存焉）予一人所聞以戒後世子孫（貽厥孫謀以燕翼子武王之詩也）

凡三百六十五字

衛將軍文子第六十

衛將軍文子（文子衛卿也名弥牟）問於子贛曰（子貢端木賜也衛人衛之相也）吾聞夫子之施教也先以詩（論語曰先進於礼樂野人也後進於礼樂君子也）世道者孝悌說之以義而觀諸躰

成之以文德蓋受教者七十有餘人言能受教者謂七十二子也聞之孰爲賢也子貢對辭以不知文子曰吾子學焉何謂不知也子貢對曰賢人無妄知賢則難故君子曰智莫難於知人此以難也書曰知人則哲惟帝其難之文子曰若夫知賢人莫不難吾子親游焉是敢問也子貢對曰夫子之門人蓋三就焉謂大成次成小成也賜有逮及焉有未及焉不得辯知也未及者爲先就夫子而或止或退未得及已見也或以子貢逮夫子之後有新來者也文子曰吾子之所及請問其行也子貢對曰夙興夜寐諷誦崇禮行不貳過稱言不苟是顏

淵之行也顏回魯人字子淵也孔子說之以詩詩云媚茲一人應侯順德永言孝思孝思惟則大雅下武四章也媚茲一人謂御于天子而蒙寵愛應侯順德逢國君能成其德孝思惟則此文在前章兼以說之故連言也故國一逢有德之君世受顯命不失厥名以御于天子以申之於諸侯受爵命未盡其能在貧如客言安貧也使其臣如藉藉借也如借力然也不遷怒不探怨不錄舊罪是冉雍之行也冉雍魯人也字仲弓孔子曰有土君子有衆使也有刑用也然後怒匹夫之怒惟以亡其身使衆也夫子因其性不好怒故說妄怒之敗也書曰惟辟作威也詩云靡不有初鮮克有終以告之大雅蕩首章也言冉雍能終其

行也不畏強禦不侮矜寡其言曰性其言惟陳其性不苟虛妄都其富哉仲由亦於政事故能備治其都也任其戎是仲由之行也仲由衛人也字子路一字季路大夫也夫子未知以文也節其勇也詩去受小共大共爲共一作拱下國恂蒙何天之寵傅奏其勇夫強乎武哉殷頌長發之五章也頌湯伐桀除災之事恂信也言下國信蒙其富詩爲駿寵或古有二文或以義賦寵傅又爲龍數文不勝其質恭老恤孤不忘賓旅好學省物而不懃是冉求之行物猶事也事省則不懃也冉求字子有冉雍之子爲季氏之宰孔子因而語之曰好學則智恤孤則惠恭老則近禮克篤恭以天下其稱之也宜爲國老宜爲國之尊也言任

為卿相也志通而好禮擯相兩君之事篤雅其有禮節也是公西赤之行也公西赤魯人也字子華孔子曰禮儀三百可勉能也禮經三百可勉學而能知威儀三千則難也能躬行三千之威儀則難而公西赤能躬行也公西赤問曰何謂也孔子曰貌以擯禮禮以擯辭是之謂也礼待貌而行辭得礼而發言貌所以擯贊三千之儀也主人主言行比在於人聞之以成公西赤聞之以成家語云衆人聞之爲成主或聲悞也孔子之語人也曰當賓客之事則通矣謂門人曰二三子欲學賓客之禮者於赤也滿而不滿實如虛通之如不及先生難之云先生者猶難之亦所謂先子之所畏也不學其貌竟

其德敦其言於人也無所不信其橋大人也(橋高也高大之人也)常以皓晧是以眉壽(皓晧虛曠無長生久視之意且長生久視之術)是曾參之行也(曾參魯之南武城人也字子輿齊聘以相楚迎以令尹晉迎以上卿不應其命也)孔子曰孝德之始也(天道曰至德地道曰德人道曰孝德四代曰有天德有地德夫學天地之德德者皆以無私爲能也動而樂施者天德也安而待化者地德也故天之德有廣狹矣自餘礼義忠信已下皆爲人德因事則爲礼厚其行則爲孝也)弟德之序也信德之厚也忠德之正也參也中夫四德者矣哉以此稱之也業功不伐貴位不善不侮可侮不佚可佚(不侮可侮者不佚可佚者仁之至也)不敖無告(夫民之窮無所告者不陵敖之也)是顓孫之行也

顓孫師陳人也子張字也孔子言之曰其不伐則猶可能也其不弊百姓者則仁也詩云愷悌君子民之父母大雅泂酌之首章也夫子以其仁爲大也學以深能深致隱顯也厲以斷性嚴厲而能斷決七十篇說子夏云爲人性不弘好精微時人無以尚也送迎必敬上友下交銀手如斷是卜商之行也卜商衛人字子夏爲魏文侯師銀廉鍔也如斷言便能子張曰子夏之門人洒掃應對進退出入則可也孔子曰詩云式夷式已無小人殆小雅節之四章殆近也而商也其可謂不險也言其鄰於德也貴之不喜賤之不怒苟於民利矣惟在利民春秋左傳曰上思利民忠也廉於其事上也以佐其下佐助也是澹臺滅明之行

也澹臺滅明東魯之東武城人也字子羽魯大夫孔子曰獨貴獨富君
子恥之夫也中之矣先成其慮及事而用之是
故不忘是言偃之行也言偃魯人也字子游爲武城宰也孔子
曰欲能則學欲知則問欲善則訊欲給則豫當
是如偃也得之矣獨居思仁公言言義其聞之
詩也一日三復白圭之玷是南宮縚之行也南宮
縚魯人也字子容夫子信其仁以爲異姓爲以兄之子妻之也周禮
司儀職曰天揖異姓士揖庶姓家語曰以爲異事言殊異之士似妄也自見孔子
入戶未嘗越屨凡在於室卑者之屨皆陳於戶外故雖後至而不越焉往
來過人不履影不越人之屨不履人之影謙慎之至也開蟄不殺

方長不折執親之喪未嘗見齒是高柴之行也高柴齊人也字子羔爲郈宰孔子曰高柴執親之喪則難能也開蟄不殺則天道也方長不折則恕也恕則仁也湯恭以恕是以日躋也此事於葛恭也教網者呪恕也詩般頌曰聖敬日躋此賜之所親睹也吾子有命而訊賜則不足以知賢文子曰吾聞之也國有道則賢人興焉中人用焉百姓歸焉若吾子之語審茂則一諸侯之相也亦未逢明君也茂盛也一皆也子貢既與衛將軍文子言適魯見孔子曰衛將軍問二三子之行於賜也不一而三賜也辭不獲命以

所見者對矣見其行也未知中否請嘗以告請嘗以對者告也

孔子曰言之子貢以其質告孔子既聞之笑曰賜汝偉爲知人賜質由實也偉爲知人言大爲知人也再言賜者善之

子貢對曰賜也焉能知人此賜之所親覩也孔子曰是女所親也吾語女耳之所未聞目之所未見思之所未至智之所未及者乎言未至者未及也爲其德廣學也

子貢曰賜得則願聞之也孔子曰不克不忌不念舊惡蓋伯夷叔齊之行也克好勝人忌有惡於人也論語曰伯夷叔齊不念舊惡怨是用希也

晉平公問於祁傒曰羊舌大夫晉國之良大夫也其行如何平公博公之子晉侯

也祁奚祁午也羊舌肸羊舌職之父祁奚對辭曰不知也公曰吾聞女少長乎其所女其閭知之言居處之同者桓爲相也祁奚對曰其幼也恭而遜恥而不使其過宿也其爲侯大夫也悉善而謙其端也主於善謙而正其爲公車尉也信而好直其功也公車尉公行也詩云殊異於公行也至於其爲和容也溫良而好禮博聞而時出其志也和容主賓客也公曰嚮者問女女何曰弗知也祁奚對曰每位改變未知所止是以不知蓋羊舌大夫之行也畏天而敬人服義而行信孝乎父而恭於兄好從善而斆往蓋趙文子之行也晉大夫趙

武也其事君也不敢愛其死不苟免於難也然亦不亡其身不死於不義也謀其身不遺其友君陳則進不陳則行而退陳爲陳其德教蓋隨武子之行也晉大夫也世掌刑官後受隨范會名也季字也武謚也其爲人之淵泉也多聞而難誕也不內辭足以沒世國家有道其言足以生國家無道其默足以容蓋桐提伯華之行也晉大夫羊舌赤也邑於桐提外寬而內直自設於隱栝之中能以礼自鞏直也孔子曰隱括之傍多曲木也直己而不直人以善存亡汲汲蓋蘧伯玉之行也衛大夫蘧瑗也孝子慈幼允德稟義約貨去怨蓋柳下惠之行也魯士師展禽也食采於柳下惠

諡也其言曰君雖不量於臣臣不可以不量於其君是故君擇臣而使之臣擇君而事之有道順君無道橫命晏平仲之行也齊大夫晏嬰也德恭而行信終日言不在尤之内在尤之外貧而樂也蓋老萊子之行也楚人隱者也易行以俟天命居下位而不援其上觀於四方也不忘其親苟思其親不盡其樂以不能學爲巳終身之憂蓋介山子推之行也晉大夫介之推也離騷曰火滋曰封介山封而爲之禁轂号火德之

大戴禮記卷第六



